

廿六年二月十九日

目 要 期 本

林語堂：英譯浮生六記

黃嘉德：蕭伯納情書

史丁：神秘光線

李心永：生的神秘

張沛霖：夢的研究

胡悲：蘇聯的書虫

黃嘉德：山額夫人傳

許以牧：火山旅行

默然：紐約的貪污

倪受民：縱火賊

洪鶴：飛行遇險記

黃嘉音：瘋人院

西風

第 三 期
第 十 三 號

譯述西洋雜誌精華
介紹歐美人生社會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西風之刊報及 風創以各報之判

林語堂西風發刊詞節錄——「西風」與世人相見在「宇宙風」之後，而發端在「宇宙風」之前。我每讀西洋什誌文章，而感其取材之豐富，文體之活潑，與範圍之廣大，皆足為吾國什誌模範。又聞讀我國什誌，而嘆其取材之單調，文體之刻板，及範圍之拘束，因每憤而有起辦「西風」之志。所憤者何？一、憤吾國文人與書本太接近，與人生太疏遠……二、憤文人之架子十足……三、憤文字成為讀書階級之專技。然非另辦什誌，專譯西洋什誌文字，不足以見中西什誌文字與內容相差之巨，而為將來中國什誌開一蹊徑。

各報對西風刊報的介紹及批評——本期「西風」充滿譯筆流暢的趣味文章，預料必能吸引大批中國青年之注意。與一般中國小冊式的什誌對比起來，此新刊物之內容豐富多矣。「西風」編排醒目，選載西方第一流藝術家之漫畫，尤為特色。「西風」取材豐富，文體活潑，範圍廣大，為中國什誌開一新紀元。——大陸報。

昨天收到黃氏昆仲編輯的「西風」月刊，翻看一遍，正是我個人所需要的一種什誌，其中最好的文章當數「父親的後悔」「戰勝的故事」等篇。「西風」出世，能夠「不聲而走」，自然很好。縱然只銷五本，也無損於它的價值。——立報「言林」殺純君。

給予讀者一個好讀物。……這一期「西風」的內容，是使人相當滿意的，我們讀來有如讀 Living Age 或 Reader's Digest 的感覺，覺得其材料選擇的豐富得當。其中像：「洋鬼子眼中的中國人」「父親的後悔」「星球旅行」「女教員做人難」「破壞罷工的機關」等，都是有興味的好文章。我們被空洞不着邊際議論的一般什誌纏得頭痛久矣，得此冊，真是喜不自勝。……本期的文字中，有好幾篇是「特寫」，如「罪犯與教座」，如「醫院瘴疾記」，如「汽車賊」，讀來都叫人如身歷其境，津津有味。「西風」還有一個長處，所載各文的譯筆，都極流暢明易，一向怕看那等奧妙費解的翻譯的，儘可放心。——華美晚報副刊，達君書報介紹。

訂閱本刊 四大利益

- (一) 定價廉 本刊月出一冊，定價國幣二角，預定全年，祇收二元，半年一元。
- (二) 發書早 本刊於每月月初出版，定戶概於出版前四天發書。
- (三) 材料富 本刊為各西洋雜誌之精英總匯。訂閱本刊，等於訂閱大量西洋書報。
- (四) 長篇好 本刊按期連載林語堂英譯浮生六記及黃嘉德譯蕭伯納情書。訂閱本刊，可以同時閱讀兩本名貴譯作。

幽默半月刊

談風

海戈·渾介·黎庵·主編

每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零售大洋一角

創刊號十月廿五日出版

內容一斑：
 林語堂先生近影手跡……海戈編輯
 緣起……林語堂
 半月志異……林語堂
 與友人書……林語堂
 結緣豆……林語堂
 番表……林語堂
 難產記愚……老舍
 工犯的日記（長篇）……許欽文
 文壇的秋操……關西文
 偷寫章……渾介
 尚有「萬有文庫」「談助」「語林」，其他細目，不及備載。

本刊創辦意見：

幽默為文學之一要素，與悲壯，激昂等同為世界中外名著所共有，只要眼光稍新的人，沒有不承認的。中國幽默文學是否稍有可觀，成敗自不必以眼前論之，但根本上反對幽默，或謂因為幽默尚未成功，大家遂免努力，總難免中道統遺毒之嫌。由道統遺毒之深，更使人不得不感覺須趕速作破壞工作，揭穿虛偽的嚴肅文體，而易以較誠懇，較自然，較近情，較親切的文風。我是贊成誠懇而反對嚴肅的。主張嚴肅之人，大概在家做父親，也不肯和兒女說兩句笑話。在誠懇，親切，自然，近情的文風中，幽默必不期然而至，猶如改訓話為談話，幽默也必不期然而至。中國文章向來是訓話式的，非談心式的，所以其虛偽定然與要人訓話相同。所以若謂提倡幽默有什麼意義，倒不是叫文人個個學寫幾篇幽默文，而是叫文人在普通行文，化板為輕鬆，變縮為親切，使中國散文從比較近情，較誠實而已。

目價定預			郵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時間	冊數	國內	
全年	廿四	二元	日本
半年	十二	一元	香港
		六角	澳門
		二角	南洋
		二角	歐美

上海愚園路愚谷郵宇宙風社總經售·代定

七西風

錄目期三第

日一月一十年五廿

冷眼旁觀

中國的創造精神

缺乏創造精神原因之分析

北京的街燈

光明問題的黑暗

雨絲風片

花花絮絮點點滴滴

專 篇

蕭伯納情書原序(續完)

好迷者的自白

嘉音

(二七六)

默然

(二八一)

編者輯

(二八四)

黃嘉德

(二八六)

科學·自然

神秘光線

破壞戰爭的利器

生的神秘

揭開生命之謎

飛風

小巧玲瓏的飛行機

夢的研究

睡眠中的神秘劇

心理·教育

怎樣認識自己

你是那一種人

富家子弟的教育

聰明而愚笨的青年

蘇聯的書虫

沒有性別的教育

長篇連載

浮生六記(漢英對譯)

浮生若夢爲歡幾何

史丁

(二九六)

李心永

(三〇〇)

夢谷

(三〇四)

張沛霖

(三〇六)

藍萍心

(三一三)

孔斯文

(三一八)

胡悲

(三二〇)

沈復著

林語堂譯

(三三五)

婦女·家庭

結婚的職業.....羅一山

女人的終身事業.....(三三三)

未婚男女須知.....凌霜

終身幸福之保障.....(三三九)

傳記

節育專家山額夫人.....黃嘉德

造福窮苦婦孺的女護士.....(三四四)

遊記·冒險

暴風雨夜飛行遇險記.....洪鵠

九死中之一生.....(三五三)

火山旅行.....許以牧

驚心動魄的奇觀.....(三五九)

軍備·戰爭

打倒和平.....金安人

拿破崙在天之靈的活躍.....(三六四)

間諜橫行下的美國.....田望中

草木皆兵的大戰前夜.....(三六九)

毒氣戰.....陳未鳴

來去無踪的死亡.....(三七三)

社會·暴露

紐約的貪官污吏.....默然

美國的老虎與蒼蠅.....(三七九)

縱火賊.....倪受民

神出鬼沒的社會公敵.....(三八七)

西洋幽默

痛心的笑話.....陸茜

獨裁政治下的幽默.....(三九二)

書評

遠東未來戰爭.....林幽

太平洋上三雄爭霸戰.....(三九七)

西書精華

瘋人院.....黃嘉音

另一社會的悲喜劇.....(四〇一)

名人雋語·筆花·漫畫·補白



冷眼旁觀

中國的創造精神

嘉音

本文原著者賽珍珠女士係「大地」作者，原文刊載去年二月九日及十六日倫敦時潮週刊，作者對於中國事物，見解頗深，本文雖未能完全免除隔膜之感，但其所見亦有獨到之處。以下節譯數段，當可發國內虛心讀者之深醒也。

在今日這麼有趣的世界中，沒有一個比中國更有趣味。在這個國度裏，你同時可以看見上古與中世紀的人民，文化，與習慣，同時又可以看見現代的進步生活。中國整個的情形是混亂的，怪不得中國的愛國志士，很想把中國罩上一層幻覺之幕。因為近來的中國，是和臨盆的產婦一樣裸露，無防備，和自顧不暇的。

中國之所以患難產，是因為中國人沒有真正的創造精神，缺少建設的理想力。

可是中國是天賦獨厚的民族。中國人體格之優美，一年比一年給我更深刻的印象。全中國的男女，幾乎都有強壯，活潑，健全，完美的骨格。這種骨格的完美，也不僅是上級社會的人纔有。體格這麼優美的民族，

實在是應該充滿創造的靈感的。

不僅中國人體格的優美，可以激發創造精神的靈感。中國本身，從北方的沙漠以至南方的熱帶，也是一個異常美好的國家。這種美麗在物質方面也不缺少。大家向來都說中國窮。其實不然。中國土地還未曾好好地開發過；就是在農業上，也尚未盡其利。歉收所得，在中國農民看來，已經很可滿意。除此以外，因為中國實業尚未發展，沒有人曉得中國地下礦產多麼豐富。

中國有這樣美麗，肥沃，富足的國土，有這樣穩固的根基，可以產生創造的天才，可是中國的創造精神，究竟在那里呢？我向各方面去找。我一直讀少年的中國所寫的書，所印的報章雜誌，可是我看不出中國的文學上有什麼創造精神的真憑實據。小說的技巧幾乎全部是從西方或俄國學來的；不但如此，故事的材

料也往往公開採自西方作家的作品。中國的創造火花不在這裏。

其他藝術也一樣不幸。中國畫家還沒有理解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畫華北不毛大山的光榮荒廢之美，可是却塗成英國風景，因為他們是在倫敦學美術的。沒有西方的畫家，也沒有西方的作家，能夠把中國的全部真相表現出來。偉大的中國藝術家，必得從中國自己的骨肉產生出來。可是中國還不會有過。

在科學方面也是如此。中國有科學家最豐富的研究資料。中國的科學家也曉得這一點。他們近來漸漸反對西方科學家到中國來研究，因為他們曉得他們所有的東西，將來希望很大。可是細察他們自己所做的工作，希望似乎很少。他們會分門別類，整理，分析。可是工作正開始時，便停止了。因為真科學家和作家或畫家一樣，是創造的藝術家。

甚至像教書這樣職業也是如此。教育哲學博士把在哥倫比亞大學所學的教育理論，拿出來教了一遍又一遍，這種教育理論在美國已經無人過問了，可是却繼續存在中國，誰也不知要存在多久！

「爲甚麼今日的中國沒有更多的創造天才呢？」我會到過各地搜尋，也問過許多人，想得到這問題的答案。

我有一位朋友，是儒教家庭的子弟，他以前也是儒教信徒，可是現在驕傲地說不相信甚麼教了，有一次，他很激烈地說，「儒教殺滅了我們的創造精神。孔子教我們在死人中尋找模範，任何不循老規舊矩獨創出來的東西，都是錯誤的。經過了幾百年，這種摹倣別人的習性，已經根深蒂固於我們的腦中了。我們須再過幾百年，才能恢復原狀！」

可是青年的社會主義者說，「不，害我們的是專

制的皇帝。他們看出一種限制人民思想的辦法，強迫智識份子參加科舉考試，以爲唯一進身之階，因此國中的優秀份子，都注心於研讀死文學，不用腦經去思維創造。」

哈佛大學的哲學博士，一位經濟學家說，「這完全是經濟問題。藝術與創造的精神，祇能在和平富足的時代發揚滋長。許多年來我們既無和平，又不富足，那麼我們怎能思維，怎能感覺，怎能創造呢？」

青年醫生說，「一切都壞在我國人民的健康問題。健全的思想寓於健全的體魄，祇有健全的思想能創造美麗。沙眼，肺病，腸胃病的普遍，叫我們人民的身體一直不健康，因此他們不得不多耗精力，去和疲勞奮鬥。」

青年商人說，「中國缺少創造精神的真原因，是因爲今日吾人對於藝術，沒有甚麼酬報，人民渴望有

更舒適的生活。甚至富翁也想先要有汽車，電話，馬路，冷熱水爐這一類東西。在這些東西普遍之前，沒有人要花錢去買藝術家的出品，藝術家既然沒有受酬的希望，那麼就沒有誘動他們的力量了。」

青年藝術家說，「那是因為我們對於任何技巧，都還未臻純熟。我們還受舊傳統的束縛，這種舊傳統不能傳達我們的情感與思想，我們從西方學來的新技巧，也不是我們自然的傳達體。我們要表現自己，應該先解脫這兩重束縛。」

這些以及其他理由，都各有真理存在着。比方說，古代的形式主義，對於哲學與教育的影響，都還處處表現着。還有，爲了過去標準化的結果，「不同」的恐懼還存於人心。中國青年可說比別人更怕被嘲笑。任何極有裨益的卓識或個性，假如使他和別人不同，他便拚命加以抑制。這種恐懼的心理，有兩個來源：第一，

因爲在過去的時候，師長與父母往往根據一種固定著名的模型，去培植青年，禁止不合乎這種模型的教育。還有一點，經濟制度強迫兒媳和孫子都靠老頭子過活，這種經濟的不自立，叫子孫在長大以後，還是不得不服從命令。

妒忌那些靠個人力量而顯貴的人，一向是中國羣衆情緒的基本特點，我相信這是富有創造天才的敏感者的一種真阻礙。

也有人相信幾百年來根深蒂固的佛教出世思想，應負殺滅中國創造力的責任。

不過，我以爲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爲有識見的中國人，還沒找到一種真真值得他去生活或犧牲的主義。他還不相信任何主義有甚麼大價值——就是宗教或藝術也是如此；甚至人生，他自己的或別的人，也都沒有甚麼價值。要中國人的精神有創造的力

量，無論如何，現實需要，與人生價值的感覺，必須恢復到中國人的精神上來。能夠恢復現實的感覺者，是精神上的東西。或許是愛國思想，也許是共產主義，也許是一種新宗教或隨便甚麼別的主義。可是它一定是能叫中國青年去犧牲的主義。因為在他找到值得犧牲自己，犧牲自己的安全與舒適之前，他的精神不會跳出過去的灰燼，昇入未來之境。

我以為今日中國人的新好奇心，是中國創造精神復活的記號。這種好奇心，不但在中國人對國外新事物的興趣上表示出來，而且也在他們的問題中表現出來。有一次，我們在談論創造的精神時，一位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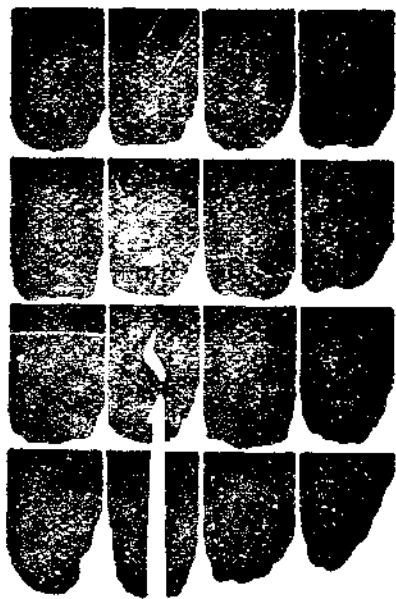
朋友對我說，「以前我回鄉時，人家不問我問題。他們引老格言來對我說。他們覺得對於人生所需要的一切都懂了，他們相信舊的已經夠了，所以甚麼都不問。現在情形完全改變了。他們不把他們所相信的告訴我，他們反而問起問題來了。他們再也不皂白不分地儘管相信。他們想要曉得國內和國外的一切事物，他們想要曉得各地方人民的思想與行為。」

我覺得這是中國醒覺的好象徵。中國人開始問各種問題了。由這種好奇心，精神重新恢復了，當這種精神恢復時，它將認識真自己，從自己的生活中，重新創造出真正的國產藝術來。

向讀者道歉：

本刊創刊號初版銷完，再版需時，以致一部份訂戶接書較遲，紛紛來函詢問，甚為抱歉。現再版業已出書，各訂戶均已照寄，謹此聲明。

西風月刊社 謹啓



北 京 的 街 燈

默 然

——Katherine Mitchell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八月號

《美國飲食衛生協會月刊》——

我在中國所聽到的第一個故事，是北京裝置街燈的故事。據說，從前有一位大官，到美國去遊歷，看見各城市在夜間街燈照耀，如同白晝，心裏非常羨慕。回國後，他對內閣諸閣員說，「我們國家非前進不可，非現代化不可。讓我們揀出一個城市來，裝置街燈，以爲全國模範。」內閣閣員大表贊同，議決命令財政部撥出一百萬元，以實行這個計劃。他們請那位大吏來，對他說，「請你選定一個城市，裝置街燈。你會到過美國，

見聞較廣，所以我們決定把國庫撥出來的一百萬元，交給你去辦理。」那大官說，「很好，很好。我一定替你們實行這個計劃。」他選定北京之後，便請直隸（即今河北，——譯者註。）省長來，對他說，「政府要依最新的方法，在城市裝置街燈。我們已經選定北京來做實驗。北京是你統治下的城市，所以我現在把政府撥下來的七十五萬元，交你去辦理。請你把這計劃實行起來。」

那位省長一邊接過錢來，一邊說：『我有這個爲國効勞的機會，真是非常榮幸。我一定把這件差事辦妥。』省長是個傑出的行政人才，這就是說，他自己不做甚麼事情，所以他召省政府秘書長來，對他說：『這五十萬元是政府撥下來，做裝置北京街燈的款子。你最好把款子交給市長。』

北京市長是以省長爲靠山的，所以他一聽見省政府秘書長的召喚，不敢怠慢，馬上跑去找他。秘書長對市長說：『我們的賢明政府已經決定在北京裝置街燈，使之成爲現代城市，做全國的模範。這真是北京的光榮。你是市長，得把這件差事好好地辦起來。政府慷慨大度，已經決定撥二十五萬元給你。』

市長恭恭敬敬地退出省政府公署，立刻召市公安局長來：『政府要在北京裝置街燈。街道是你管理的，你得把這件公事辦妥，政府和我們的省長已經撥

下五萬元，幫助我們實行這個計劃。』

公安局長召各巡官來，對他們說：『政府已頒下一條新法律，要你們努力推行。北京的街道都得裝置街燈。每間商店都須在門前掛一盞燈，違者處罰不貸。北京沒有街燈是不行的。』

這故事是否實在，不得而知，不過北京的街道現在確是有街燈的；家家戶戶的門口都掛着一盞明亮的小燈。

本刊重要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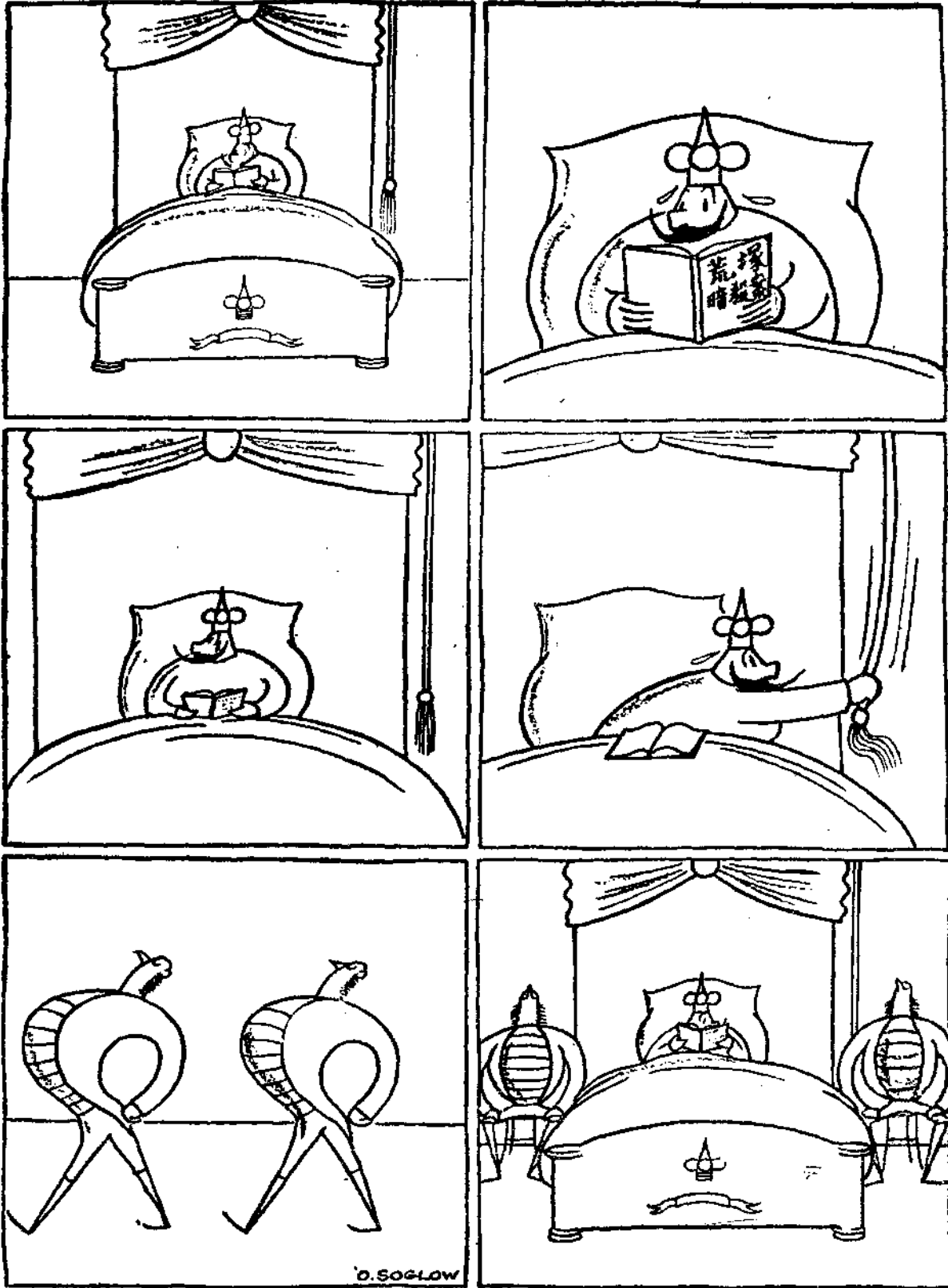
林語堂先生最近遊美新著「抵美印象」及「孔夫子在美國」自下期起將陸續在本刊發表，希讀者注意是幸。

西風編輯部

啓

恐 怖 之 夜

轉載紐約客



絲 雨 輯者編

●國民海通社九月九日芬蘭京城電，謂芬蘭西尼里斯第，竭力倡議諾貝爾和平獎金應贈與德總理希特勒。該報謂若人若以至公平態度，觀察近世政治，無一不承認對於和平之提倡及非戰之努力，未有若「現世最大政治家及人類史上最大政治家之一之希特勒」者云。該報接着列舉許多大理由，結論說職是之故，和平獎金之候選人，應屬於「歐洲和平保證者希特勒」云。真是想入非非。

●九月廿九日申報第二張載一新聞，標題謂「我國錫產，仍執世界牛耳。」隔了一段新聞，又見華商頓電報，標題曰「華茶輸美，不及日本台灣。」夫華茶之產量，在數十年前，豈非亦「執世界之牛耳」乎？今輸美之產量，已不及日本台灣，令人感慨系之。我國錫礦之產量，現在尚執世界牛耳，當然可喜，不過倘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則豈非不亦大可哀哉之事耶？



「你問我救西班牙的計劃嗎？我要從打死一半人民做起。」

●路透社匈牙利京城通訊，謂有一青年女子，以世界語刊登廣告一則於國際新聞紙上，徵求通訊友侶，結果竟與比利時一青年百萬富翁締結良緣，因是匈牙利女子輩以「世界語為愛情之語言」，競相學習云。這些匈牙利女子弄錯了，其實應該說「愛情是世界的語言」才對呢。

●九月十二日哈瓦斯社紐約倫敦電訊，標題謂希特勒鼓勵生育，說元首希特勒曾向女黨員二萬名發表演說，稱「每一婦人，凡能產生健全活潑之子女七人者，其對於吾民族所作之貢獻，較諸最著名之女律師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既然如此，我們覺得年齡已屆四十七歲之希特勒，至今尚係空閨獨守之處男，不盡其致力於組織家庭及生育之偉大使命，不能以身作則，實在無法可辭其咎。此實現代政治史上之一大遺憾也。

風 片 輯者編

●國民海通社九月廿三日巴黎電，謂歐洲庇里尼斯山邊安道耳小共和國政府，於今日舉行政務會議，以十二對十一之票數，通過一重要提案，內容謂西班牙無政府者如侵入安道耳領土，本國七名「常備軍」已足應付任何事變。另一提案主張於危急時請求法國援助，已被否決云。按此種對外勇氣及獨立精神，真足使不抵抗主義者及專想倚賴別人者愧死。

●十月一日哈瓦斯社瑪德里電，謂眾議院於本日上午十時召集開會，由議長巴里奧主席，加巴萊洛內閣閣員全體出席。開會時，議長提議全場起立，為爭自由而戰之全國陸海空軍戰士行敬禮。次乃由議長致開幕辭，頗為慷慨激昂，中有「西班牙膏願挺身而死，不願屈膝而生」一語云。按此語確甚慷慨激昂，不過這種大無畏的精神不用於抵禦外侮，而用於內戰，實在有點可惜。

●九月三日哈瓦斯社美國衣阿華華蒙士電，謂一九三六年總統競選中兩主要人物，今日初次晤面。羅斯福總統在本州政府大樓遇共和黨候選總統蘭登，兩人微笑

握手，同赴衣阿華州長之午宴。羅斯福總統與蘭登先生在席上時作笑談，甚為歡洽。總統謂蘭登曰：「君如繼余入住白宮，最好購置漁船一艘，因週抄不釣魚消遣，必甚辛苦。」……宴後蘭登告人曰：「羅斯福總統是個『有趣的紳士』云。兩人一團和氣，很有雍容揖讓之風。可是近來因為選舉期迫，雙方却劍拔弩張，互相攻訐，大有勢不兩立之概。想及當時歡聚情形，令人哭笑皆非。」

●哈瓦斯社十月二日日內瓦電，謂國聯大會第三委員會即軍縮委員會，自一九三二年軍縮會議召集開會以後，停止組織，已歷四載，至昨日始由國聯大會，加以恢復。該委員會於本日下午四時，舉行第一次會議，主席蘭池陳述軍縮會議工作停頓情形之後，宣佈總辯論開始。然歷久並無一人要求發言，因此第三委員會乃延會至明日云。按軍縮會議早已變成軍擴會議，諸位代表自然無言可發也。

●比利時以一蕞爾小國而宣佈中立，奮發有為，竟弄得列強坐臥不安起來，真是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也。



在我的心目中，她永遠是年青的。有人也許會埋怨說，這一切都是紙上的，讓他們記住人類，只有在紙上，才會創造光榮，美麗，真理，智識，美德，和永恆的愛。

蕭伯納情書原序（續完）

蕭伯納原著
黃嘉德節譯

我現在須說一點關於我自己戲劇生活的經歷，因為它可以說明我對蕭蘭心劇院，對歐文，甚至對愛蘭黛麗的怨嫌態度；這種態度不但在這些書信裏，表現得很劇烈，而且也在當時星期六評論我所寫的評論文章中，用較緩和的口氣，公開出來。

在一八五六年我出世到一八七六年逃到倫敦來這二十年間，我是在杜白林過日子的。杜白林的劇院自十八世紀以來，除燈光改用煤氣之外，幾乎完全沒有變更。那裏有兩間劇院，一間叫做皇后劇院，當時不算上等（我至多去過二次，也許僅一次而已）；還有一間是舊皇家劇院（後來不幸燒燬）養了一班長期合演的優伶，如果有作旅行表演的舞台明星到杜白林來，他們便做配角，平時則合演戲劇，使劇院不至輟演關門，此外的工作就是在聖誕節期間扮演啞劇。因為現在的人都不曉得舊式的長期合演優伶班內容如何，因為我的劇本多數以發揮他們的理想演技為目的，又因為愛蘭黛麗和歐文跟我一樣，都以這方面的戲劇演進史為發展基礎，

所以我還是把這種優伶班的情形說明幾句。

城中看戲的人，對這種長期合演的優伶班非常厭倦；他們覺得這些優伶，僅是很熟識的常人，不是想像中的戲劇人物；因此這些優伶總是在一種充滿怨恨和譏笑的空氣中，勉強做戲。現代劇院那種選擇合身份的男女演員的習慣，在當時沒有存在的可能；這些優伶的現成的戲班，無論甚麼戲劇都得扮演，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也好，最新的滑稽戲也好。他們的表演，往往不能澈底適合身份，有時完全不合身份，所以演出非常粗陋可笑。這種制度，不但不會發展多方面的才藝，反而將之摧殘無遺。除了那些扮演無關重要角色的小配角外，各優伶均有其『拿手好戲』；無論上演那一個劇本，他或她所扮的角色，總是大同小異。男女主角的年齡，不得過五十歲。有專扮紳士的，有專扮上流社會婦女的，有專扮歌女的，有第一第二滑稽角色，第一第二等丑角，第一第二老人，有專扮惡棍流氓的，最後有上頭所說的男女小配角。各優伶因為所扮的角色始終相同，所以表演也始終只有一種。在這種情形之下，要他們認真研究劇中人物的性格，是辦不到的。女伶不懂甚麼叫做戲劇表演，只曉得怎樣露出溫柔可愛，妒忌惡毒，滑稽好笑，嚴肅老成，或耳聾癱瘓的樣子，怎樣打扮面孔等等。男伶只曉得怎樣露出活潑輕快，風流浪漫，窮兇極惡，孤陋寡聞，或年老愚鈍的樣子，怎樣裝腔作態，引人發笑。此外他們只曉得一種舞蹈和一種打架法，以應隨時的需要。

這些資格，事實上是不可輕視的。在現代劇院裏，我們失掉了這些技術資格，而沒有新的技術資格可以替代；這確是令人不勝遺憾的事。此種長期合演的優伶，發音清晰，上場下場莊嚴顯赫，頗能捉住觀衆的注意。他們

知道上舞台的各種刻板工作和舉動，無須再勞煩導演由戲劇初步教起。然而，惟有像我這樣看見他們表演過的人，惟有像我這樣看過他們扮演易卜生戲劇的人，才知道他們能夠怎樣澈底破壞現代劇本的戲劇幻象。

你們試想，未來劇作家的我（雖則我當時沒有這個心志），居然向這麼一班優伶，獲取實際的舞台智識。當時在說英語的舞台明星中，最偉大的是沙利文（Barry Sullivan）。雖然老實說，他並不能適合我們今日所謂藝術演出的條件；但如果我在倫敦童年時代，我便看不到沙利文的表演所代表的舊時代舞台藝術。所以我在杜白林的舞台印象，對我的戲劇寫作，頗有影響。

現在要說到這段劇院歷史和本書的關係了。在那些搬到杜白林來表演的倫敦名劇中，有一個劇本叫做兩朵玫瑰花（“The Two Roses”）。劇中有個名叫格蘭脫（Digby Grant）的角色，是個自私的老騙子。那個扮老騙子的伶人，給觀眾很深刻的印象，因為他在陰險利己的卑鄙中，似乎有一種莊嚴的樣子。這劇本便因他而獲得偉大的成功。這個伶人有瘦長的身子，使人覺得古怪，洪亮的聲音帶點鼻音，比沙利文的強大聲音練得更好。他的名字叫做亨利歐文。我本能地覺得這個人一定會和一種新戲劇的發展，發生密切的關係，雖則我當時絕沒想到我將來會寫新戲劇。我現在覺得我永遠不能饒恕他，因為他破壞了我為他製定的計劃。他的舞台扮裝非常成功，使我想不到他還是一個青年。事實上，他在舞台上能夠給人各種印象，只有年輕的印象弄不成功。他扮莎士比亞的羅密歐時，和扮格蘭脫時似乎一樣老態龍鐘。他跟別個演員完全不同：無論甚麼癡語胡說，給他說出口來，都有一種重要性，和高尚的憂鬱。這種憂鬱與一種頑皮的幽默混合起來，使觀眾不能不承認他

是重要的舞台名角。他受觀衆擁戴之熱烈，真是世無其匹。到他死後，只有一個演員及得上他，這人就是著名電影明星卓別麟。我覺得他有能力把舊舞台及其迷信與腐敗，一古腦兒撇在一邊，而創造劇院的新時代。

優伶班一類的劇院制度終於崩潰了；當我到倫敦時，它似乎已經變成落伍的東西。我跑到多騰漢路附近的著名小劇院去觀劇。那晚上演的劇本，恰巧是我們的（*Our's*）；我第一次看見愛蘭黛麗的表演。她給我一種剛復任性的印象：不大適合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不大願意遷就角色的個性；她沒有完全表現她的力量，因為該劇不能給她相當的機會。我已經由她的肖像，知道她是個具着奇特而有趣的性格的人（單有漂亮的外表，不能使我傾倒），所以也就不覺十分驚奇。後來我看見她在新人與舊地（*New Men and Old Acres*）一劇裏的成功表演——和歐文在兩朵玫瑰花裏的表演一樣成功——才完全拜倒在她的足下，也才完全相信這個女人是創造新戲劇的健將；這時新戲劇還在時間的子宮裏，等候易卜生使它成胎。如果大自然決定派兩個藝術家去創造一個新的舞台世界，這兩個人一定是愛蘭黛麗和亨利歐文。讀者不曉得這個情形，便不能真正了解我和愛蘭黛麗二十年後的通信。

然而，實際的情形却完全和我的希望相反。這兩個藝術家在大衆的目中，都獲得偉大的成功了。歐文在一間舊式劇院裏出演鐘（*The Bells*）一劇，使整個倫敦着了迷。他個人所獲得的成功，真是空前的，所以結果他能夠在英國的舞台上，做三十多年無上霸王，由經理的手中把劇院奪了過來，排脫一切束縛他的桎梏，一手獨造自身的戲劇事業。他獲得自由之後的第一個舉動，便是請愛蘭黛麗做他的女主角。這可說是他全部事業

上唯一開明的計劃。因為他此後的戲劇生涯是開倒車的。在大眾的心目中，他是前進的；在我的心目中，他是落伍的。從戲劇的立場上說來，他是比最古舊的前輩還要古舊的，而且顯然也比最愚昧的前輩還要愚昧。他對戲劇本身，絲毫沒有興趣；在他看來，一個劇本僅是一些頗長的材料，使他可以在舞台上現身說法，但是這些材料，完全附屬於他的最高目的，可以像一卷布那樣，依他的身體尺寸，隨意剪裁。至於劇院的一般情形，他幾乎完全不曉得；因為他未曾離開過他的舞台。他把劇作家看做一個寫劇本賺錢的商人，以一幕五先令的價格，把劇本供給劇院出演，在危急的時候，更可以在第四幕劇出演時，趕寫第五幕。我說這幾句話，是一點也不誇張過分的。

歐文在蘭心劇院的三十年生活，雖則是英國戲劇史上一個最顯赫的時代，在我看來，却是把兩個偉大藝術家的才能——可以改造舊劇院，建設新戲劇的才能——完全浪費了。蘭心劇院所表現的莎士比亞，使我很不耐煩。縱使完好無缺的莎士比亞，也不能滿足新觀衆的精神需要，因為易卜生已經促進了，甚而創造了現代觀衆精神上和智能上的食慾；況且當時的劇院，不知甚麼叫做完好無缺的莎士比亞。歐文及其前輩，把莎士比亞的劇本，隨意割裂，然後用粗陋的手法，補合起來，拿到劇院去演出；演出的時候，休息四五次，使座中的女人，感到討厭地默默坐着等候，男人只好跑到甬道上或酒排間去閒蕩；這種情形，只有那些未見其他劇院表演的觀衆，才忍耐得住，因為他們在幻像中相信，他們正在欣賞一間大劇院和兩個大伶人的表演。我的見解不同；我沒有給他騙去。歐文一方面割裂詩人的劇本，浪費了自己的前途，另一方面也在浪費愛蘭黛麗的前途。在他的心目中，愛蘭黛麗職業上僅是他的劇院的主要裝飾品，不但如此，他的表演非常遲緩，要和他合演幾乎是不可能。

的。當他在台上時，她常常須暫停表演，等了很久，使劇情的進展可以順利的。

這一切使我怒火中燒。我的脾氣和多數人一樣好；因為我受過兩重的訓練，一重是批評神經過敏的現代人物，一重是宣傳一些煽動的，甚至惑亂人心的政見；這兩重訓練，使我不斷地提防脾氣亂發或行動無狀。總之，我是不至受私人的仇恨所支配的。況且，我對那些引起多數人的非難的道德觀念，也抱着容忍的態度；因為在我看來，現在流行的道德觀念，有許多是不健全而且危險的。可是當人家談到藝術的問題時，我是會變得十分惡毒的。退化的藝術和浪費的才能（劇院中到處有這兩種現象），真會引起我一種近乎怨恨的大無畏情感。因為歐文不願用他的特殊才能，去幫助易卜生所發動的新戲劇的發展，又因為他不但浪費了自己的才能，而且也浪費了愛蘭的才能，所以我便努力破壞她對他的信仰，使她知道歐文挫折了她的發展。這一點可在此書信集裏看出來。後來她再也不能容忍她所處的地位；她和他脫離關係之後，才曉得她為他遲延太久，才曉得她的脫離，確是利於己的舉動。

愛蘭黛麗和歐文絕對不同。她幼時受過嚴格的舞台技術訓練。因此，她有技能可做美麗和嫵媚的後盾。她自然而然地得到成功。她不必像歐文那樣，努力反抗人家的譏笑和嫌惡。人家幾次以她為對象的諷刺，都變成無的放矢，在另一方面，只有諷刺才會表現歐文的真面目。藝術家們都想幫助愛蘭黛麗去作適當的表現。她這種順利的環境，也有其不利的地方。她因為無須拚命和逆流奮鬥，結果沒有發展出一種不屈不撓的頑強力量。同時人家毫不猶豫地承認她的天才，因此她自己反不會充分感覺到天才的存在。她把自己的才能，浪費在各

種人和各種事物的身上。直到她失掉了智能集中的習慣和力量，以致一點分心的小事，也會使她忘記劇中的對白。她有一次對我說，她的記憶力很好，不過如果她在舞台上看見一點小東西（她說例如一匣火柴）沒有放在原處，她便會對它發生興趣，把別的東西都忘得乾淨。她在身體上是不甯靜的：當我指摘她那種坐立不安的樣子時，她說：「你知道嗎？我在舞台上沒有重量的：我要穿上沈重的服裝，才會站在地上。」他簡直不會充分想到自己的事情：因此她犧牲一切，去幫歐文和蘭心劇院的忙——她一生最大的浪費——直到太遲的時候，才和他們脫離關係。

所以，我早年雖認定他們倆是新戲劇的理想工具，可是這種希望，結果並沒有實現。

讀者在讀這些書信時，應該曉得：只有兩個不會見面的人，才會維持長久而親密的通信。愛蘭和我的住處，相離不遠，只須二十分鐘，便可達到目的地，然而我們兩人，却住在不同的世界中：她住在落伍一百年的劇院裏，我住在前進一百年的政治團體（費邊社）裏。我們兩人，都因為事情太忙，除和工作有關的人接觸外，彼此並沒有私人的交際。我們的通信是這樣開始的：她有一次想幫一個青年音樂家的忙，寫信到我所工作的機關來請教。我當時剛在做音樂評論記者，因此接到這個差事。批評家跟牙科醫生一樣，專門和感覺靈敏的人作對，看準感覺靈敏的地方下手；他們在工作的時候，須表現愉快的態度，結果給人一種淫虐狂的印象。所以，我因為是個批評家（我希望是個娛人的批評家），免不了被愛蘭黛麗看做一個不和靨的人。這於我是一種幸事，因為人家對我的言行，不敢有所苛求；我祇須和常人一樣地殷勤有禮，助人一臂之力，便可以使人於驚異之餘，對我

表示好感。我發見她是個有趣的通信者，而我自己在這方面，也有相當的才能，所以我便利用這個機會，和她大作筆談，不久我們實行紙上求愛；這也許是最有趣的求愛方式，因為這是最能持久的，我們倆都本能地覺得一時的會晤也許會破壞這種紙上求愛關係，至少會改變它的樣子，使之和其他私人關係發生衝突。所以我除在舞台腳燈的旁邊外，差不多沒有看見過她；後來我爲她寫了一個劇本，叫做勃拉斯龐大尉的感化，因爲天天須練戲，才和她會面。到那個時候，歐文已經和她脫離關係，而且漸漸被人遺忘了；愛蘭當時的心坎是空虛的。我禁不住想到我也許能夠填滿這顆空虛的心。可是上天已有其他的見解。當我們初次莊莊重重地在考特劇院的預演室裏會面時，愛蘭和我正在閒談，門突然開了，一個年輕的美籍伶人走了進來；他的名字叫做詹姆士卡魯（James Carew），是要在劇中扮演卡奈大尉一角的。愛蘭立刻注目望着他說：「他是誰？」我答道：「他便是耍扮大尉的演員。」她毫不猶豫地搖着身子走過去；把卡魯先生放在她的衣袋裏（比喻的說法），和他結婚。那個幸運的俘虜，自然是不抵抗的；本集裏有些書信，顯示這段姻緣成功到那一種程度，雖則我相信卡魯在這裏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我驚愕得目瞪口呆；因爲我素來不相信女人——縱使是最不可思議的女人——會憑眼睛的一望，選定她的丈夫，而在他尚未認清她是誰時，把他帶走。一眼看見獅子，便開槍的舉動，與此比較起來，僅是小孩的遊戲，因爲所打中的獅子，是哪一隻，都沒有關係；如果你不殺死它，它也許會殺死你；所以——砰噠一聲開槍！然而，談到婚姻的事情時，男人是哪一個却很有關係；一個求偶甚苛，不隨便和人發生關係的女人，居然會作這麼迅速的決定；這真使我大惑不解，不禁對自己說：「如果不是上帝保佑的話，蕭伯納早已經

嗚呼哀哉了！

演劇的事情弄清楚之後，我們會晤的次數很少，而且都是偶然的。有一次是某年夏天，在近厄士突里（Eis-see）的鄉間；我看見一羣人在拍攝電影。愛蘭黛麗也在那邊，當女主角。她真是美麗極了。她已經穩度中年女人發胖的時期——漂亮女人的難關——現在依然是修短合度，憂鬱的表情裏，有一種新的嬌柔可愛的感覺。她對我說話時，始終有點怕難為情；因為兩個長於寫信的人，在揮筆暢敘之後，突然於物質環境的阻礙之下，談起話來，是會覺得侷促不安，拙劣不便的。她問我為甚麼不給她一些舞台工作做。『我不希望做主角。』她說：『我的年紀太大了。我很願意扮個女僕。』我說：『這麼一來，戲劇會變成甚麼樣子呢？試想派一艘戰艦去扮演一隻運河遊艇！如果女僕每次上台時，觀眾全忘記了男女主角的存在，只注意那女僕的言動，那麼我的戲劇或別人的戲劇，會變成甚麼樣子呢？』這句話使人無從置答；我想當時我們倆都想放聲大哭一番。她在晚年變成一位傳奇人物；但關於這件事，我沒有甚麼話可說；因為我們沒有會過面，而且除了幾封零星的書信之外，也沒有通信；在我的心目中，她永遠是年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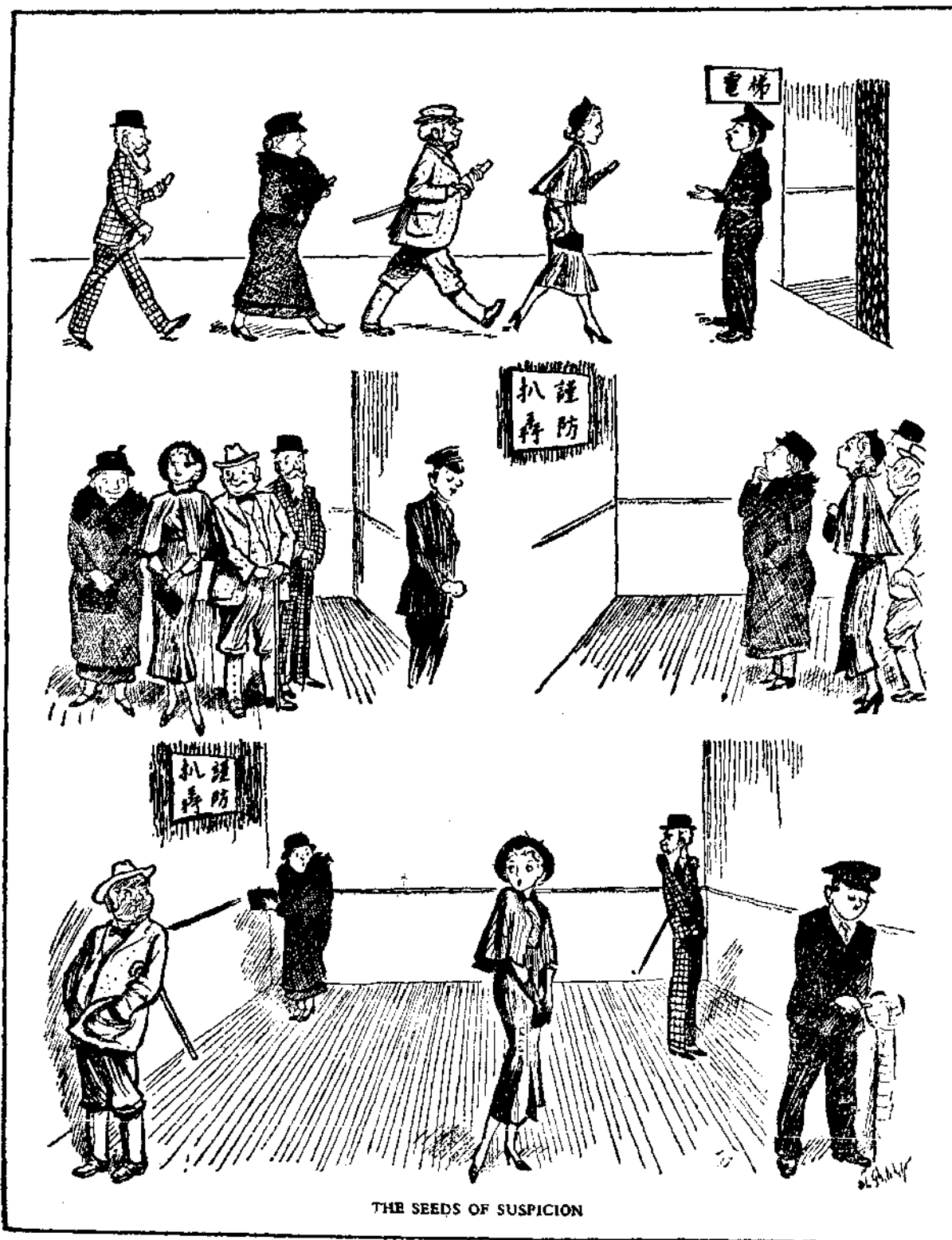
有人也許會埋怨說，這一切都是紙上的；讓他們記住：人類只有在紙上，才會創造光榮，美麗，真理，智識，美德，和永恆的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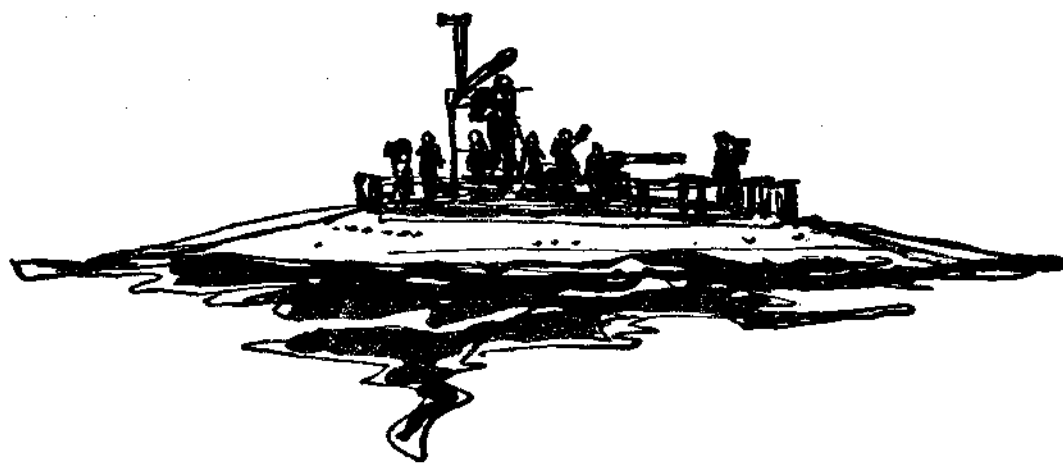
蕭伯納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於亞育聖盧倫斯。

（預告：下期開始刊登蕭伯納情書）

猜 忌 之 根

轉載幽默家





(一) 防空火箭網。

(二) 潛艇偵察機。

(三) 殺毒菌死光。

(四) 火箭飛行機。

神 秘 光 線

史 丁

—P. T. Etherton 上校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五年六月倫敦不列顛尼亞與夏娃雜誌。

許多年來，英國的神秘發明家格林台爾馬秀士 (Grindell Mathews)

孜孜矻矻於發明工作，可是對於他所發明的東西，却始終嚴守秘密，絲毫不肯公開在報上發表。現在據說他所發明的東西，其目的是要破壞轟炸機，潛水艇等戰神的工具，以及醫治像毒瘤這種不治之症。他要利用他的新發明，出來和死亡與燬滅作殊死戰。

他的秘密實驗室是隱藏在一千五百呎高的威爾士山上。他的產業與孤獨的平房，用鐵絲網籬笆和鋼門電網防衛着；誓守秘密的忠實傭人，看守他的

產業；一排照耀如白晝的大電燈作爲驚動宵小之具。

目前他在研究許多新發明，每種發明都是一個謎，普通人祇要一種就吃不消了。他所研究的新發明如下：

(一) 用火箭把金屬網張放在倫敦空中，以爲防空之用。

(二) 完成一種電氣設備，可以偵察二十哩外的潛艇。

(三) 擴大種種不用電線的光線的用途，特別要找出一種死光來殺毒瘤菌。

還有一種是火箭飛機。這種火箭飛機每秒鐘可飛兩哩，人類也許可以用這種飛機飛到月球上去。

他隱居山上，繪製空中秘密路線的圖表，試驗着空中的震動。他也許不久就會用火箭向天上的星星射去。

在一九一五年，他替英國政府做了一種實驗，英國政府賞他十二萬五千元。許多英國的要人都去看他控制光線與毀滅光線的實驗。他把一隻空無一人的船，操縱自如。並且在甲板上開了一炮，而自己却站在岸上。

他奇妙的發明轟動一時。大家說這種新電氣光線，也許可以杜絕戰爭。他已經和法國政府合作，做過潛艇實驗。現在他又替英國做了一次新實驗，有叫潛艇無法進攻英國的希望。他因歐戰時德軍潛艇橫行，才想起

要發明一種潛艇偵察機。他在一九一六年開始工作，現在已經有偵知二十哩內是否有潛艇的把握了。

格林台爾馬秀士也是發明有聲電影的一位重要人物。美國的華納兄弟影片公司送四萬五千元做他的

酬勞。

我去參觀的時候，先走過一個鋼門，又走過一道鐵絲網的短牆，這道短牆也有一點神秘的機關，祇要把電

！

鈕一捻，便可以叫黑夜化成白晝。我走進平常沒人走得進去的地域了。

馬秀士許多年來一直在研究一種方法，想不用電線而把有力的電流放送出去。這些電流對於戰爭，也許有很大的影響。據說，我們也許可以放出一道像閃電那樣快的電流，叫天上的人與飛機都無法飛行，叫大礮失去效用，叫交通斷絕，不過現在還不敢說一定會怎樣，因為時候還早啦。

格林台爾馬秀士曾經用他的神秘光線，在六十呎外，殺死一隻老鼠。他也能在六十呎外，叫一輛汽車開不動，又能使一碟火藥爆炸。他能從遠處叫一盞懸在半空的電燈燃着，好像有電線把電燈接在牆上的開關一樣。據我所曉得，這種神秘光線包括兩部份，一部份叫做傳達光線，一部份叫做電力光線。一種有特別波動的光線，是傳達電力的秘密路線，電力可以隨這條路線，很快地傳達過去。這種傳達光線，有點和電線一樣，是電力的傳達者。普通的空氣，不能傳達電力，所以這種光線得先以電氣分解的方法，把空氣中的電子改成傳電體。這種光線叫空氣能夠傳電，叫空氣能夠把電力光線傳達過去。

在機件把傳達光線放出以後，便繼續把傳帶電力的電流放出。傳達光線本身，便足以叫汽機和磁電機不能走動，因為這種光線能縮短電機的電路。如果要毀滅人類的生命，就不能不用高電力的光線了。

馬秀士告訴我，他希望將來把這些光線研究成功的時候，能夠幫助人類克服毒瘤。他相信將來這種光線殺滅病菌的能力，將和鏽一樣偉大。

我聽他發表幫助倫敦居民安穩地睡在牀上的計劃，他想要叫飛機隊失却燬滅大都市的能力。

格林台爾馬秀士建議要用火箭來完成他的計劃。這種火箭在空中爆炸，能把和蛛絲一樣細的鋼絲網撒在天空，可以燬滅敵人的飛機。許多年來各國政府競作把金屬網張在空中和在海中放水雷的實驗，可是各國政府所做的實驗，向來都是靠飛機散放鋼網的。這種方法要花費許多時間，同時又沒有多大功效，不過祇能把敵機趕上高空而已。海面祇有一層，可是天空却有好多層可以飛行啦。

格林台爾馬秀士所發明的蛛網天幕，在施放的時候，可以有每秒一哩的速率。在五分鐘中，便可以把鋼絲網射到三萬呎高。人類要在這種區域中工作，得用電氣保持溫度，同時也要靠養氣來維持生命，不然不久就會凍死。這種火箭大約有六呎長，至於火箭的大小，當然要看情形而定。製造火箭是一種耗時費力的艱苦工作。這種火箭不像爆竹或烟火那樣簡單，這種火箭爆炸以後，是要成為倫敦防空的骨架的。這種火箭放射起來既合實用，又可蔚成巨觀。這種發明，真是想入非非！

現代科學家，對於火箭的研究，非常努力。尤其是德國人，幾年來對於火箭飛機，已經作過多次的實驗。不久用推進機行駛的普通飛機恐怕要消滅了，因為這種飛機的速率，從來沒有超過每小時五百哩的。

流質輕氣是一種新發明的燃料，這種燃料有三千兩百度的溫度，有閃電那樣快的推進力。將來這種火箭的速度，大約可以快到每秒鐘三哩。

把夢想造成事實者，是像格林台爾馬秀士這種科學家。人類將來有一天會駕駛比地球的轉動還要快的火箭，飛到月球上去。



科學家一旦把活的細胞創造出來，人類便可以知道生命的秘密了。

生的神祕

李心永

——節譯自 H. Gordon Garbedian 原著科學大

秘密一書，及 Joachim Bremer 原著生的神

祕一文（柏林 Die Woche）——

我們爲甚麼生病？爲甚麼衰老？爲甚麼要死？我們如果能答復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爲甚麼生？便有方法解答這些大啞謎了。

現代的科學家正在努力研究生命的程序，希望找到一種合理的解釋；他們正在殫思竭慮，企圖在實驗室裏創造生命出來。他們已經獲得相當美滿的成績，證明人類會創造一種含生命力的「細胞」。有些生物學家在從事有系統的研究之後，認爲死亡不是自然的現象，而是「偶然的」、「意外的」現象。這種結論可說是很大膽的。

一個人死後，其身體的某些部分，還能繼續活上幾個鐘頭。這一點已由科學家加以證實。例如，人的指甲在死後還會生長，因爲指甲內的細胞依然未死。蘇聯的名科學家誠奈胡林博士（Dr. S. J. Tchenenulin）曾把一個斬斷的狗頭，養活三個多鐘頭；他的同僚古勃利亞哥博士（Dr. A. Kubliako）曾使一顆人類的心臟，在

體外活動了三十個鐘頭之久。

美國耶魯大學伍突拉夫教授 (Professor Woodruff) 又作進一步的實驗，證明單細胞動物的生命，是永無止期的。他發見在八千五百代的『草履蟲』 (Paramecium) 中，沒有一條蟲因天年而死。『草履蟲』的八千五百代便等於人類的二十五萬年。這些實驗證明生命的細胞是不朽的。這種驚人的結論，也得到美國洛基非勒研究院世界著名外科醫生卡勒爾博士 (Dr. Alexis Carrel) 的證實。雞的平均壽命是五年。卡勒爾博士曾在他的實驗室裏，培養了一些雞胎裏取出來的細胞，到現在已有二十四年，還是充滿着活躍的生命。他也曾由老鼠、驢鼠、豚鼠和人類的身上，取出纖維細胞，在實驗室裏培養了許多年。可是，由腦部取出來的細胞，活得不久。

卡勒爾博士由這些實驗得到一個結論：脫離人體的細胞，如果在適當的情形下培養起來，可以永遠生活着，而且繁殖不已！當這些細胞在自然狀態中組成個體，組成一個像人腦這麼複雜的器官時，它們却也會產生潰壞和死亡的現象。爲甚麼呢？依卡勒爾博士的解釋，單獨一個細胞，可以把它的毒質（這毒質是生命的副產物），全部直接排佈到外面去；可是當細胞在體內時，這些毒質無法排泄出來，積在裏面，結果使身體發生腐敗和死亡的現象。

美國克里夫蘭研究所克萊爾博士 (Dr. George W. Crile) 曾完成一些極有價值的實驗，使已死的物質再生。他曾在試驗室裏造出一些近乎有生命的細胞，不但外表相似，而且也具有許多生命的特徵。這些『細

胞』不是完全以石或土一類的無機物質去製造的。克萊爾博士由剛死的動物的腦部，取出一些纖維，以電流使之化成灰燼。他由這灰燼中提鍊出一些鹽質及其他的原質，加上蛋白質及其他數種化學藥品。這混合物給電流通過之後，居然產生了一些膠狀的古怪小東西，具有許多生命的特徵。這些人造的細胞和生物一樣，會吸收養氣，吐出炭氣。它們動作很迅速，所以有時很難放在顯微鏡下觀察。它們得到滋養料後，長大甚速，而且也會繁殖。

依克萊爾博士的見解，生命和電具有密切的關係，不過「這種電不是人類所知道抵消時，死亡和分解的現象便發生了。」

所以，動植物身上有不斷的電流；每個細胞都是小電池。細胞產生電流的能力不同，在年青的細胞中，電流

人生像甚麼？

- 人生如夢——Calderon。
- 人生如梯子——Sir Richard Burton。
- 人生如織布機——Vachel Lindsay。
- 人生如箭——Henry Van Dyke。
- 人生如笑談——John Gay。
- 人生如悲劇——Swift。
- 人生如煙——W. E. Henley。
- 人生如城堡——拿破崙。
- 人生如火燄——蕭伯納。
- 人生如童話——安徒生。

的電。』他曾有一種極微細的量電器和一條『阿米巴』(Amoeba——又名『變形蟲』——譯者註)接觸，證明『電荷』(electric charge——即電的貯積——譯者註)是維持生命的力量。詳細衡量的結果，證明『阿米巴』有一弗的六十分之一的『電荷。』當實驗者使足量的陽電流，流進『阿米巴』的體內，把陰電流

最強，老的細胞電流最弱，死的細胞沒有電流。據克萊爾博士的意見，當這種電流因中毒、受傷、或消耗過度而喪失時，生物的死期就來臨了。人類的身上，有電流時，便不至於死亡。

科學家一旦把活的細胞創造出來，人類便可以知道生命的祕密了。世界各國的科學家，現在都在努力作這種實驗。蘇聯莫斯科大學莫洛索教授 (Professor Morosow) 曾把青蛙的心臟割下來，曬乾，然後放在一種鹽質的液體裏，使它們脹大起來。接着他將液體燒熱，使其熱度與身體溫度一樣。那些心臟開始跳動，過了幾個鐘頭才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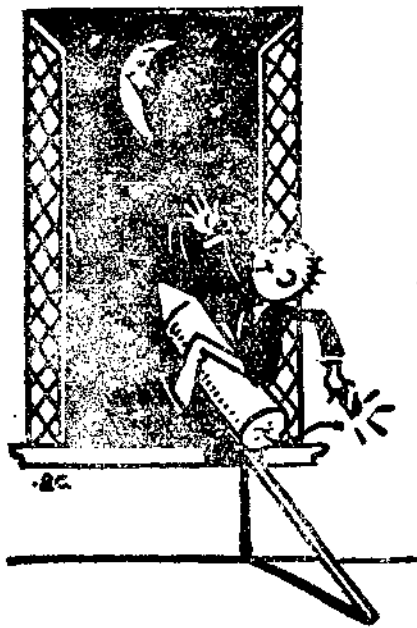
莫洛索教授得到這種成功的結果，大為興奮，便拿一顆出世即死的嬰孩的心臟，作同樣的實驗。他又獲得同樣的結果。現在有許多蘇聯的科學家，正向這方面研究下去，成績甚佳。

蘇聯另一著名科學家克拉柯教授 (Professor Krakow) 曾用施手術時由病人身上割下來的手指和耳朵，作這一類的實驗。他也曾實驗已經死了幾天的人類心臟。結果那些已死的器官，都有復活的徵候。可是這種不可思議的科學研究，還沒有完全成功。將來結果如何，是無從預料的。

下期預告

王貽謀……………世界末日
李心永……………死的神秘

蕭靜……………起死回生
藍萍心……………國聯內景



臭虫是一種討厭的東西，可是會飛的臭虫，
却是一種嬌小可愛的新發明。

飛 風

夢 谷

——Oliver Stewart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五年

三月十六日倫敦星期六評論——

世人對於很大很複雜的東西，和很小很簡單的東西，似乎感到同樣的興趣。世人在工餘之暇，往往喜歡談起齊伯林飛艇，因為齊伯林艇身極大，建造極難，可是世人也常談起亨利閔勒（Henri Mignet）的『飛風』，因為『飛風』是最小最簡單的飛機。

閔勒在談到飛風那本書上說，『隨便那一位會釘箱子的人，都能建造飛風。』這種飛風是用木頭，金屬線，膠水，鐵釘，和布料製成的。其構造及飛行絲毫沒有甚麼神奇的地方。法國已經有十幾個業餘者在建造飛風了。英國人多半稱之為『飛蚤』，可是有的却叫它做『天蝨』。

飛風不是小型飛機。飛風的構造與普通的新飛機一樣，不過比較簡單。第一，飛風沒有舵板，機師祇用雙手來控制全機。這一點有很大的利益，因為普通時常有人覺得腳部動作太笨，覺得普通飛機上的舵板不容易學習。第二，飛風沒有尾翼，也沒有升降舵，又沒有側面安定翼。

飛風機身，分成前後二板，互相靠近，二板之間，有一個長洞，二板之下，就是機身。機中有一個舵，飛風的方向，可以以用手用控制桿控制，其他是以前部那塊板上，下傾側以控制的。前部比後部略大，前部用以控制全機，據閔勒說，這才是真飛行法。他說這樣一來，機師可以直接用雙手覺到全機的浮動飛行，正和鳥類舉起雙翼時所感到的的一樣。

他聲辯說，祇有在空氣與機師的手間有直接感覺時，飛行才能自由，容易，自然，安穩。不過我們要曉得這些話並非理論；閔勒已經有事實可以證明他的話不錯了。閔勒自己曾經用他的飛風，在法國的急風中飛行，得到完全的成功。可是他自己却很謙遜，他說他對於飛行事業是一位天生笨伯，他說他不敢騎馬，爬梯頭就發昏。

有些業餘飛行家也照他的法子建造飛風，很安穩地飛行，建造一隻飛風，大約祇要花一百塊錢，可是閔勒說這種飛行機的本錢還可以減少。關於機器部份，祇要美國大型雙管的摩托腳踏車機器便可用；不過閔勒現在已在計劃，要創辦製造這種機器的工廠，專製飛風機器出售。在英國飛風的價格約值三百美金。價格雖然高了一點，可是和目前任何私人飛機的價格比較起來，已經便宜不少了。現代各國人民所期望的，正是簡單便宜的飛行。各國私人飛機所以不能增加的原因，正因為構造複雜，價格太貴的緣故。

在目前，飛風祇能容載一個人。不久以後大型飛風出世，容載兩人，應該沒有多大困難吧。

飛風雖然好玩，可是我們不能把它當笑話看，因為飛風是近年來飛行界最驚人的大發明。對於航空素來有興趣的朋友，別忽略了飛風，請注意飛風的發展吧。



直至今日，許多人還相信夢對於睡者有所啓示呢。上自心理學大家佛洛伊特，下至讀「夢書」的婢女，莫不相信夢是有意義的。

夢的研究

張沛霖

——D. F. Fraser-Harris 醫學博士原著，節譯自美國講壇月刊——

人所以會做夢，是因為在睡眠時，腦經還有一部份在活動。我們之所以有種種感覺，是由於腦的知覺中樞，受了各感覺器官神經的刺激。眼睛的視網膜因受刺激而生視覺；內耳的耳膜，因受刺激而生聽覺。夢和其他大腦活動不同之處，在於做夢者往往不知夢中刺激從何而來。大多數的夢，是關於看見東西的；眼睛雖然閉了，但是視覺中樞一定還在發生作用。眼睛閉了，神經刺激自然不會達到視覺中樞。那末，這個中樞何以還在活動呢？我們要知道，神經之流，即使起於眼睛以外的部份，也能達到視覺中樞。因為眼睛在精神生活中極其重要，它的「可近性」非常之強，很容易感受外來的刺激。

因此發源於皮膚，肌肉，耳朵，（這是關不起來的，）或是人體內部各器官的神經之流，都可以從腦中樞流到視覺中樞，因而生出光怪陸離的夢。所以即使如自己的鼾聲這樣輕微的擾亂，也可以造成視覺一類的夢。睡眠時聽見了任何聲響所做的夢，也屬於這一類。可是此外還有種種的夢。視覺以外的其他感覺中樞，在睡眠時，

往往是活動的，例如我們做夢聽見什麼聲響或音樂，或者身子騰空，或者跌了一交。在睡眠時，嗅覺和味覺中樞都極少活動，但是肌肉的感覺以及神經的病痛都可以產生很多的夢。

有許多夢發源於皮膚的感覺。天氣冷暖的變化，以及睡眠姿勢的不舒服，是最普通的原因。倘使被單掉下去，睡者也許夢見到了北極；夢裏如果很熱的話，他也許夢見在一間火燒的屋裏。名醫格列高里(Dr. Gregory)有一回睡着了，脚跟放着一個非常熱的瓶子，他便夢見在愛脫納火山的熔巖上行走。

許多年前，法人阿爾佛·毛黎(Alfred Maury)以自己的夢做實驗。當他在睡眠中嘴唇被人用鷄毛搔的時候，他夢見小時看他病的醫生，把他臉上的膏藥撕掉。當他的額上滴了幾點水的時候，他夢見到了意大利，天氣很熱，他汗流滿面，正在喝酒。毛黎又實驗過嗅覺。當人家在他熟睡時，拿一瓶香水湊近他鼻子的時候，他夢見自己在開羅的一月香料店裏。

聲音無疑可以生夢，這夢大約是一種沒有什麼相關聯的聲音的夢景。但是有一個極顯明的實例，却是既有所見，又有所聞的，這夢的來源是聲音，它的情形是這樣：一個夏天的早晨，窗子開着，隔壁汽車行裏正在修車子，鐵鎚敲在車子上，這聲音就從那裏發出。當時一位婦人並沒有完全給吵醒，她夢見她在酒館裏參加宴會，鄰桌有一個女人，每次動一動刀叉，手鐲就碰在盤子上，叮咚作響，她聽了覺得非常討厭。

我分明記得許多年前，我做了一個夢，那外來的刺激是只由耳朵傳進來的。我住在鄉下一個別墅裏，一天早上，一個笨頭笨腦的婢女敲我的房門，想把我喚醒，她慢吞吞地敲着，並沒有把我吵醒。於是我夢見亞歷山大

城受了砲擊，我看見許多兵船和大砲，聽見船上開砲，那婢女敲一下門，我就聽見一響砲聲。

夢有時是由眼睛受了刺激而發生的，例如一個人睡到早晨，初升的太陽光線射進他的眼皮時有一次睡者夢見許多龍噴出火燄來。普通認為垂死的人，常常看見光彩奕奕的天人，這種夢景，我們可以視覺的夢來解釋，因為這種人已經完全不曉得周圍的實在情形了，日光落在他們的眼睛裏，所以發生這種夢景。「因為在這種近於死的睡眠之中，什麼稀奇古怪的夢都有咧！」

夢的最平常的起因，大概是那些發生於內部器官的神經流的。例如食滯，疝痛，心跳，呼吸不暢，或者膀胱膨漲這一類不舒服的事情，也許會造成逼真而往往令人不快的夢。吃了一頓極不容易消化的晚飯，馬上去睡覺，當然是容易做夢的；所以消化管的任何部份，如果活動得特別厲害，也會產生這種結果。

氣喘以及心臟肺臟狀態的反常，都能引起胸膈病所特有的那種令人不快的夢。「反覆夢」——就是做了又做的夢——和那些以週期性為其主要機能的心肺等器官的節奏運動，大概是有關係的。

特別不舒服或者非常可怕的夢，我們就叫它「夢魔」或「惡魔」。遇到這種情形，我們好像無能為力——簡直不中用了，例如看見惡鬼而逃不開，或者陷入危險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即使把我們手脚都捆起來，要扔到海裏去，我們也叫不出聲來，也掙扎不開。我們被人家「關閉，拘繫，幽禁」起來，覺得非常苦痛。古代埃及人相信有一個女鬼，名叫「拉巴杜」，產生夢魔就是她的職司。她又會把各種災害降在兒童身上。現在還有這種禳解「拉巴杜」的惡魔的禱文，遺存下來。有些身體瘦弱的兒童，夜裏專做惡夢，往往嚇得哭醒了。這個叫做兒童

的「夜驚。」正確地說起來，這就是小孩神經系有些不健全的徵兆。

假使照這樣說，大多數的夢都是視覺中樞活動的心理現象了，那末天生的瞎子，他們的視覺中樞既然完全沒用過，怎麼還會做夢呢？這種人之所以會做夢，是因為其他知覺中樞——如聽覺，觸覺，冷熱的知覺，以及肌肉的感覺中樞——都在活動。有一個先天盲目的男孩，曾在夢中看見亞歷山大大帝，這就是因為他曾聽見砲聲的（至於他以爲亞歷山大那時候有槍砲，這種錯誤觀念應該加以原諒。）還有一個男瞎子，摸過一具冰冷的屍體以後，夢見他的母親死了。另外又有一個夢見「世界末日的大審判」，他覺得有人用繩子把他吊到天上去，並聽見號角的聲音。總而言之，瞎子做夢，是靠視覺以外其他腦中樞的活動的。

以上所說都是關於夢的成因。我們曉得，夢雖不盡如莎士比亞所說是「毫無根據的一種幻想的組織」（因為有許多夢確可在外界發見其根源，）可是夢的本身絕對不和客觀的事實相符合，它們只是睡者心裏的空想而已。我們現在不妨把「夢的特徵」估計一下。

第一件我們要注意的，便是大半的夢好像純粹是荒唐無稽——一幕幕的空想亂七八糟湊在一塊兒。由生理學一方面解釋起來，神經刺激既然不依適當的道路走近視覺中樞，所以繼續地徘徊在歧路上，脫離了完全發達的批評意識的拘束。的確，做夢者的批評能力顯然是不存在的。什麼事我們都不以爲怪。我們看見死了多年的野馬站在我們面前，而我們漠然視之。我們一點也不懷疑，一點也不考究，一點也不推論。一切事物只要看見是什麼樣子，便都認爲不錯，完全只看一個表面而已！

第二，我們做夢時沒有客觀的標準。我們已經失去了時間的意義以及年代先後的鑑別力。一切都是一個永遠不變的『現在』。因此這種種荒謬絕倫的時日錯誤觀念，在夢中却毫不希奇。過去和現在混在一塊兒，千變萬化，混亂滑稽，而我們飽覽無遺，絲毫不加判斷。在這一點，夢簡直和真正的幻覺是同一型式，就是暫時我們的確以為所見所聞的自有其真實的，客觀的存在。瘋人的情形亦復如此。對於他的幻覺是否實在，他決不過問，而且有時輕舉妄動，因而發生不幸的結果。我們做夢時，也和瘋人院裏最瘋癲的人一般無二。

但是，人類無論對什麼事，都要找出一個解釋來。甚至野蠻人對於夢也有一種解釋。他相信睡時『靈魂』離開了軀壳，在『夢國』裏徘徊。誠然，自從有史以來，人們就以爲夢是有意義的，而且拚命要把它們解釋出來。從前在東方各國的朝廷裏，釋夢的人和術士，星象家，巫者，佔着同樣重要的地位。這在聖經裏記載得很明白，因爲約瑟升到『埃及全地的主宰』的地位，乃是因爲他能夠解釋『法老』的怪夢。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朝廷上，也有過相同的經驗。

直至今日，許多人還堅信夢對於睡者有所啓示呢。下面便是一個有趣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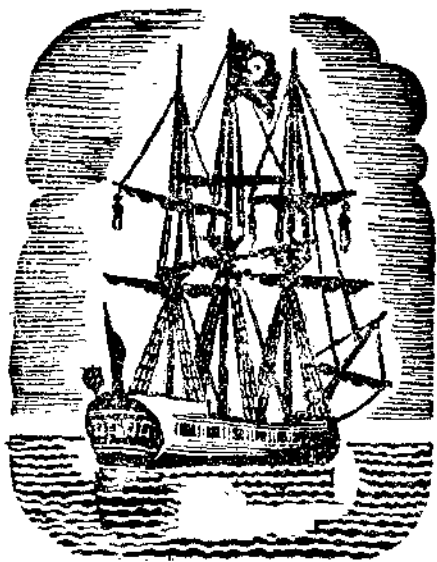
耐維羅在『東方號』輪船上當水手，一天，船在聖海列納島附近行駛。他夜里做夢，看見他最依戀的學生弟弟被兩個人謀殺了。早上起來，他心緒煩亂得很，便把他的夢說給船長聽，船長大爲感動，叫耐維羅在最近的港口上岸回家。一到英國，他就聽到他弟弟被人謀害的消息，計算那時候，正和他得夢的時間相符合。愛德孟便到衛德橋去，到市警察局報告，並請求派兩三個警官陪他一塊兒出去。於是他把他們領到城外，依了夢中所見的週圍一切情形向前走。他走到一家門口敲門，一

個人把門打開，他立刻認出這就是他在夢中所看見的兇手之一。那個人一看見他，只當是被害者的魂靈（因為這兩個學生兄弟非常相像），也大吃一驚，所以當場供出殺人的是他和他的弟弟，名叫『飛毛腿』的。這兩個人被傳去依法審訊，定了罪，後來以絞刑處死。耐維羅的有名的夢，得到這樣的結果。

平心而論，像這樣的例子，在夢中得到很寶貴的消息，到底是少極了。有時我們可根據精神方面心靈交通的理論，來說明其中的道理。我們固然不能說做夢決不是心靈交通的一種形式，可是也不能用更神祕的話來解釋。然而，目下相信夢是有意義的，上自維也納心理分析學大家佛洛伊特博士，下至讀『夢書』的婢女，不乏其人。現代心理學家正在努力研究，要把這些睡眠中神祕劇的意義解釋出來。

現代對於夢的一種解釋，是根據雙重人格的心理學說。依這理論，我們的精神組織，是合兩部份而成的——就是『意識』和『無意識』。這種兩個自我的學說，乃是已故邁爾茲氏對於維多利亞時代心理學的一大貢獻。依他的假定，做夢時『無意識』之流取『意識』之流而代之。爲什麼這個第二自我的經驗，就這樣混亂而無法無天，這可就難於索解了。

我們大家都曉得，一聽見佛洛伊特博士的大名，就聯想到他解釋夢的最精密的方法了。因爲夢的解釋雖只是佛洛伊特心理分析學的一部份，然而這一部份却是很了不得的。他的基本觀念就是：各種心理狀態——無論多麼瑣屑——總是富有意義的。簡單地說一句，照佛洛伊特的解釋，夢是那些被抑制的心理經驗湧進意識裏去的結果。



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把你自己內外兩重生活調整一番吧。『認識自己』，『循自己的性格去發展』，這是追求人生快樂幸福的最好公式。

怎樣認識自己

藍萍心

——節譯自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巴黎『什誌』——

維也納的佛洛伊特教授今年剛八十歲。這個創立心理分析學的大學者，給我們許多新智識，他使我們知道『下等錯綜』（按“inferiority complexes”為一種覺得自己不及別人之心理狀態——譯者註）『禁制』這一類專門名詞與人生的重要關係。

我們現在根據佛洛伊特的心理學理論，製成一組問題，在這裏發表出來。你對這些問題如果肯作絕對誠實的答復，那麼，你便可以進一步瞭解自己的性格，使事業更為成功，前途更多幸福。

如果你在答復這些問題之後，拿答案去和本文後部的心理分析材料作一比較，你一定可以找到你的性格的線索，和你的行為的動機；以這種新智識為根據，你便會曉得怎樣調整你的生活，去獲得最大的利益。

問題如下：

(一) 假使你在赴禮拜，參加會議，或紀念會時遲到，而會場前排剛有一個空位，你是否從容不迫地走過

去坐，不管會不會擾動場中的聽衆？

(二) 你在大庭廣衆之間，是否故意大聲說話，使週遭的人羨慕你的機智和聰明？

(三) 你在歡迎會席上，是否想和最重要的人物談話？

(四) 你在無精打采或抑鬱不樂時，喜歡孤獨呢？喜歡看書呢？喜歡看戲呢？喜歡聽好音樂呢？喜歡聽爵士

一類的輕快音樂呢？喜歡出外散步呢？喜歡研究你處境的原因呢？喜歡從事一些有興趣的工作呢？

抑是喜歡參加交誼會呢？(請你揀出三個答案，以一、二、三爲記。)

(五) 你喜歡到熱鬧時髦的地方去過假期呢？抑是到風景秀麗的幽靜地方去過假期？

(六) 如果有人要把你所不喜歡的東西賣給你，你是否覺得難於拒絕？當你無意購物而走進商店時，你

是否覺得侷促不安？如果你穿了一件合適的衣服，引起人家的注意，你是否覺得難爲情？向人請教

時，是否覺得難爲情？與陌生人談話時，是否覺得困難？主持會議、遊戲，或旅行團時，是否覺得困難？買

東西講價還價時，是否覺得難爲情？(請用「是」或「否」作答。)

(七) 你會打斷人家的話嗎？你在發生意外事變時，曾幫人家的忙嗎？你會向十個以上的聽衆演說嗎？演

說時覺得侷促不安嗎？

(八) 假使工作不大順利，你的第一個反應如何？(請你據實說來。)|—怪自己嗎？怪別人，或環境，或用

具(如果是手工的話)嗎？把不順利的情形忘掉，繼續工作嗎？或找出不順利的原因，加以補救？(這

條只准作一個答案。）

(九) 以「是」或「否」作答：你相信靈魂不滅論嗎？你相信將來戰爭會消滅，世界會永久和平嗎？你以為婚姻是一種美滿的制度嗎？你相信人類將慢慢地進化為超人，抑繼續做常人呢？你以為工作比遊散更重要嗎？

(十) 在下列三項利益中，你頂喜歡得到那一項？（假定你的生活不至受任何影響）……環遊世界一週？增高薪俸？房屋一所？

(十一) 你和那一種人相處最覺得安閒自在呢？……同性還是異性？年長的人還是年幼的人？

為明瞭下列的說明起見，我們須先知道心理分析的主要分類。人類普通可以其根本慾望為標準，分為下

列四個心理種類：

(一) 這種人在有意識或無意識間，安定的慾望比其他慾望更大。

(二) 這種人最著重情感上的聯繫（愛情，友情，婚姻）。

(三) 這種人的舉止動作，完全受出風頭的慾望所支配；他很希望得到威勢，權力，甚至暫時的成功，以炫耀於儕輩。

(四) 這種人心性「不定」，喜歡改變，冒險，和新奇的事物；因此沒有長久的耐心，不能在同一環境下不斷地工作。

你可以看你自己屬於那一類；根據這種智識，去決定最適合你的慾望的工作、事業、或社會地位。如果你據實答復上列的十一個問題，你便可以進一步認識自己。

例如，假使你甯願增加薪俸，不願環遊世界一週（第十問），你無疑地屬於第一類的人。你心裏安定的慾望，勝過其他一切慾望。那麼，你在那些需要想像力、冒險、或負責的職業上，便不大有成功的希望。假使你不交結朋友，假使你在憂煩的時候，情願孤獨（第四問），這便可證明你不大注意情感上的連繫。（第二類的人。）換一句話說，當環境需要你不斷地和別人接觸，與別人共同生活時，你便覺得很不慣；如果你在這種環境之中，你的內心就和外在的生活，發生不平衡的局勢，因此你在幸福之路上，常常會遇到障礙。假使你用這種方法，去答復上列其他的問題，你對自己就會有進一步的新認識。

此外，心理分析學家對人類還有別種分類法。有一種是把人分為三類：（一）『向外的人』，（二）『向內的人』，（三）『介於向外與向內之間的人』。如果你不斷地把精神上的存在表現出去，你便是『向外的人』。例如，你喜歡到熱鬧時髦的地方去過假期（第五問）；你喜歡在大庭廣眾之間演說（第七問）；當事情不大順利時，你馬上怪別人，怪環境及其他的東西……（第八問）。如果你最注意內在的生活，你便是『向內的人』。例如，你在憂鬱的時候，喜歡看書（第四問），或靜聽好音樂；當事情不大順利時，你怪自己（第八問）；你喜歡和異性及長輩相處（第十一問）；你在孤獨的時候，覺得十分舒適。一般地說起來，『向內的人』可以成爲很好的科學家，專門技術家，和謹慎的辦事員。至於『介於向外與向內之間的人』，兩方面的性格都有。這種人最

宜於那些需要反省和決斷的工作。

另一種方法是把人分爲『領袖』和『隨從』。如果你屬於第一類，你便敢坐在前排，不管會不會擾動會場的聽衆（第一問；）你便會常常打斷人家的話（第七問；）你便喜歡大聲說話（第二問；）你便敢直截了當地拒絕掬客的請求，便喜歡講價還價（第六問；）你在歡迎會席上，總想法子要和最重要的人物週旋（第三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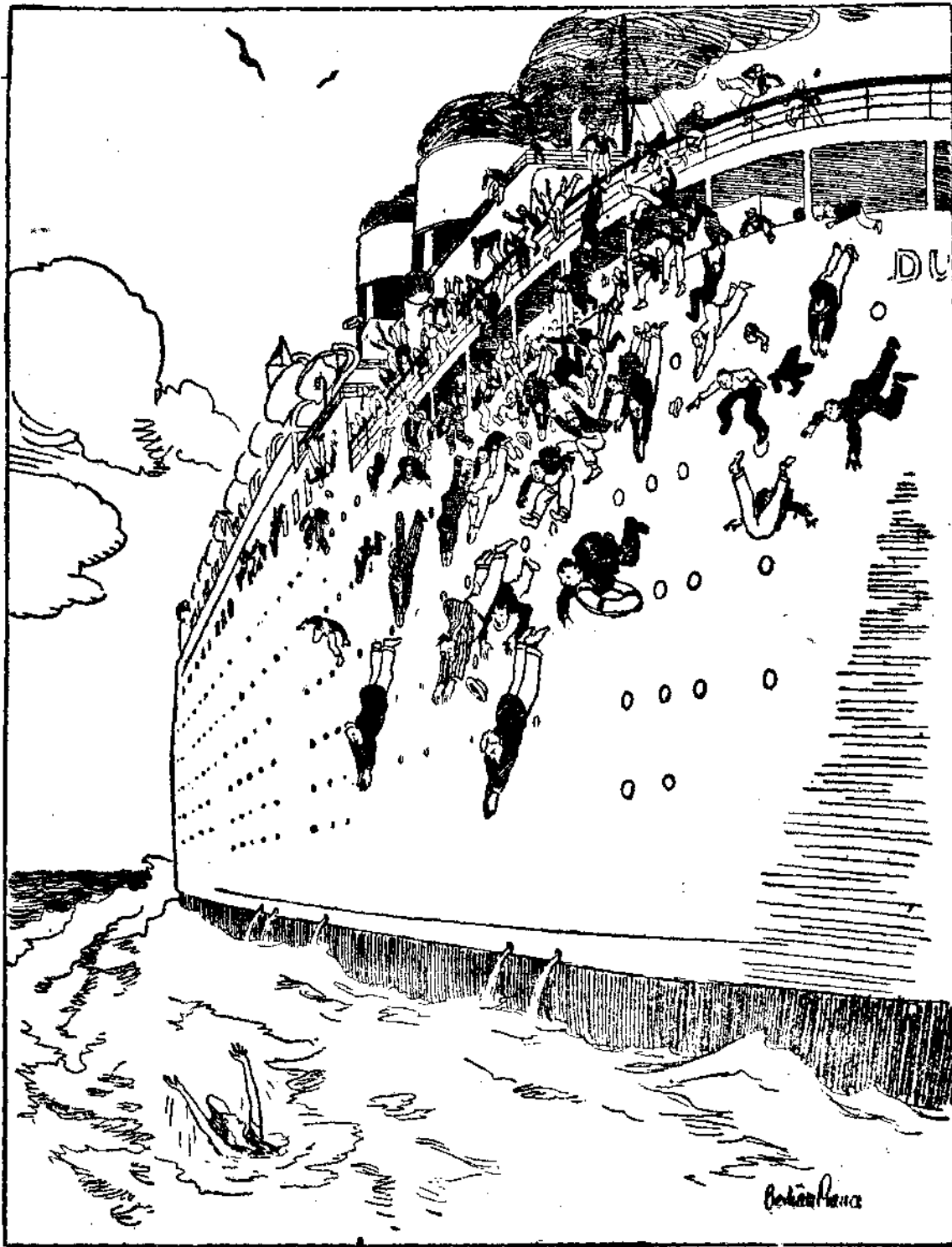
如果你屬於第二類，你的行爲恰恰相反。當你依這種方法，把上列的問題答復之後，你便會知道自己是那一類的人；這種新智識，可以使你發展你的長處，避免不必要的失望。

更有一種方法，是把人分爲『保守者』和『過激者』。在這裏，這兩個名詞的意義很廣泛，沒有政治上狹的含義。生性保守的人，始終反對革新的思想或事物。他們喜歡相信靈魂不滅論，認爲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情，覺得婚姻是很好的制度，以爲工作比遊散更重要。他們不相信『進步』，對那些『過激』分子的活動，始終抱着懷疑的態度。生性保守的人，對於需要開創力，毅力和人類革新思想的工作，不能勝任愉快。

『認識自己』，『循自己的性格去發展』，這是追求人生快樂幸福的最好公式，至少是維持內在和外來的思想生活均衡的最好公式。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把你自己內外兩重生活調整一番吧。如果你把上列的問題，一一據實答復，你便會找出許多潛藏在你下意識裏的東西，因而進一步認識自己。這種對自己的新智識，能夠幫助你去避免那些危害你全部生活的環境，阻礙和失望。

富家獨生小姐失足落水圖

轉載笨拙





這些小孩的思想多麼成熟，同時又多麼幼稚啊！

富家子弟的教育 孔斯文

——James Noble Gifford 原著。節譯自星期六晚郵——

我做富家子弟的教師，已有四季，對於這些百萬小富翁的性格，有一些很奇特的認識。讓我舉些故事做例子。

有一天，我問他們人生三種最大的需要是甚麼。

我是想到大人的。」

我希望他們也會想到人生的需要是衣、食、住。有一個

『可是你不以為大人更需要吃飯麼？』

九歲小孩說他曉得。我就問他。他說：『香水。』

『是，先生，我現在這樣想了。不過我想母親更需

我趕緊壓服大家的笑聲。我曉得他不是說笑

要香水的。』

話。我覺得十分驚異。這些小孩時常旅行，又有私人教師教他們，所以智識往往比普通小孩更豐富。我恬靜地說：『你不會以為人類沒有香水便活不了吧。』

這小孩一天到晚過着忙亂的生活，所以是無足多怪的。我把這件事告訴他的母親，她覺得好笑。從一方面看來，這確是好玩的。有一個學生問我他母親結婚幾次。我告訴他是三次。其實是四次。

他臉上稍微漲紅，站起來說：『我不是說我自己。

婚幾次。我告訴他是三次。其實是四次。

這些小孩的思想多麼成熟，同時又多幼稚啊！有個學生一直遲到，後來我給他一張條子，叫他拿給他母親簽字，第二天下午再交給我。第二天下午他便交給我。是他的女管家所簽的。我表示不滿意。我說：『我不是說要你媽媽簽的嗎？我曉得她在家的。』這小孩放聲痛哭了。『先生，你說過的。可是我已經一個禮拜沒看見母親了。』

他的話是真的。他跟她同住在一座房子裏，已經一個禮拜沒看見她了。可是她却常說她很盡心對小孩呢！

家財百萬的父母，往往有奇特的經濟法。我認識一個女人，她把一個月薪一百五十元的教師辭歇，可是却讓她的兒子學每小時七塊錢的網球與高爾夫球，學打撲克牌更貴。可是網球，高爾夫球，打撲克，騎馬，是否比普通的教育更重要呢？史賓塞（按 Herbert

Spencer 係十九世紀英國名哲學家）告訴我們說，有些野蠻人，除非要買彩漆塗抹身體，是從來不想做工的。在他們看來，用彩漆塗身就是有價值的事了。

富家子弟的教育是與太子的教育一樣重要的。那些富有的父親喊道：『告訴我，為甚麼我的小孩會一竅不通呢。我把樣樣東西都給他們。我當初赤手空拳出來，可是我却成功了。』其實他們沒把甚麼東西給他們的小孩。他們從來不給小孩時間，或讓他們思考一下。他們花許多錢讓他們的小孩學運動，可是從來不叫他們學人情世故。這些小孩不是不斷地被干涉，便是被殘忍地忽略。他們一長大，便切盼解脫。我問一個男孩，問他廿一歲生日那一天要怎麼過。他滿臉笑容說：

『整天乘地下火車。我從來沒有乘過的。很好玩，不是嗎？』



從第一年級起，男女所受的教育，都是一樣的。我們可以看見男孩子在小學裏學習縫褲子，也可以看見女孩子在學習用鐵鏈，木板和鋸子。

蘇聯的書虫 胡悲

原著者美國 Stephen Dugan 博士，係國際教育學院院長。對於歐西各國的教育制度，研究有素。最近遊歷蘇聯，頗為其教育之進步所感動。本文節譯自一九三五年正月號黃金什誌——譯者誌

我們不可忘記，在共產主義的蘇聯，男女是絕對平等的，在兩性之間，無所謂特權。就是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從第一年級起，男女所受的教育，都是一樣的。我們可以看見男孩子在小學裏學習縫褲子，也可以看見女孩子在學習用鐵鏈，木板和鋸子。在大學裏也是一樣，我們可以看見青年男子和青年女子，受同樣嚴格的訓練，學工程和醫學。

教育當然是完全免費的。不但如此，學校並且供給一頓很好的午餐，那些父母無力付餐費的學生，可以免

付膳費，誰也不曉得誰沒付錢。在大學裏，學生不但必付學費，而且有薪水領，叫他們付得出宿費。

蘇聯的教育家從實地試驗，創造了一種他們所特有的教育制度。在革命成功以後，他們因為急於要廢除舊式的頑固教育，所以他們對於任何教育制度，幾乎都試過；特別是從美國去的新教育法。甚麼杜威主義，甚麼道爾頓制，甚麼派克赫脫法，他們都試用過；他們從每種新教育法中，採取了一些優點，可是沒有一種盡量採用的。蘇聯目前所行的教育制度，是完全由他們所發明的教育制度，凡是到蘇聯學校裏去參觀過的人，都會相信他們所行的是一種很好的教育制度。我到蘇聯各學校中去參觀時，他們已經完成了一種艱巨的新教育制度，同時，那些學生也都顯得快樂，急切地想學習。和別地方一樣，蘇聯各地學校的程度，當然也不是一律的。鄉村區域學校的程度，不及大都市的學校，偏僻地方的教師，也沒受過完美的訓練，可是蘇聯教育的進步是可驚的。

我們在西歐和美國，聽說蘇聯的學校，是由學生隨意主持的，這種話在今日真是胡說。根據蘇維埃的理論，學校與工廠一樣，都是由公會管理主持的，公會對於該機關的行政，很有權力。可是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自從蘇聯實行五年計劃以後，蘇維埃政府所求的，祇有一樣——效果。在今日蘇聯的學校中，校長管理全校行政，教員是課室中的主人。學校中的紀律，是再好沒有了，學生的行動比我們自由，不過對於課室與校務的進行，學生都不能干涉。大中小學的課程，由學問淵博的教育家主持。一九三四年，史太林發表通告，表示反對在小學頭四年教馬克斯主義，理由是因為小學生年紀太輕，不會懂馬克斯主義。

西方各國，經過幾代的努力，才成爲工業化的國家。當俄國革命的時候，工業還在開始時期，可是俄國人野

心勃勃，想在短短的幾年中把全國工業化起來，他們是目的，是要把機器奉為現代俄國的上帝。現在歐美各國人士對於新機器的大量生產，增加失業人數問題，覺得非常棘手，可是現代俄國人對於新發明的機器，異常熱烈地歡迎。他們對於物質生產上，比較落伍，所以看見新機器可以叫他們與歐西各國並駕齊驅，當然喜不自勝了。

這一切對於教育，都有很大的影響。科學與工藝，是主要的科目。從小學第一年起，到大學末了一年止，最注重的是工藝的研究與工作，我前面已經說過，女子也自由參加這種工作。最近幾年來，蘇聯教育界對於人文主義學，幾乎完全置之不問，所需要的錢，當然都是由公家供給的。

蘇聯的教育界，有一種特殊現象，就是有許多研究院存在着，每個學院研究一門學問。這種研究院有幾百所，其中有些成績極好。生理學，人種學，人類學這些研究院的工作，在歐西各國都頗有聲譽，並且也很受崇拜。這整個新文化制度的最高機關，是科學院，該院對於各門學問的研究，提倡非常努力。

蘇聯兒童最多；法國老人最多。蘇聯的人民差不多有一半是二十歲以下的少年。法國的人民百分之三一在二十歲以下，美國的人民百分之三九在二十歲以下。

——新西蘭太蘭那基日報。

至於教授社會科學，歷史，經濟，政治，和社會學等科，其目的也不外乎在於表現共產制度勝過資本制度的優點。學校當局如果發現男女學童有美術，音樂，或戲劇天才時，便不再叫他讀普通學校，而給他特別的專門訓練，去發展其特有的天才。至於

蘇聯政府對於成人教育，也有非常的成績。蘇聯政府早就斷定，以為新俄國不能建立在目不識丁的農民身上。所以他們早就在各村開辦夜校，叫農民都有機會學習認字。因為農民夜校缺少教師，所以政府便佈告徵求義務員，應徵者非常踴躍。

最近俄國政府公佈，全國識字人數已及百分之九十，這是一件非常偉大的成就。可是鄉村夜校不但是學習認字的地方。在鄉村學校裏，有各種問題的討論，有的和農民生活有直接的關係，有的是關於政治經濟方面的，在講授之外，還利用電影與無線電來補教授之不足。他們也沒忘記娛樂，戲劇與舞蹈改進了以前無聊的農民生活。結論起來，我們不論是否共產黨員，對於蘇聯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進步，不能不致最大的敬意。

告	預	期	下
默然……	黃嘉音……	凌霜……	羅浮春……
……文明國的酷刑	……南極之夜	……瘋子治療法	……西洋綁票法
許以牧……	陳未鳴……	陸茜……	洪鵠……
……希特勒的密探	……未來空中戰爭	……給未來的小說家	……日本新娘的自白



筆 花

- 大地給月光刷白了。—— Kathleen Norris
 沈沈的黑夜，在一陣閃電中露着牙齒。—— R. Tagore
 沈靜到可以聽見蜘蛛在織網。—— Katherine Mansfield
 一個有患風濕病的蘋果樹的果園。—— Katherine Geroult
 像打噴嚏那樣非正式。—— Walter B. Pitkin
 像烟霧似地無家可歸。—— O.O. McIntyre
 她像一條道德律那樣挺直。—— Ellen Glasgow
 一張大到可以舉行雙唱的嘴巴。—— Eddie Cantor
 她的美麗使我的字彙發生恐慌。—— Louis Adamic
 她的見解多數是傳家之寶。—— Edith Wharton
 鐘上的長短針，正像剪刀那樣地合攏來，又剪掉了一天。—— George Brooks
 一座全無建築學式樣的舒服房子。—— Sinclair Lewis
 風吹過我的身體，好像我是門簾似的。—— Phoebe Atwood Taylor
 他們簡直是在彼此的袋裏生活着。—— Somerset maugham
 一張充滿着破碎的命令的面孔。—— John Masefield

浮生六記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by SHEN FU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LIN YUTANG

CHAPTER ONE: WEDDED BLISS

(Continued from the last issue)

I am by nature unconventional and straightforward, but Yün was a stickler for forms, like the Confucian schoolmasters. Whenever I put on a dress for her or tidied up her sleeves, she would say “So much obliged” again and again, and when I passed her a towel or a fan, she must receive it standing up. At first I disliked this and said to her: “Do you mean to tie me down with all this ceremony? There is a proverb which says, ‘One who is over-courteous is crafty.’” Yün blushed all over and said: “I am merely trying to be polite and respectful, why do you charge me with craftiness?” “True respect is in the heart, and does not require such empty forms,” said I, but Yün said, “There is no more intimate relationship than that between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Do you mean to say that children should behave freely towards their parents and keep their respect only in their heart?” “Oh! I was only joking,” I said. “The trouble is,” said Yün, “most marital troubles begin with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譯

卷一 閨房記樂

——續前——

余性爽直落拓不羈，

芸若腐儒迂拘多禮，偶爲披衣整袖，必連聲道「得罪」，或遞巾授扇，必起身來接。余始厭之。曰，「卿欲以禮縛我耶？」語曰「禮多必詐。」芸兩頰發赤，曰，「恭而有禮，何反言詐？」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虛文。」芸曰，「至親莫如父母，可內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余曰，「前言戲之耳。」芸曰，「世間反目多由戲起，

joking. Don't you accuse me of disrespect later, for then I shall die of grief without being able to defend myself." Then I held her close to my breast and caressed her and then she smiled. From then on our conversations were full of 'I'm sorry's' and 'I beg your pardon's.' And so we remained courteous to each other for twenty-three years of our married life like Liang Hung and Meng Kuang of old, and the longer we stayed together, the more passionately attached we became to each other. Whenever we met each other in the house, whether it be in a dark room or in a narrow corridor, we used to hold each other's hands and ask: 'Where are you going?' and we did this on the sly as if afraid that people might see us. As a matter of fact, we tried at first to avoid being seen sitting or walking together, but after a while, we did not mind it any more. When Yün was sitting and talking with somebody and saw me come, she would rise and move sideways for me to sit down together with her. All this was done naturally almost without any consciousness, and although at first we felt uneasy about it, later on it became a matter of habit. I cannot understand why all old couples must hate each other like enemies. Some people say 'if they weren't enemies, 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live together until old age.' Well, I wonder!

On the seventh night of the seventh moon of that year, Yün prepared incense, candles and some melons and fruits, so that we might together worship the Grandson

後勿冤妾令人鬱死!』余乃挽之入懷，撫慰之始解顏爲笑。自此「豈敢」「得罪」竟成語助詞矣。鴻案相莊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內，或暗室相逢，窄途邂逅，必握手問曰「何處去？」私心忒忒，如恐旁人見之者。實則同行並坐，初猶避人，久則不以爲意。芸或與人坐談，見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並焉。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始以爲慚，繼成不期然而然。獨怪老年夫婦，相視如仇者，不知何意？或曰，「非如是焉得白頭偕老哉！」斯言誠然歟？

是年七夕，芸設香燭

瓜果，同拜天孫於我取

of Heaven* in the Hall called "After My Heart." I had carved two seals with the inscription "That we might remain husband and wife from incarnation to incarnation." I kept the seal with positive characters, while she kept the one with negative characters, to be used in our correspondence. That night, the moon was shining beautifully and when I looked down at the creek, the ripples shone like golden chains. We were wearing light silk dresses and sitting together with a small fan in our hands, before the window over-looking the creek. Looking up at the sky, we saw the clouds sailing through the heavens, changing at every moment into a myriad forms, and Yün said: "This moon is common to the whole universe. I wonder if there is another pair of lovers quite as passionate as ourselves looking at the same moon to-night?" And I said: "Oh! there are plenty of people who will be sitting in the cool evening and looking at the moon, and perhaps also many women criticising or enjoying the clouds in their chambers; but when a husband and wife are looking at the moon together, I hardly think that the clouds will form the subject of their conversation." By and by, the candle-lights went out, the moon sank in the sky, and we removed the fruits and went to bed.

*The seventh day of the seventh moon is the only day in the year when the pair of heavenly lovers, the Cowherd ("grandson of heaven") and the Spinster are allowed to meet each other across the Milky Way.—Tr.

軒中。余鑄「願生生世世爲夫婦」圖章二方；余執朱文，芸執白文，以爲往來書信之用。是夜月色頗佳，俯視河中波光如練，輕羅小扇並坐水牕，仰見飛雲過天變態萬狀。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間，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與否？」余曰，「納涼玩月到處有之；若品論雲霞，或求之幽閨繡闥，慧心默證者固亦不少；若夫婦同觀，所品論者恐不在此雲霞耳。」未幾燭盡月沉，撤果歸臥。

The fifteenth of the seventh moon was All Souls' Day. Yün prepared a little dinner, so that we could drink together with the moon as our company, but when night came, the sky was suddenly overcast with dark clouds. Yün knitted her brow and said: "If it be the wish of God that we two should live together until there are silver threads in our hair, then the moon must come out again to-night." On my part I felt disheartened also. As we looked across the creek, we saw will-o'-the-wisps flitting in crowds hither and thither like ten thousand candle-lights, threading their way through the willows and smart-weeds. And then we began to compose a poem together, each saying two lines at a time, the first completing the couplet which the other had begun, and the second beginning another couplet for the other to finish, and after a few rhymes, the longer we kept on, the more nonsensical it became, until it was a jumble of slapdash doggerel. By this time, Yün was buried amidst tears and laughter and choking on my breast, while I felt the fragrance of the jasmine in her hair assail my nostrils. I patted her on the shoulder and said jokingly, "I thought that the jasmine was used for decoration in women's hair because it was round like a pearl; I did not know that it is because its fragrance is so much finer when it is mixed with the smell of women's hair and powder. When it smells like that, even the citron cannot remotely compare with it." Then Yün stopped laughing and said: "The citron is

七月望，俗謂之鬼節。
 芸備小酌擬邀月暢飲，
 夜忽陰雲如晦。芸愀然
 曰，「妾能與君白頭偕
 老，月輪當出。」余亦索
 然。但見隔岸螢光明滅
 萬點，梳織於柳隄蓼渚
 間。余與芸聯句以遣悶
 懷，而兩韻之後逾聯逾
 縱，想入非夷，隨口亂道。
 芸已漱涎涕淚笑倒余
 懷，不能成聲矣，覺其鬢
 邊茉莉濃香撲鼻，因拍
 其背以他詞解之曰，「想
 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
 故供助粧壓鬢，不知此
 花必沾油頭粉面之氣其
 香更可愛，所供佛手當
 退三舍矣。」芸乃止笑
 曰，「佛手乃香中君子，

the gentleman among the different fragrant plants because its fragrance is so slight that you can hardly detect it; on the other hand, the jasmine is a common fellow because it borrows its fragrance partly from others. Therefore, the fragrance of the jasmine is like that of a smiling sycophant." "Why, then," I said, "do you keep away from the gentleman and associate with the common fellow?" And Yün replied, "I laugh at the gentleman, but love the common fellow." While we were thus bandying words about, it was already mid-night, and we saw the wind had blown away the clouds in the sky and there appeared the full moon, round like a chariot wheel, and we were greatly delighted. And so we began to drink by the side of the window, but before we had tasted three cups, we heard suddenly the noise of a splash under the bridge, as if some one had fallen into the water. We looked out through the window and saw there was not a thing, for the water was as smooth as a mirror, except that we heard the noise of a duck scampering in the marshes. I knew that there was a ghost of some one who had been drowned by the side of the Ts'anglang Pavilion, but knowing that Yün was very timid, dared not mention it to her. And Yün sighed and said: "Alas! Whence cometh this noise?" and we shuddered all over. Quickly we shut the window and carried the wine pot back into the room. A lamp light was then burning as small as a pea, and the curtains moved in the dark, and

只在有意無意間；茉莉是香中小人，故須借人之勢，其香也如脅肩諂笑。」余曰，「卿何遠君子而近小人。」芸曰，「我笑君子愛小人耳。」正話間，漏已三滴，漸見風掃雲開一輪湧出；乃大喜。倚窗對酌，酒未三盃，忽聞橋下戛然一聲如有人墮，就窗細矚，波明如鏡不見一物，惟聞河灘有隻鴨急奔聲。余知滄浪亭畔素有溺鬼，恐芸膽怯未敢即言。芸曰，「噫！此聲也，胡爲乎來哉？」不禁毛骨皆慄，急閉牕，携酒歸房，一燈如豆，羅帳低垂，弓影盃

we were shaking all over. We then put out the light and went inside the bed curtain, and Yün already ran up a high fever. Soon I had a high temperature myself, and our illness dragged on for about twenty days. True it is that when the cup of happiness overflows, disaster follows, as the saying goes, and this was also an omen that we should not be able to live together until old age.

On the fifteenth of the eighth moon, or the Mid-Autumn Festival, I had just recovered from my illness. Yün had now been a bride in my home for over a year, but still had never been to the Ts'anglang Pavilion itself next door. So I first ordered an old servant to tell the watchman not to let any visitors enter the place. Toward evening, I went with Yün and my younger sister, supported by an amah and a maid-servant and led by an old attendant. We passed a bridge, entered a gate, turned eastwards and followed a zigzag path into the place, where we saw huge grottoes and abundant green trees. The Pavilion was situated on the top of a hill. Going up by the steps to the top, one could look around for miles, where in the distance chimney smoke arose from the cottag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louds of rainbow hues. Over the bank, there was a grove called the "Forest by the Hill" where the great officials used to entertain their guests. Later on, the Chengyi College was erected on this spot, but it wasn't there yet. We brought a blanket which we spread on the Pavilion floor, and then

蛇驚神未定。剔燈入帳，芸已寒熱大作，余亦繼之，困頓兩旬；真所謂樂極災生，亦是白頭不終之兆。

中秋日，余病初愈，以芸半年新婦，未嘗一至間壁之滄浪亭，先令老僕約守者勿放閑人。於將晚時，偕芸及余幼妹，一嫗一婢扶焉，老僕前導，過石橋，進門，折東曲逕而入，疊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巔，循級至亭心，周望極目可數里，炊烟四起，晚霞爛然。隔岸名近山林，爲大憲行臺宴集之地，時正誼書院猶未啓也。攜一毯設亭中，席地環坐。

sat round together, while the watchman served us tea. After a while, the moon had already arisen from behind the forest, and the breeze was playing about my sleeves, while the moon's image sparkled in the rippling water, and all worldly cares were banished from our breasts. "This is the end of a perfect day," said Yün "Wouldn't it be fine if we could get a boat and row around the Pavilion!" At this time, the lights were already shining from people's homes, and thinking of the incident of the fifteenth night of the seventh moon, we left the Pavilion and hurried home. According to the custom at Soochow, the women of all families, big and small, came out in groups on the Mid-Autumn night, a custom which was called "pacing the moonlight." Strange to say, no one came to such a beautiful neighbourhood as the Ts'anglang Pavilion.

My father Chiafu was very fond of adopting children; hence I had twenty-six adopted brothers. My mother, too, had nine adopted daughters, of whom Miss Wang, the second, and Miss Yü, the sixth, were Yün's best friends. Wang was a kind of a tom-boy and a great drinker, while Yü was straightforward and very fond of talking. When they came together, they used to chase me out, so that the three of them could sleep in the same bed. I knew Miss Yü was responsible for this, and once I said to her in fun: "When you get married, I am going to invite your husband to come and keep him for ten days." "I'll come here, too, then," said Miss Yü, "and

守者烹茶以進。少焉一輪明月已上林梢，漸覺風生袖底月到波心，俗慮塵懷爽然頓釋。芸曰，『今日之遊樂矣！若駕一葉扁舟，往來亭下，不更快哉。』時已上燈，憶及七月十五夜之驚，相扶下亭而歸。吳俗，婦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戶，皆出，結隊而遊，名曰「走月亮。」滄浪亭幽雅清曠，反無一人至者。

吾父稼夫公喜認義子，以故余異姓弟兄有二十六人；吾母亦有義女九人。九人中王二姑愈六姑與芸最和好。王癡憨善飲，愈豪爽善談。每集，必逐余居外，而得三女同榻；此愈六姑一人計也。余笑曰，『俟妹于歸後，我當邀妹丈來，一住必十日。』愈曰，

sleep in the same bed with Yün. Won't that be fun?" At this Yün and Wang merely smiled.

At this time, my younger brother Ch'it'ang was going to get married, and we moved to Ts'angmi Alley by the Bridge of Drinking Horses. The house was quite big, but not so well furnished as the one by the Ts'anglang Pavilion. On the birthday of my mother, we had theatrical performances at home, and Yün at first thought them quite wonderful. Scorning all taboos, my father asked for the performance of a scene called "Sad Parting," and the actors played so realistically that the audience were quite touched. I noticed across the screen that Yün suddenly got up and disappeared inside for a long time. I went in to see her and the Misses Yü and Wang also followed suit. There I saw Yün sitting alone before her dressing table, resting her head on an arm. "Why are you so sad?" I asked. "One sees a play for diversion," Yün said, "but to-day's play only breaks my heart." Both Wang and Yü were laughing at her, but I defended her. "She is touched because hers is a profoundly emotional soul." "Are you going to sit here all day long?" asked Miss Yü. "I'll stay here until some better selection is being played," Yün replied. Hearing this, Miss Wang left first and asked my mother to select more cheerful plays like *Ch'ihliang* and *Househ*. Then Yün was persuaded to come out and watch the play, which made her happy again.

(To be continued)

『我亦來此，與嫂同榻，不大妙耶？』芸與王微笑而已。

時爲吾弟啓堂娶婦，遷居飲馬橋之倉米巷，屋雖宏暢，非復滄浪亭之幽雅矣。吾母誕辰演劇，芸初以爲奇觀。吾父素無忌諱，點演慘別等劇，老伶刻畫見者情動。余窺簾見芸忽起去，良久不出，入內探之。愈與王亦繼至。見芸一人支頤獨坐鏡奩之側。余曰，『何不快樂乃爾？』芸曰，『觀劇原以陶情，今日之戲徒令人腸斷耳。』愈與王皆笑之。余曰，『此深於情者也。』愈曰，『嫂將竟日獨坐於此耶？』芸曰，『俟有可觀者再往耳。』王聞言先出，請吾母點刺梁後索等劇，勸芸出觀，始稱快。（待續）



做老婆是一種愉快的事業，無論何人，都不該等閒視之。世間沒有一樣東西，可以代替那個視婚姻為職業的女人。

結婚的職業

羅一山

Charlotte Muret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八月號美國Harper's
什誌。許多摩登女子看到這篇東西，一定會表示反對，認為作者『開倒
車。』可是請她們讀完此文之後，平心靜氣地想一想，便會明白作者的
話不是全無道理。——譯者識。

許多女人覺得結婚的職業低於普通職業；她們覺得做老婆的人，和忙碌的工作者比較起來，簡直是一條寄生蟲。所以我常常聽見已婚的女人，自認不是地說，『我看來是一點事也不做的，（！）我的丈夫和孩子，似乎把我的時間全佔去了。』我反對這種觀念；因為做老婆是一種愉快的（雖則也是辛苦的）事業，無論何人，都不該等閒視之。

有些已婚的女人，想在家庭生活之外，另過一種個人的生活；我相信這種傾向會使男人疏遠起來，不得不

創造一個自己的世界。許多老婆不參與她們丈夫的事業。在不景氣的時候，有些老婆初次發見她們丈夫事業上的困難，初次知道失敗就在目前，不覺大驚。丈夫之所以不大和老婆共負事業上的責任，其中一個原因，也許是因為看見老婆常常是疏遠而刻薄的人，不能成為他們的「賢內助」。

事實上男人是想做他老婆底宇宙中心的。他希望她會把情感上的興趣，集中在他身上。如果她要在家庭外創造一個成功的事業，那麼她便須把一部分的能力和心志，用在他不能參與的地方。在這種情形之下，她丈夫也許會覺得她和他隔離起來，再也不是他自己的人了。這是會妨害人生的快樂和幸福的，因為佔有的慾望在戀愛和婚姻上確佔着重要的地位。

我們當然可以問道：女人的生活為甚麼應該附庸於男子的生活。這問題可用男女兩性心理上的差異來解答。許多現代女子，也許會忽略或否認這些差異，可是差異終究還是存在着的。女人生性較富情感，在人類關係上較有倚賴性，較不能專注於抽象的事物。因此，一般女子常常較喜歡為別人而生存，與別人共享生活，而不願創造自己個人的生活。許多女人在順從中得到莫大的喜悅，雖則她們常常不願這樣承認。她們能夠在這種行為中保持自尊心，因為她們知道她們增加了女人天然的勢力。你可以由一些女人臉上的神祕微笑中，體味到這一點真理。這微笑的意義是：「男人在人類關係上永遠是小孩；我們得縱容他，讓他隨心所欲地去發展。」

我的丈夫是個巴黎人，所以我有機會可以觀察法國人和美國人對於男女關係的不同觀念，在法國人的心目中，婚姻根本是一種要創造和維護家庭的社會制度。婚姻就是共同生活的創造程序，在這種有創造性的

伴侶生活中，男女須把雙方的趣味混合起來，同時須分工合作；女人的責任便是創造家庭。

我常常聽見非常摩登的法國青年男子說：『我要結婚了，我的家人正在替我物色相當的女人呢。』在美國人看起來，這似乎真是太殘忍，太不近情了。美國青年在選擇終身伴侶的時候，幾乎完全以外貌的美好為標準。他們不大注意雙方家庭傳統和背景的適合，或趣味性情的協調這一類平庸的問題。在另一方面，法國人覺得一個人的生活方式，習慣，環境，終究是很重要的；結婚生活上的幸福，是基於這些因素的協調的。我有一次對一個在美多年的巴黎少年說，『庇爾，你怎好跟這個你不認識的女子結婚呢？』他答道，『她不是很漂亮，溫柔，文雅，智慧嗎？』『不錯，可是你愛她嗎？』他答道，『我對她沒有愛情，可是她有所崇拜的一切美點；當我做我的老婆時，我一定會愛她的。你曉得，一個人結婚的目的不是在尋樂，而是在享受人生幸福。』他的話很有道理；因為這種婚姻不能得到目前的快樂，可是却會有永久的幸福。我在法國常常看見很快樂的中年夫妻，雙方的思想生活都是十分融合的。

歐洲人覺得婚姻是家庭的事情，離婚是反社會的行爲。這種觀念使夫妻的結合更加親切。甚至嫁奩制度也是這種根本結合的一種表現。嫁奩是歐洲女子對於兩性共同生活的貢獻。女人如果擁有一部分共同財產，便可以成爲丈夫更實際的伴侶。她既然把所有物全放在丈夫的事業中，對丈夫的事業，便會有一種切身的關懷。她便會用種種方法，利用她的親友關係，她的應付手腕或吸引力，或她的實際才幹，去謀共同事業的發展。

例如那漂亮的乙夫人，常常請學士院的會員吃飯，因爲她丈夫是個未來的著作家。如果她丈夫有一天成

爲學士院會員的候選人，那麼歡樂宴會的記憶，也許會爲他造成順利的環境。甲夫人的丈夫是個小政治家。甲夫人是個聰明的女子；她用手段和幾個各派議員的領袖結交朋友。這些人常常在她家的客廳聚會，因此和丈夫熟識。這麼一來，她丈夫在政治上便不怕沒有出路了。女人的實際才能，在其他方面，也都可以應用。爲了這個緣故，法國人無論從事何種職業，大都很倚賴他們的老婆，使她們共負發達事業的責任。在法國女人的心目中，她丈夫的成功便是她自己的成功。

法國女人在法律上不得擁有財產，財產管理權都在男子手中。男人在外邊別有所戀，做老婆的依社會習慣，只有忍受的份兒。由這幾方面看起來，法國女人的地位，是不與男子平等的。可是在其他方面，她們的地位比男子高。法國女人第一是女性，第二才是人類；這可說是她們擁有魔力和權勢的祕訣。因此，法國人對女性抱着一種很認真，很莊重的態度，尊重她們的伴侶生活和思想見解。法國老婆依習慣是丈夫的機密顧問，法國人無論做甚麼重要的事情，大約都要取得她們的同意。她們的客廳常常是非正式的政治總部，重要的事情都是由她們靈活的手腕來操縱的。所以在她們做後台老板的局勢下，外表上的不平等是沒有甚麼關係的。

法國女人會使人生充滿着美麗和愉快；無論貧富貴賤，她們的家庭都是生活的實際中心。因此，一般法國女人，能視家庭爲樂園，把它當做終身的事業去發展。美國女人因爲缺乏這種家庭的滿足，不得不向外去找職業。可是法國女人如果不幸遇到壞丈夫，却須終身受苦。離婚如果不能得丈夫的同意，則難於成爲事實。在法國，獨身女子的生活，也是很煩悶無聊的環境使她們很難找到職業，結果有許多不得不寄人籬下，過苦日子。

美國的情形則完全相反。美國可說是獨身女子的樂園。如果她們必須工作的話，她們的機會幾乎跟男子一樣好。她們常常成爲已婚女人的羨慕對象。可是這種女人有甚麼可以羨慕的地方呢？女人在社會事業上是孤獨的，常常找不到天性上所需要的忠誠和服役的機會。而且，在社會上工作，也不是甚麼永遠使人興奮的事，因爲教書或打字，也是和料理家事一樣單調的。不但如此，以一般女人的天性而論，獲得他人的崇拜和戀愛，是比事業的成功更有意義的。任何事業的成功，都不如幫助丈夫事業的成功那樣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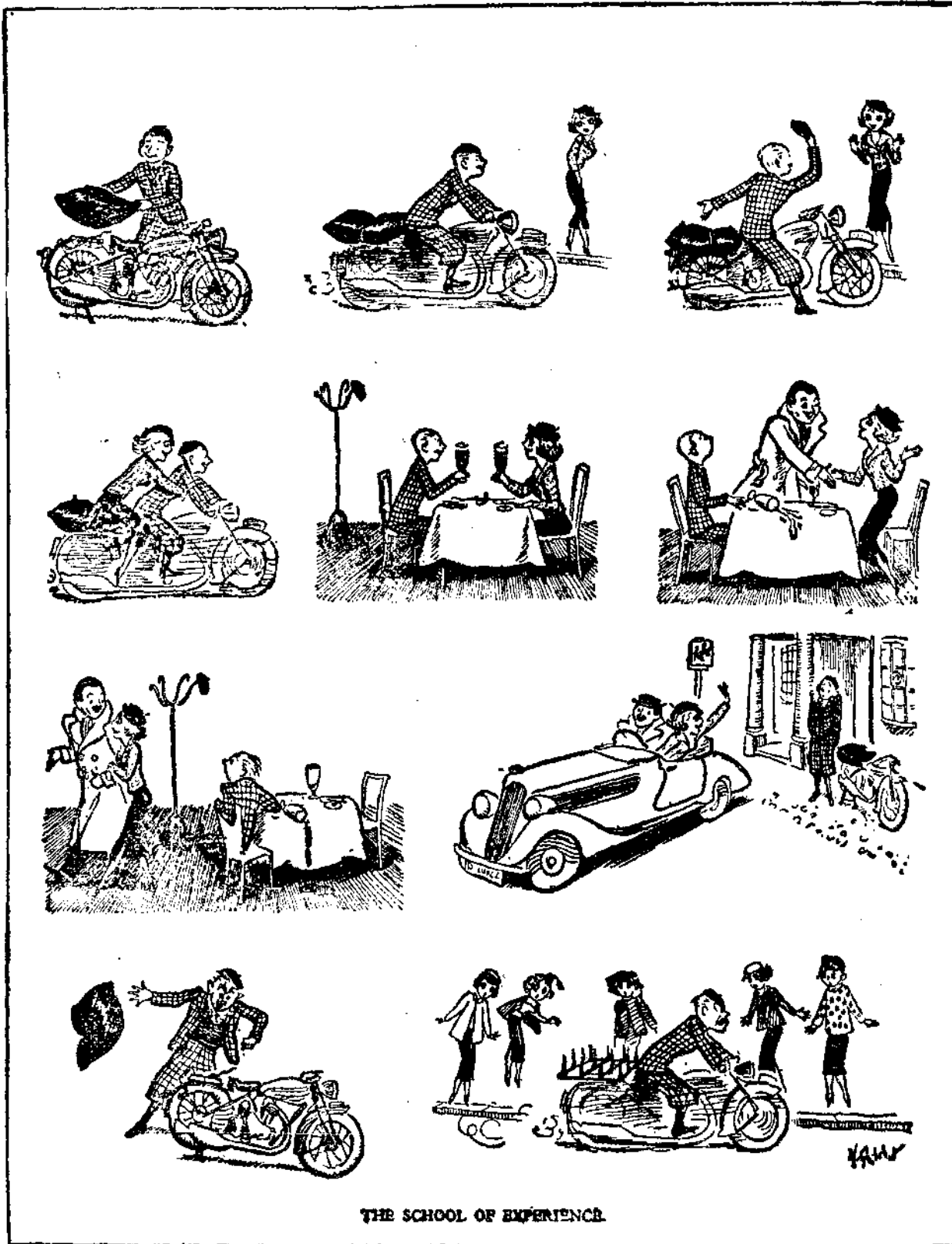
婚姻使女人更有發展個性的機會。她把家庭組織起來，主持家政，看顧勞碌中的男人，鼓勵他，與他同嘗甘苦。男人有時絕對需要別人的崇拜，他們的勇氣和自信力，有時絕對需要老婆的激勵。美國的女人在這幾方面，還須作更大的發展。她們應該把「烹飪藝術」復興起來；她們應該學習理財的技術，學習保護日常用品的方法。因爲今日的美國女人，只曉得把無線電機拿去修理，而不知道釜鍋也可以修補。

男人有他們的事業，大抵因爲他們的老婆也把婚姻當做一種事業。爲生活奔波忙碌的人，需要一個老婆，替他料理家事，在一天工作完畢，帶着倦容回家時，歡迎他，安慰他。世間沒有一樣東西，可以代替那個視婚姻爲職業的女人。現在確也有些女人把婚姻生活和職業生活合併起來，得到很好的成績；可是這需要非常的能力，氣量，和熱誠，不是一般女人所辦得到的。

所以，我要叫那些想「在社會上幹點事情」的女人當心一點！她在創造「自己獨立的生活」時，也許會失掉女性建設家庭，做丈夫賢內助的特權呢。

經驗的教訓

轉載幽默家





如果你想結婚，而對你的健康發生疑慮，坦然去找醫生吧。他也許會使你的婚姻更爲成功，更爲美滿，更爲幸福。

未婚男女須知 凌霜

——節譯自英國優生學社誌。原文摘錄自倫敦優生學會所出版的小冊。——

當你想結婚的時候，如果你是個有相當遠大眼光的人，你也許會感到此舉責任的重大。你將用莊重的態度，答應跟另一個人結合，甘苦同嘗，做終身的伴侶。

你和那個人大約會生孩子，去遺傳你們倆的身體上和精神上的特質。你要這些孩子健康快樂吧，你要他們得到最好的家庭環境和最好的教育吧。而且，你對和你結婚的人，也負着責任。如果你是男子，你大約須供養你的妻子，由青年一直到老年吧；如果你是女子，你須替你的丈夫建造一個家庭，與他同嘗成功失敗快樂痛苦的滋味。

你會和每個有理性的人一樣，希望你的婚姻成功美滿。如果你想生孩子的話，你一定要他們得到良好的遺傳，身心健康，你一定想知道你和你未來的伴侶都是健康的人。

你也許有一些祕密的憂慮，不願告人，或者最不希望給父母曉得。你也許掛慮到一些小毛病，甚願獲得相當的治療或忠告；你也許掛慮到身上一些毛病會留下有害的影響；你也許掛慮到家庭的一些疾病或缺陷，疑心它們有遺傳性——而事實上或者竟是有遺傳性的。

如果家族遺傳病的徵候十分明顯，那麼你也許不敢斷定你是否宜於組織家庭；你也許會想到婚姻的肉體方面，終日覺得不安。

如果你是年輕的女子，你也許會漠然對性交感到恐懼，因為你不完全了解這種行爲，或有點厭惡它，或聽人家說會痛；你也許爲了某種原因，怕生孩子。

如果你是年輕的男子，你也許掛慮到你是否會作正常的性交，你也許掛慮到從前的習慣和疾病，是否會影響你的性生活。

如果你有個兒子或女兒將要結婚，你一定希望你的媳婦或女婿身心健康，沒有會傳染或遺傳的疾病。爲了消除這些恐懼起見，爲了獲得最有利益的忠告起見，你在結婚之前，應該去找醫生，請他作一番詳細的檢驗。

關於婚前健康檢驗，這種手續必須出於本人的絕對自願。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你也許曾在報上讀到一些新聞，說有些國家強迫人民受這種檢驗；結果證明身心健康，方有結婚的資格。例如，法國和土耳其便有這種情形。

但是優生學會認爲婚前健康檢驗的強迫制度，在今日實行起來是不智的，因爲那些不願受醫生檢驗的人，很容易掩蔽或更改重要的事實。

上頭已經說過，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醫生的檢驗是必要的。醫生必須檢驗受驗者的身體，同時由他得到一篇關於過去患病就醫的詳細而準確的報告，方能有適當的印象，以爲判斷的根據。

例如，受驗者的家庭，是否曾有一些遺傳的疾病，或他自身是否有變態的徵候，會影響到將來的婚姻生活：這一類的問題，是很重要的。如果國家強迫結婚的男女交換『健康證書』，那麼那些很想結婚的人——無論是由於愛情或其他較無價值的動機——便常常會把一些事實掩蔽起來，以免給醫生不好的印象。

例如，一個人也許會不承認染過花柳病，因爲他覺得這是值得慚愧的，不名譽的。這麼一來，醫生雖作一番最詳細的檢驗，也有發生重大錯誤的可能。在另一方面，如果檢驗的手續出於自願，那麼受驗者對醫生便有信任之心，這種事情便不至掩蔽起來，而醫生便也知道怎樣作必要的處置了。

如果你要作婚前檢驗，你應當先去找醫生（如果你是女子的話，你可以找女醫生），把你的目的說明給他聽。你的醫生過去也許已有健康檢驗的經驗，知道應當問甚麼話，做甚麼手續。或許他過去沒有這種經驗；這你是不能怪他的，因爲現在要求婚前健康檢驗的人並不很多。

醫生在發表意見之前，大概會作其他的檢驗或調查。他也許會要檢驗你的血液，看看是否全無缺點；他也許會要你的胸部照一次愛克思光。他向你得到必要的材料之後，對一些不大顯著之點，也許須去徵求專門醫

生的意見。

這也許是關於你身上某種疾病的徵候，或關於你家族某種有遺傳性的疾病；他為鄭重起見，覺得應當得到第二個醫生的意見，以為參考。他也許會請你去查考你的族譜，或你未婚妻或未婚夫的族譜，以斷定某種疾病是否存在，是否會影響你的子孫。

所以，如果你想結婚，而對你的健康發生疑慮，坦然去找醫生吧。他大概會給你許多有益的幫助，使你的心中如釋重負。他或者也會給你一些醫學上的忠告，使你的婚姻更為成功，更為美滿，更為幸福。

教育與人生

——山

追求實際的智識與不相識的人碰頭。觀察他們的性情和環境。適應他們，使他們歡喜，使他們發怒，研究他們這比甚麼大學教育都好。你在奔跑人生的大道時，一定會到處遇見意外的事情。如果你毅然冒險前進，不怕危難，你對意外的事情就會覺得不足為奇。於是意外的事情露了真面目——變成必然的事情。你的態度是柔弱的，現實的，寬容的，倔強的，同情的——隨時可以應付各種不同的環境。——Amel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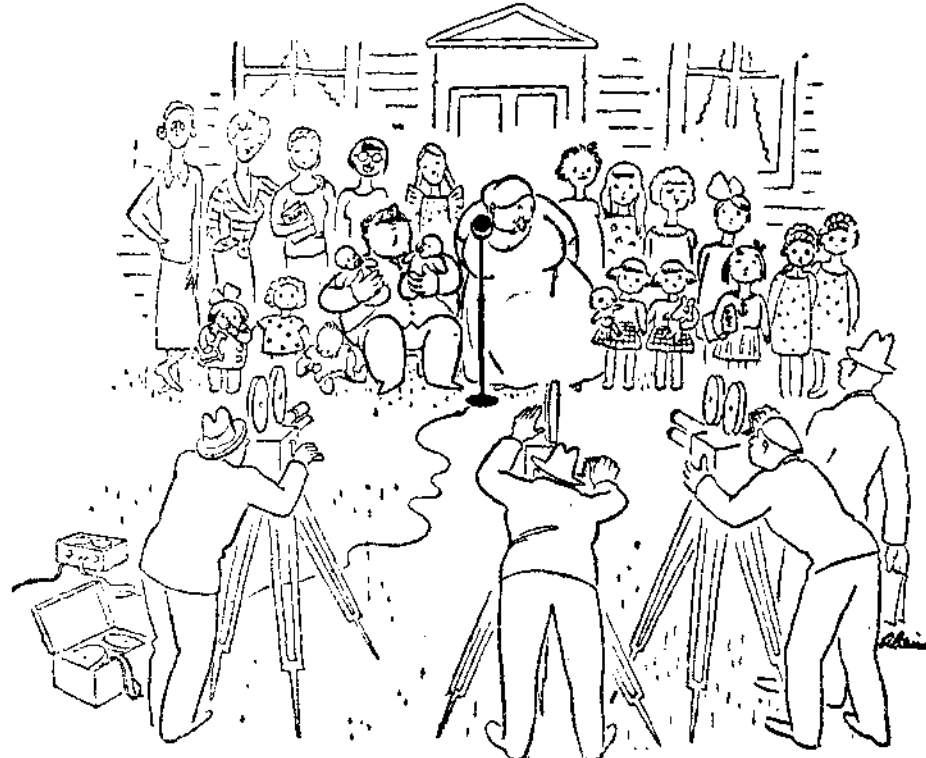
Barhart 在美國雜誌裏所說的幾句話。

獎勵生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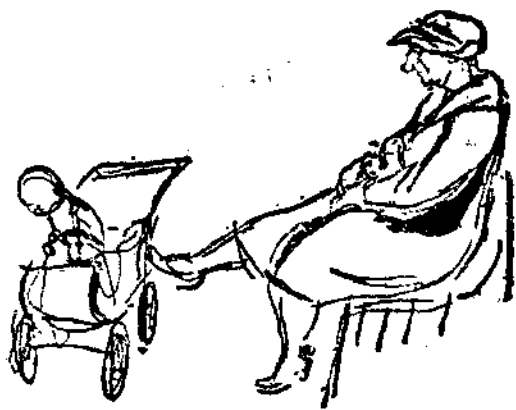
轉載紐約客



“墨索里尼給我們一封獎勵信呢。”



“我沒有話可說。”



她那種奮鬥到底的精神是溢於眉宇的。我知道她是一個聖女貞德般的女人，永遠給一些內心的衝動在驅使着。

節育專家山額夫人

黃嘉德

——Genevieve Parkhurst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九月號《北美評論》——

一個女人在紐約一間簡陋的小房子裏暈厥了。她的丈夫發見她躺在地板上，給他們五個小孩圍繞着。她看見丈夫的收入不夠家用，不願再生孩子，因此用殘傷自己身體的方法，要把胎兒打下。

在生死界上徘徊了三個星期之後，塞克士太太復元了。當看護要走時，她說：「如果我再有孩子，我便完結。你不想辦法救救我嗎？」看護把話轉告醫生，醫生只乾笑着說：「叫她的丈夫到屋頂去睡吧。」

六個月後，塞克士又差人來請看護了。這一次，塞克士太太花了五塊錢，跑去找一識之無的打胎醫生，當晚一命嗚呼哀哉。

看護回家時，已是上午三點鐘。她凝望着遙遠的房屋，整個悲慘的故事在她的腦海裏電影似地表演着。受苦的不僅是塞克士太太一個人啊，千千萬萬和她一樣困窮的女人，一生消耗在無間斷的生育裏，直到為生育

而死，或未老先衰，病魔纏身，才算了局。至於那些可憐的嬰孩呢，發育不全，精神虛弱，到世上來沒有人歡迎。

晨曦來臨的時候，看護立下莫大的決心。她決定不再做看護了，她決定和那些因循苟且，得過且過，不圖改革的醫生絕緣了。她要把普天下的婦女救出苦海。『我一定要人家聽見我的話，』她自言自語地說，『我一定要人家聽見我的話。』

這看護便是瑪格勒·山額(Margaret Sanger)時間是在一九一三年。

當時節制生育是個違禁的名詞。可是今日美國已經有二百三十五個合法的節制生育診所了。

節制生育運動日有進展，其目標也日益擴大起來。山額夫人在發軔的時候，唯一的目的是在救濟窮人。現在節制生育的目的却不僅以此為限。孩子出世時，有受人歡迎的權利；結婚的男女，有權決定要生幾個孩子；做母親的有權決定要在甚麼時候生孩子；這些都是節制生育範圍內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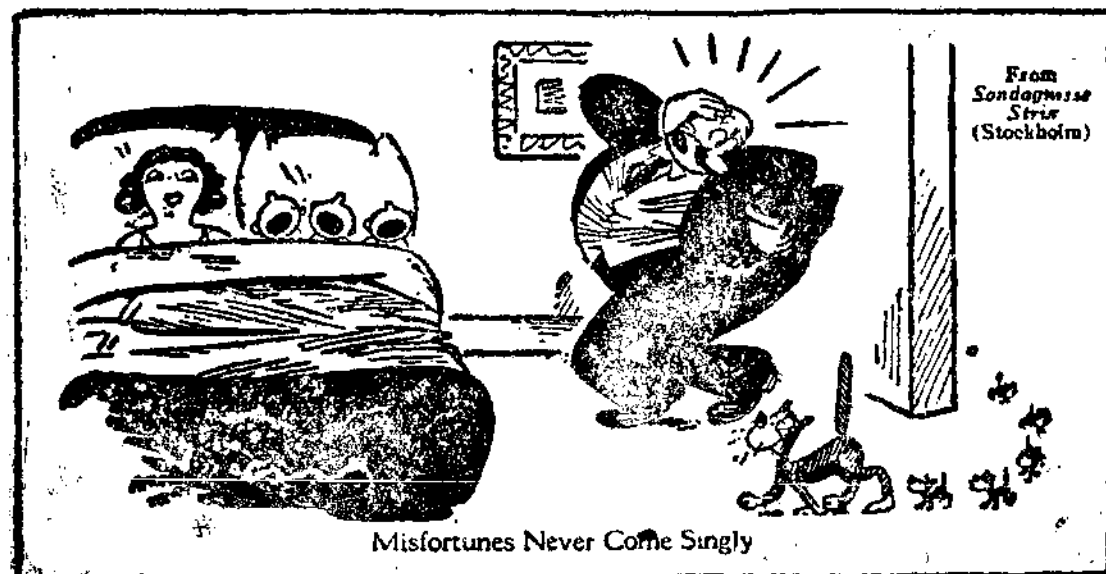
她最近說，『「節制生育」一詞，不是僅指家庭人數的限制而已。這名詞包括那些要孩子而不能生育的結婚男女的問題。現在我們的節制生育診所，還沒有醫治不孕症的設備，可是我們可以介紹一些對此問題有專門研究的醫生。』

在一九一六年，當我被派到舊金山去訪問山額夫人時，我在路上暗想：她不知道是一個甚麼樣的人。她在紐約被拘捕，逃亡到歐洲去，在萬人譏笑聲中，到舊大陸各地去旅行，因此她的名字在報章上大出風頭。當我敲着她的房門時，一個低下而曼妙的聲音叫我進去。一個三十多歲的柔弱女人坐在床上。她那蒼白的臉孔和嘴

層，閒散態度和抑揚合度的聲音，絕不和我想像中的女英雄相稱。可是她那種奮鬥到底的精神是溢於眉宇的。我知道她是一個聖女貞德般的女人，永遠給一些內心的衝動在驅使着。

山額夫人生於紐約康甯（Corning），姓赫金斯（Higgins），名瑪格勒，在十一個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赫金斯一家相親相愛，充滿着和平空氣，可是沒有快樂幸福可言。溫雅柔順，足智多謀的母親，想盡方法維持家庭的生活。食物常常是不夠分配的。孩子一個個出世了，家庭經濟日見拮据；臨盆的時候，赫金斯先生只好權充產婆。赫金斯先生是個石匠，收入不多。他的老婆任勞任怨，努力節儉，洗滌縫補以及其他種種家庭任務，都由她親自處理。她的身體本已孱弱不堪，加以不斷生男育女，耗損過甚，到四十八歲就死了。赫金斯先生倒活到八十歲。

瑪格勒從小就有很堅強的意志。她父親告訴她說：恐懼和懦怯都是惡魔的工具，都是要不得的心理。這孩子聽見父親的教訓之後，便鼓起勇氣來，在黑暗中獨自走到樓上，或走進地窖，不必吹



行 單 不 禍

口啃去壯胆子；不但如此，她還敢從從容容地由倉庫跳到乾草堆上去呢。

她未上十六歲時，就預備到康奈爾大學去讀醫科。不幸她母親在這時候逝世，她只好把主持家務的重責，一身擔負起來。她不久便知道康奈爾的計劃，沒有實現的希望。她在沒有辦法之中，不得不轉求其次，終於選擇看護的職業。

她專門研究產科，不久就有一種覺悟：她覺得那些在相當間隔期內有孩子的女人，比那些孩子相繼而生的女人，真是幸福多多了。她當時完全沒有避妊的智識，可是她知道那種可悲的現象，必需加以補救。

在她還未想出相當的辦法時，她碰到一個名叫威廉·山額的藝術家，跟他結婚，不上一年，已經快要做母親了。有一天醫生發見她患初期肺病，叫她到阿得倫達克山（The Adirondacks）去長期休養。在第一個孩子出世數月之後，她的病況還沒有進步。一天晚上，她聽到看護向人家說，她的病已經沒有復元的希望。天亮的時候，她座在床上，再三對自己說，「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過了一個鐘頭之後，說已經和看護逃出屋外，乘馬車到薩刺拓加（Saratoga），趁快車往紐約了。

此後六年，便是山額夫人和死神決鬥的時期。當她的健康漸復原狀時，她的心境又不甯靜起來了。長期的疾病，弄得她債務纏身，她決定再繼續看護的職業。

在貧民區裏工作的醫生，常常請山額夫人去幫忙。在這種地方，定價便宜的打胎醫生，生意很好。有孕的女人，如果不是請醫生打胎，便是糊裏糊塗用種種的方法或器具，使胎兒流產。那些沒有因苦楚致死的女人，整天

在恐懼和痛苦中苟延殘喘，身心不宜於再生孩子，但沒有辦法禁止孩子的光臨。他們都有同一的疑問：『我有什么方法不生孩子呢？』塞克士太太的慘死，是令人不能遺忘的殷鑒。

在一九一三年，山額

夫人費了半年工天，專心去搜集關於避孕的智識。醫生都不願把他們的秘密公開出來，所以她只得到法國去，由有相當名望和地位的醫生，得到所需的智識。

她覺得第二步應當

取得社會人士的援助。醫

之後，郵局不准遞寄。什誌裏並沒有關於避孕的智識，所以她便寫信給郵務長，問他到底在那一點違法。她接到的復音又是一紙禁止郵遞的通告。她決心要和不合理的法律鬥爭一番，於是就把什誌繼續辦下去。

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她被當局提起公訴，翌日便須上法庭受審。她要求當局寬限數日，以作辯護的準備，可



『喂，是節制生育同盟會嗎？請山額夫人聽電話。』

生們說，節制生育是違法的行爲。婦女團體聽見節制生育，大爲震駭。婦女運動家聽見節制生育，不是覺得好氣，就是覺得好笑。山額夫人拿出她僅有的一點錢，去創辦一個什誌，定名婦女叛徒（“The Woman Rebel”），自任編輯兼經理。第一期出版

是當局嚴詞拒絕了。

當晚，山額夫人把全部的情形考慮一番。她看見法庭對她抱着敵視的態度，知道她一定會受嚴厲的處罰。她不是怕入監獄，可是長期的監禁會阻礙她的計劃。在輿論尚未喚醒之前，如果她有方法暫避一下，法庭的偏見也許可以減少些。於是她寫信給法官，說她不願出庭，當晚未帶護照，趁午夜火車到坎拿大蒙特利奧 (Montreal) 去，轉乘輪船赴英。

這時歐戰爆發剛兩個月，沒有護照的外人不准在英國上岸。她向兩個較高當局請求入境，（她至今不把這兩人的姓名說出來，）幸得允許。

科學家露理斯自告奮勇，做她的顧問。她費了多月的工夫，在歐洲研究節育運動。她發見一種驚人的事實：荷蘭有許多得政府資助的節制生育診所，在民間散播避孕智識，結果產母和嬰兒的死亡率不斷下降，變成世界文明國死亡率最低的國家。她知道死亡率在美國最高。她跑到海牙，參加公共衛生訓練班，學到十五種專門避孕法。

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她接到一個消息，知道她的丈夫中了康士篤克 (Anthony Comstock) 的詭計，拿她一本宣傳小冊給康士篤克派來的偵探，結果被法庭判罪。山額夫人馬上把自己的行踪通知美國聯邦地方辯護律師，乘船返美。

美國的情形已經改變了。社會上有名望的士女已經很關心她的工作和使命，許多大報現在都是她的同

盟者了。許多人上書給威爾遜總統，抗議政府對山額夫人的迫害舉動，其中有一封信是由十二位國際著名科學家 and 著作家簽名的。山額夫人抵美後四日，她的丈夫出獄了；後來當她須上庭受審時，當局把案件撤消了。

她覺得直接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美國節制生育聯盟會正式成立，由山額夫人擔任會長之職，她到全國各地去旅行，宣傳她的主義。她在許多地方嘗了閉門羹；團體和政治家攻擊她；她在波特蘭(Portland)時甚至被捕入獄。可是當她回到紐約的時候，她到過的城市，幾乎都已經有節制生育聯盟會的組織。

接着她得到她的姊妹和一個朋友的幫助，在紐約布魯克林區(Brooklyn)開設第一個節制生育診所。這個診所不在上一月的短期間，已經幫助了四百八十個女人。不久，她的姊妹以傳播避孕智識被控，她的朋友以出賣猥褻書籍被控，山額夫人以妨害公共治安被控，依法都須入獄。

山額夫人獲得保釋之後，又把診所開設起來，結果再度被捕。在她上庭受審那天，法庭上擁擠不堪，有衣飾華麗的上等女人，也有攜帶孩子嬰兒的貧民區女人。她對法庭所提的控告，不作辯護的話，可是在宣判之前，法官對她說：「如果你答應從今以後尊重法律，法庭對你可從寬發落。」她答道：「在上訴之前，我可以答應暫時停止工作。另外我不能作其他諾言。」結果被判徒刑三十天。

她在被監禁期間，體重減少十二磅，癆病復發。然而，在她出獄那天，她表現一種最驚人的體力。依當局的命令，她在出獄之前，須打手印。兩個壯健的獄吏，使盡氣力，費了兩個鐘頭的工夫，還沒有方法強她把手印打在紙上。當她覺得快要暈過去時，總部已經下令釋放她，無須打手印了。

在一九一八年，美國上訴院的判決正合她的願望。上訴院雖則決定維持下級法庭的原判，可是同時也宣告說，法律範圍甚廣，對那些供給結婚男女適當治病或防病智識的醫生，應加保護。法庭根據韋氏大字典把「病疾」一詞解釋為：「身體狀態或其器官狀態的一種改變，足以阻礙或擾亂生活機能的運行者……」依這種意義說來，節制生育診所，在某種限度內，有開設的可能。

法律方面的戒懼消滅了，社會上有相當地位和名望的醫生，都願意和山額夫人合作了。重要的婦女團體和大學教授，都在贊助節育運動。教會通過擁護的議案。美國各州幾乎都請山額夫人前去演講。

節育運動風起雲湧，山額夫人的工作日益成功了。她在百忙中也答應外國的請求，抽空到處去演講。軍國主義政府統治下的國家，以獎勵生育為重要政策，自然是不歡迎節育運動的。要入這種國家的境域，的確需要相當的高妙策略。山額夫人於一九二二年到日本去；這是她走入禁地的第一次。駐舊金山的日本領事，拒絕簽發護照給她。她沒有別的法子，只得領一張到中國去的護照。她在船上碰到兩個重要的日本編輯。他們對她的工作，極感興趣，馬上安排一個適當的機會，使她和歸國途中的華盛頓和平會議日本代表團見面。她把整個節育運動說明給他們聽。結果由一個日本代表，打一封無線電報到國內，請准山額夫人入境。在她逗留日本的期間，她的工作成為報紙上最重要的新聞資料。今日日本各大城都有節制生育的機關，可以自由供給避孕智識。

她在一九三三年決定到意大利去。她知道意大利當局一定不許她入境，於是便在護照上改名為斯里夫人。她到意大利一個小鄉村居住，接見那些和她通過信的女人和貴族的婦女。千萬節育運動的小冊，在人烟稠密的

工業區秘密傳佈着。過了一星期，墨索里尼頒發一個措詞嚴厲的宣言，反對節制生育。在山額夫人來意之前，勞工婦女大眾和農夫，都不曾聽見節制生育的福音。他們知道這種運動與他們的幸福很有關係，大家推行，不遺餘力。一年之後，意大利的生產率，達到空前的低度。

過了不久，山額夫人到印度去宣傳，在九星期中旅行一萬英里。結果全印成立了五十個節制生育診所，節育運動日益普及。

在美國，節制生育診所不斷地在擴充活動的範圍。有相當經濟能力的女人，都照章納費。失業或貧窮的女人，則可以得到無代價的醫藥幫助。紐約的節育診所研究局，曾在過去十年間，把五萬五千婦女救出不健康生育的苦海。自從一九三〇年以後，該局每月平均診治五百個以上的新病人。在請求幫助的婦女中，百分之二十八是天主教徒。

山額夫人現在還不斷地受到一部分人的攻擊，可是她一點也不灰心。美國國會正在討論一個法案，內容係准許醫生，醫院，與診所，由郵遞寄避孕智識和用具。她希望這個法案有通過的一天。她覺得世間沒有一個開明的社會，能夠容許無限制生殖的現象，使大眾因為貧窮而失掉人類應有的教育機會和幸福生活。

本刊下期新貢獻：

抵美印象(遊美新作)……林語堂著
我的幾個房東(倫敦回憶)……老舍作



昨晚野狼不會吞噬我，今朝兀鷹却要把我當早餐了。

暴風雨夜飛行遇險記 洪 鵠

——美國航空郵務處飛機師 Fred Kelly 原著。節譯一九三五年

六月柏林亞蘭營士雜誌——

一架飛機在山中失事，往往報上祇登了幾行新聞，事情便完了，因為死人不會把失事情形告訴你的。

我的飛機在山中失事，機身燒成灰燼；我叫一隊草原餓狼和一羣兀鷹失望而去；我在曠野中挨餓，死裏逢生；我的折頸由手術巧妙的外科醫生補好。我恐怕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了。

從頭說，我十七歲起便開始飛行。在歐戰期間，我在空軍中服務，從一九二六年到現在，我在美國洛杉磯與鹽湖城間的航郵部服務。我飛行的時間，超過一萬小時，我飛過曠野高山峻嶺一千次。我的飛行路線，素來是被認為全美國最危險的。我雖然隨便甚麼時候，在各種氣候之下都飛行，可是除了這次撞着山頭之外，從來沒有甚麼意外發生。

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我照常早晨七點半，從洛杉磯機場起飛。因為是星期日，所以我的郵袋來得特別輕，祇有三百磅左右，因為當日氣候報告不利於飛行，所以我對於減輕郵件，十分歡迎。起飛時一切都順利，幾分鐘後，我已經翱翔於一萬三千呎的高空，在南加利福尼亞俯瞰賽拉馬特山的雪峯了。在九點四十分的時候，我毫無困難地抵達奈省的拉斯麥牙士地方了。

工人在添油和查驗機件的時候，我在研究氣候報告。天氣真壞透了：暴風大雨，下雪，冰雹——都是飛機師所應避去的。

我禁不住想起在這路線上跌死的機師了。氣候雖是壞極，可是飛總要飛的。航空郵務的第一誠條是：「有信件必得飛！」而且我們也慣於在普通飛行家所不敢飛的氣候下飛行。

我一從拉斯麥牙士起飛，就不得不承認氣象家的預測是對的。夜是漆黑的，我彷彿是在大海中漂蕩着。雜着大冰雹的雨化成雪了。四面茫然，莫辨西東。我飛到一萬五千呎高，作盲目飛行，聽天由命。

在茫茫中盲目亂衝亂撞了半小時後，我覺得不能如此飛行下去了。這時機翼蓋着厚層的冰，飛機因為重量驟增而慢慢地飛低了。我雖然拚命要飛高，可是高度表却指着五千兩百五十呎，當時我是在雙倍高的亂山中橫衝直撞啦。

我急起來了。我覺得似乎沉下深淵，就運用各種技巧來閃避幻想的山頭。接着雪化成雨，機翼上幾百磅的冰都融化了。我扭亮那盞着陸時所用的燈，向下一看，我的心幾乎停止跳動：我的飛機是在一個丘陵上不到一

百呎飛行着。我立刻把燈關了，向上高飛，像一隻聞到火藥氣的野鴨一樣。

我上昇到一萬兩千呎，可是天又下起雪來了，不一會機翼上又載滿一大堆冰。飛機又下降了，我再度在黑暗中飛行，大雨傾瀉如流。

我突然聽見戛然一響，和着金屬物破裂聲，氣管破裂聲，以及一停一發的爆炸聲。接着我被拋出機外，在回復知覺之前，我跌在山坡上了。

我不知我失落知覺多久，不過在我想來，大概祇不過幾分鐘。我記得我當時做夢似的，幻想我的四週都是大火。我覺得身上發劇痛，本能地勉強站起來，我才曉得發生了甚麼事。

離我不到一百呎處，有一堆燃燒着的殘機，那便是我的飛機了。因為有一百三十加侖的機油，所以火光熊熊。我的眼睛被火光照射得看不清，可是却看見燃燒中的發動機，脫離其他機件，滾下山去。火焰從黃色燒成白色，在這白色的火焰中，青青紅紅的火舌，向天直射。鎂箱與信號筒的爆炸，發出辟拍的爆竹聲。接着砰然幾響，我曉得我所帶的一些子彈都爆炸了。我躲在山後避難。

看見飛機焚燬的情狀，叫我魂不附體，可是現在我曉得受傷多重了。我右臂動也不能動，我似乎不能支配肌肉的動作了。我起先以為我右臂斷了，可是詳細研究以後，我才曉得並沒有斷。我把頭或肩稍微動一動，頸上便痛得要命，我聽見上椎骨骨頭走動的聲音，我曉得我頸子斷了，右臂的癱瘓是由神經中樞受傷而起的。「開利啊，」我對自己說，「你完了。你需要的是牧師而不是醫生！」

我靜臥約一小時，在這一小時中，我的飛機已經化成一小堆熾熱的灰燼。當我曉得有一羣野狼在窺伺我時，我完全醒了。這些膽小的野獸四面包圍我，在大風中咆哮着，把發現一個垂死的人的消息傳播出去。

在黑暗中我看不出，可是從那些聲音推測起來，那羣狼一定是很大的一羣。我得想些辦法才好。我雖受着痛楚，可是却拚命站起來。我把袋裏一張張紙都搜出來，加上幾根乾枝，點起火來。這些野狼看見火光，向後略退，可是繼續咆哮着，直到清晨它們才退回洞裏去。

黎明時雨停了。我匍匐着向山上爬幾百呎，吃足苦頭。我覺得好像每根骨頭每個骨節都患牙痛似的。我的右臂似乎是死了似地掛着，我覺得我的頭似乎已脫離身體。

我向四周一看，越看越相信我需要牧師了：四面闕無人跡，祇有雪峯，懸崖，死火山口，我又手無寸鐵，沒有一片麵包或一點水。

從飛機的灰燼看來，我曉得是飛機的右翼碰上山頭。我要是飛高十呎，我永不會碰在山上。我要是飛低十呎，恐怕連一根骨頭也沒有了。在這求人不應呼天無門的情狀中，我真想咀咒我的幸運，既叫我活着，又叫我無路可走。

在那些短促的片刻中，一定有千思百慮閃過我那疲憊的腦經。接着我聽見飛機的嗡嗡聲了。不一會，我看見有架飛機衝過空中，在我山上約一千呎高。我拚命揮手巾，可是機師沒看見我。我跌倒地上，小心支撐折斷的頸骨，飛機很快地消失在山後了。

大約半小時後，又有一架飛機從相反的方向飛來，機師又沒看見我的信號。

這時太陽已經出來，我身上穿着笨重的飛行衣，覺得怪不舒服，我勉力把那些衣裳脫掉，散放在石頭上。我看見跳躍傘，便想出一種辦法來：我用膝頭把它壓着，解開結子，把厚絲布一碼碼從傘上解下，四散地上。我用小刀把麻繩割斷，把絲布割成一片片的狹長條，算是繃帶，紮在頸上，用別針結緊。這繃帶雖很粗陋，可是它減輕斷脊的壓力，叫我能夠比較自由地走動。

我計算這地方離太平洋線鐵路約有十二哩。我心裏想，假如我能走到鐵路線，我就沒危險了。不過同時我曉得這是毫無希望的事。可是我這時沒有旁的法子想，不試試看便祇好坐以待斃，於是我就向西方向匍匐前進，雖然我本能地覺得這方向是錯誤的。我這時嘴又乾，人又發熱。我跌倒了，在地上臥了幾分鐘，真是天不絕人之路，因為我看見地洞中有點雨水，大約是昨晚雨後留下的。我熱切地喝了幾口，並用以敷額，於是腦經清楚起來了。這時我曉得走錯方向，立刻向後轉。

在中午時，我走到我的目的地，一個高陵上了，我從那裏可以四方矚望。可是我這時已經一步也走不動了。我臥在一堆石頭上，頭上枕着那捲絲布，我突然看見一羣兀鷹在我頭上盤旋。不知從甚麼地方來的。它們的存心是不言而喻的。昨晚野狼不會吞噬我，今朝兀鷹却要把我當早餐吃了。

我靜臥在那裏，希望死亡可以解脫我的痛苦時，不知是失了知覺還是入睡了。我醒時，雨水在打着我的臉，同時我也聽到馬達聲。我向天上四面一看，看不出甚麼東西，於是我想這聲音也許是從山下來的：不是飛機而

是汽車啦！我用盡最後的氣力，爬到陵邊，我祇記得我從山坡上滾了下去。離陵下約一哩的地方，有一個狹長曲折的峽谷，我希望在那裏可以發現一些人跡。這裏路真是我一生所走最長最難行的一哩路，可是我終於走到了，我在那里看到汽車輪的痕跡，真是喜出望外。

我不曉得我怎樣走到那裏，我所記得的祇是跋涉過泥漿，匍匐爬行，跌倒又爬起來。我一定是跌在仙人掌上，因為我回洛杉磯時，他們在我身上拔除草刺，費了不少氣力。

我仰臥着，張開眼時，看見一個頗長的男人和一個婦人的和善面孔在向我看着。「老天爺，白雷，」我聽見那男人說，「他一定是開利，那迷失的機師。」

他們是聖台俄地方的威爾伯先生與夫人。他們把我放在汽車上，載我到聖喬治地方，打破一切速度紀錄。那地方沒有醫院，也沒有愛克司光專家，所以他們把我送到一間旅館裏去，把聖喬治的惟一醫生請來，醫生替我打安眠針叫我睡。那天真是上天保佑，我的同事朗勃勒剛巧在聖喬治降落加油。四小時後，一輛救急車把我從洛杉磯機場送到撒馬利亞人醫院去。

幾年前，一個頸骨折斷的人是毫無希望的。可是外科醫術的進步，是與航空一樣猛晉的。不久，我頸上包着一條硬領出院了，這領子把我頭部的重量均分在肩、頸、與胸上。我右臂的癱瘓逐漸消失了。八個月後，我又帶着郵袋翱翔空際了。



這的確是自然界一個最莊嚴雄偉，最驚心動魄的
奇觀。

火 山 旅 行 許 以 牧

——Arpad Kirner 原著。節譯自E.黎Miroir du Monde——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火山是一種可怕的东西，尖峯噴吐着濃煙，蒸汽，灰燼，石頭，鎔岩的熱流沿山邊直衝下來，把死亡，毀壞，悲哀，失望，帶到人間。

在科學家的心目中，火山多少也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啞謎；在過去的時代，雖則有無數的地質學家，物理學家和自然學家，在努力研究這種天然現象的神祕性，可是我們到今日，對火山還找不到一個正確的科學界說。火山依然是自然界一個最奇怪，最驚心動魄，最可怖的現象。

依最流行的理論，地球的外殼雖則已很堅硬，其核心還在不斷地燃燒着。活火山便是這個地心大火爐的煙突。第二派的理論，則以為地心的火焰已經熄滅，可是地心時常發生緊縮現象，結果弄得地層互相摩擦，衝擊，以至破裂，崩潰。這種動作產生極高的熱度，最後造成火山的現象。

此外還有許多不同的理論，可是大都是想像的假設，沒有充分的理由，因為人類沒有方法可以跑到地球的核心去實地考察，所以無從知道其真相。

然而，到火山口去探險，在相當範圍內是辦得到的。科學家永遠想要探知自然界最偉大的祕密，所以很希望有方法可以走進火山的大裂口，在煙霧迷漫中去觀察火焰熱流所造成的人間地獄，去觀察鎔岩爆炸，沸騰，噴吐的神祕現象。

火山探險的夢想，已經在我腦際縈繞了多年，可是我鼓不起嘗試的勇氣，因為我知道那些畢生專門研究火山現象的科學家，還沒有一個敢到活火山的裂口裏去冒大險。後來我漸漸覺得：如果我有充足週密的準備，同時有相當的毅力，勇氣，和身體上的抵抗力，這種嘗試一定不至於完全失敗。經過了長期間的考慮之後，我心一橫，決定冒險去嘗試一下。

我的目的地是士突郎保利火山 (The volcano of Stromboli) 士突郎保利是地中海中一個小島，整個島嶼就是一座火山，沿海四週連沙灘都沒有。這座火山是歐洲唯一活動不息的火山；我知道我無論何時進火山口，都有機會看到各種奇怪的天然現象。我事前已經把這座火山詳細研究過。我曾到火山各處的斜坡實地觀察一番，有一次並且冒險走到裂口的邊緣去。我知道這座火山尖峯的樣式，年年發生變化。

這次探險所準備的用具，都經過長時間的選擇研究。用具如下：石綿衣服一套；耐火手套及皮靴各一雙，銅頭盔一頂，以防飛墮的灰石；石綿長索一條，裝滿養氣的呼吸器一具；此外還有許多附帶的應用物。這些東西都放在近我入火山口的地方。

同行者除我幾個朋友外，還有一些精選的土人，都是該島最強壯有力的勇士。全班人馬抵達火山邊緣的

時候，他們開始在離裂口數尺的地方，選定一個土質十分堅硬的處所，把起重機豎起來，機上裝好石綿長索，長索的一端繫縛在我的身上，然後把我縋進火山口。

當我在火山口向下張望的時候，我更加明白我所遭遇的困難和危險。我知道我是否能夠安然重返人間，頗成問題。我覺得我的準備雖已極為週到慎重，可是或者還不夠應付當前的環境。我恐怕火山裂口的毒氣，也許會消滅我身體上全部的抵抗力。然而，在這種胡思亂想中，我還

是保持着冷清的頭腦，抱着非常從容，沉着，鎮靜的

段很特別的程途中，我心中的思想感覺，真是難於形容。我被懸在空中，四邊是奇形怪狀的懸崖峭壁，下面是深不可測的無底洞。我不知道正向着甚麼地方前進，也不知道要在何處停足。我在沿途看見許多可怖的裂口，赤紅的，暗黑的，金黃的，各種顏色的裂口都有，不斷地在發射毒氣。裂口的內部給濃煙掩住，看不清楚。



『喂，快跑開，我要拍照！』——紐約客

態度。

我向我的朋友和嚮導說聲再會，便開始入火山口。我事前和他們約定，以一種會發光的東西做信號，使他們知道我甚麼時候要出來。

他們把我縋到八百二十五尺深的地方；在這

過了一會，我的腳觸到堅硬的土地了。我雖穿著耐火的皮靴，可是我還覺到地上的奇熱。有些地方熱度高到二百十二度，而空氣中的熱度則在一百五十度左右。空氣充滿着「無水亞硫酸」味；我只好吸着呼吸器中的養氣。

我所停腳的地方是一個裂口的邊緣。我立刻移步走近裂口的中部，觀察火山口內部的形狀。那些裂口都像大陷阱的穴孔，或巨礮的腔口，直徑由十尺至三十五尺不等。這些裂口在一定的時間內，噴出大量的熔岩，其聲震耳欲聾。這些熔岩落下時，是向外四散的，並不是向內集中，因此我有機會可以走近裂口的邊緣，看進內部。

我看見一陣濃煙和多色的氣體，下面是一個白熱而沸騰的熔岩液體所造成的大湖。這大湖的平面，受着一種神祕力量的激動，突然慢慢地掀起波浪來，越掀越高，漸近裂口的上部。我知道那神祕的力量正要把熔岩的巨流向外噴射，便趕快逃到安全的地帶暫避。過了一會，我聽見一聲驚人的巨響。一大陣熔岩和熾熱的石塊（有些一定有一噸重）由裂口一直向空中噴射上去。這些東西有一部分墮回裂口，其餘的沿着火山的斜坡滾跳下海中去，發出吁吁聲來。這的確是自然界一個最莊嚴雄偉，最驚心動魄的奇觀。

我在火山口內逗留了三小時；在這似乎永無窮盡的三小時內，我沒有一刻喪失自制力，因此能夠避免一切隨時會發生的危險。我搜集了許多氣體和礦質的寶貴標本，測量熱度，並且拍了許多照片。我把兩眼充滿着永不磨滅的景象……

在我工作了三小時之後，我覺得氣力漸失，連忙發信號給我的朋友；他們立刻把我拉上去。

回途的痛苦真非筆墨所可形容，因為我身體上和精神上的抵抗力，差不多已經完全喪失。呼吸器中的養氣已經用完；我這時所呼吸的，乃是充滿着硫黃臭味的毒氣。

可是這重大的困難終於也克服了。我已經走出危險地帶，重新在蔚藍的晴空下呼吸新鮮的空氣。然而，我的身體已經受傷。我在精疲力竭之餘，又受毒氣的襲擊，呼吸系登時發生障礙，流血不止。

雖然如此，我倒非常沉着鎮靜。前幾天和前幾小時的神經緊張狀態，已經完全消滅。我覺得無限幸福，無限快活。我已經完成人類從來未曾完成的工作。我面着一些令人畏懼的危險，毫不退縮。我已經遊過人間的真地獄了。

超 寫 實 主 義 者

史 丁

有一次，某日本富有的貴族向一位素來相識的銅匠說：

「請你替我製一把劍的護手，上面雕一隻鶴飛過圓月的形狀。」

「很好，先生，」銅匠回答說。

過了好幾個月，那貴族又吩咐那銅匠來。

他說：「你可會替我雕那飛鶴

與圓月？」

「先生，還沒有。」

過了好幾年，那貴族又向銅匠說：

「你為甚麼沒把我所定製的

月夜飛鶴雕出來？」

「先生，」那位超寫實主義者說，「這幾年來，每當月明之夜，我總

出去看看月亮，可是我從來沒有機會看到白鶴飛過圓月的情景。」

那貴族與這忠實的寫實主義者表示同情，於是打消原意，那把劍的護手終於沒製成。

——紐約自然歷史雜誌



『我們過着幸福的生活，這就是和平。』

打 倒 和 平

金安人

本劇原著者 Ernst Toller 係德國名詩人，戲劇家，小說家，兼新聞記者。他是戰後德國文學界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因被國社黨驅逐出國，所以現在住在倫敦。近年他的劇本在英國，已經漸受一般人士的歡迎。本篇『打倒和平』是他一齣尚未出版的劇本的第一幕。原文刊載一九三五年三月八日巴黎『L』雜誌。——譯者註

本劇的時間是現代，地點在奧林帕斯山上（按

在第一幕中，聖法蘭西斯（按 Saint Francis

Mount Olympus 係希臘聖山，相傳係衆神聚居地

of Assisi 係十三世紀意大利宗教家，爲基督教法

譯者註）與丹格斯坦（Dunkelstein）

蘭西斯派之創立者）與拿破崙坐在壁爐前舒服的

安樂椅上。旁邊的無線電收音機，由一位女天使看着。

拿破崙：（請聖法蘭西斯吃捲煙和威士忌酒，可是聖法蘭西斯謝絕了）多難吃的晚餐！

聖法蘭西斯：親愛的拿破崙，我沒有判斷力。幾世紀以來我一直吃同樣的東西。一些天上的瑪拿（按 *Manna* 係往昔以色列人漂泊曠野中時，相傳上帝自天上降下之食物，日出即化鳥有。）和一些兒雨水。我所需要的如此而已。

天使：老爺，我們有個新廚子啦。

拿破崙：他定是從英國來的。萬能的上帝喜歡英國人，在我看來是一種神祕的事。（雷聲歷歷可聞。）

聖法蘭西斯：（指天）別那麼高聲！英國人是虔敬的人啦……

拿破崙：我太看不起他們了。他們曉得怎樣造成戰爭的。（向天使）小姐，北方無線電台播送什麼節

目？

天使：達爾文的演講，題目是『我在世時的錯誤。為甚麼人類不是猿猴的子孫。』

拿破崙：我已經聽三百次了。東方電台呢？

天使：氣候預測。中央無線電臺播送英國的唱詩班。

拿破崙：（向聖法蘭西斯）我們聽好嗎？

聖法蘭西斯：好極了。（歌聲歷歷可聞。）

他們慶祝天上永世上帝的榮耀；

聲音傳揚他的尊名；

大地高唱他的榮耀，海洋讚美他。

人啊，聽上帝的話吧！

聖法蘭西斯：我們過着幸福的生活。這就是和平。

拿破崙：正是。（靜默）你今天看報沒有？

聖法蘭西斯：我是從來不看報的。

天使：晚報上說法國國會要求內閣辭職。

拿破崙：這不是新聞。他們說我怎樣呢？

天使：報上沒有陛下的名字。

拿破崙：那自然，巴黎人總是忘恩負義的！

聖法蘭西斯：不要忘記你已經死一百多年了。

拿破崙：甚麼叫一百年呢？倫敦報紙說甚麼呢？

天使：大英帝國危急萬狀……印度足球隊初次

擊敗英國隊……

拿破崙：歷史替我復仇了。傲慢的英國人受到這

次失敗以後，再也不能恢復原狀了。這是我佔據印

度更不得了的事。德國報紙說甚麼呢？

天使：德國政府一心一意要和平，不希望別的。

拿破崙：看看經濟欄。德國的軍火股票怎樣了？

天使：股票漲了十分……

拿破崙：謝謝你，我祇想曉得這些。國際聯盟會在

幹甚麼呢？

天使：他們在日歷上加了一個假日……紀念和

平。這一天叫『和平紀念日』。

聖法蘭西斯：阿們。

拿破崙：那麼我們是在大戰前夜了。

聖法蘭西斯：喂，親愛的拿破崙，戰爭已經被咀咒

了。各國政府都已拒絕戰爭了。內閣各總長都發表了

和平演講。各國也簽訂了不侵犯條約了。

拿破崙：不侵犯條約的唯一目的，就是備戰。你還

相信人性本善啊。

聖法蘭西斯：當我在世上時，並不是一切人類都

好，真不是。他們說好聽話，可是做壞事。富戶稱讚窮人，

勢利者對於同胞的苦痛，視若無睹，充耳不聞，讚美孤

寂的生活。跟我同時代的人既沒有良心，也不知何謂

善良；他們都是撒但（按卽魔鬼王——譯者註）的

奴僕，他們毀滅靈魂。可是這是許多世紀前的事了。現今人心比較善良了，比較慈悲，比較文明。上帝降下可怕的災禍給他們，教他們以正道。你，我親愛的拿破崙，你也是一個全能上帝所差遣的使者啦。

拿破崙：我懂人類的天性。我不相信這種和平鬼話。

聖法蘭西斯：可是你不是在日記上說『最後的分析，思想是比劍更有力的』嗎？替你作傳的人，很注重這些話的。

拿破崙：那些話是我在沒落時期，在聖希蘭那島

（按 Saint Helena 即拿破崙失敗後被幽禁之島

——譯者註）上寫的。替我作傳的人怎樣，恕我不

能負責。拿破崙在早晨想；拿破崙在下午也想；拿破崙在晚上也想啦。假如我有那位替我作傳者所諉之於我的思想，那我恐怕沒有時間可以實行了。實行者是

難得想想的。……你可想聽一位德國科學家的事？他一生研究社會及社會鬥爭。馬克斯入了地獄，那是實在的，可是萬能的上帝（風琴聲）肯給他告假一小時的，我們叫他到這兒來吧。

聖法蘭西斯：馬克斯嗎？我讀過他的『資本論』的。我實在不很喜歡叫他到這兒來。別請他來，謝謝你。

拿破崙：今天慶祝和平的人，明天要擁護戰爭了。當然，祇要吾人能為和平而戰，那就好了！

聖法蘭西斯：許多殉道者是為和平正道而犧牲的！

拿破崙：對，可是他們怎樣死呢？很悲慘的，像殉道者，不像英雄。歷史以殉道者的事蹟告訴我們，可是無線電，電影，和報紙却都談論英雄。青年與婦女所夢想的是英雄而不是殉道者。男人愛冒險與愛情的變遷。和平一旦實現，就沒有這種機會了。（鐘聲。）

聖法蘭西斯：聽見嗎？全世界都在敲和平之鐘了。

拿破崙：這也不會叫我相信。

聖法蘭西斯：你這人沒有信心。

拿破崙：選出世界上最和平的城市來吧。我要打

封電報給他們，佈告宣戰的消息。

聖法蘭西斯：請不要冒名發電。

拿破崙：這不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冒發的。

聖法蘭西斯：男人將禱告，拒絕參戰。母親將把她們的兒子藏匿起來。

拿破崙：結果如何，不久就可明白。選出一個城來。

（走去翻一本地圖。）那一個城呢？倫敦嗎？……羅馬

嗎？……巴黎嗎？……我想還是丹格斯坦吧。丹格斯坦

是西班牙與法國間的一個小國。其京城是很有名的，因為居民無須付所得稅。它是一個黃金國。全歐洲的資本家都投資在丹格斯坦。每一家有兩間銀行。這城

市是因為戰爭的恐怖才繁榮起來，你對於這句話不能表示同意？

聖法蘭西斯：親愛的天使姊姊，現在丹格斯坦的人在幹甚麼？

天使：我聽到許多聲音。是示威遊行……他們在慶祝和平啦。

拿破崙：（作出歷史上有名的姿勢）小姐，替我接「擾亂治安局。」

天使：接好了。

拿破崙：擾亂打電話到丹格斯坦去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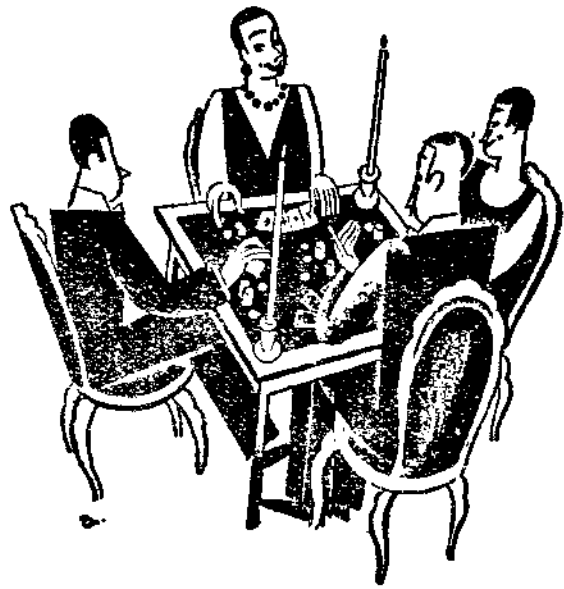
天使：弄好了。

拿破崙：把電話掛起來。

（人聲與遠雷如大炮聲歷歷可聞）

拿破崙：這些都是熟悉的聲音。

（幕下）



美國安全所寄的海陸空秘密，因本身缺乏間諜防範制度，已成為各國情報處的公開消息。美國費千百萬金之鉅款，從事國防；可是不費一文，以保守最寶貴的祕密，豈非怪事？

間諜橫行下的美國

田望中

—— Thomas M. Johnson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

六月號美國通俗科學雜誌。

國際戰爭危機日迫，在美國活動的外國間諜，也日益活躍。去年歐洲各國用在間諜工作上的金錢，計共美金五千萬元。在亞洲方面，只日本一國，就花了一千二百萬元。他們乘美國防備鬆弛，大施巧計，把美國各種新發明的軍器圖樣和軍備計劃，偷竊了去。

美國今日新軍器的精良，是他國所不及的。其新大砲和臼砲的射程之遠，可謂前所未見。半自動式的來福槍，可使每個步兵成為機關槍手。一種新機關砲，每分鐘可以發射烈性炸彈一百五十枚，而且發射時不會發生反衝作用。一種新式防毒面具，戴上時仍可自由說話。一種七人駕駛的坦克車，每小時可走六十餘英里。還有一種用化學品、煤油、和炸藥合成的流質，由飛機上投下，可使敵軍的兵工廠燬於烈火。美國海陸軍部對於新軍備

的試驗，極爲秘密。但外國的間諜已經曉得了；外國政府也紛紛在探詢了。當馬丁與塞可斯基兩飛機廠，製成一些比歐洲出品更好的新型飛船時，立刻便有五個國家的經紀人，想法子要到廠內去參觀。外國軍火商的代表，常常也是後備軍官，隨時會把秘密消息向本國間諜機關報告。

美國人大都不相信國內有外國間諜。可是，幾個月前，當大輪船歐羅巴號由紐約啓旋赴歐的時候，有個穿常服的人，帶者一個手提琴箱，走上船去。偵探上前捉住他，在琴箱內，查獲許多地圖，飛機圖樣，秘密文件，和一個戰鬥機用的摺疊式機關槍圖樣。此人剛要把這些東西授與船上的一個膳務員，轉交某顯武國。別國一定會把這間諜監禁起來的；但美國處置間諜的法律很寬，結果只把他驅逐出境。

去年二月間，美國特別警察在洛杉磯捉到一個退職水手，穿著海軍制服，假裝海軍軍官，到各軍艦上去偷竊重要文件。這些文件的內容，都是將來海軍大操的祕密計劃，及新發明航空設備的重要報告。這犯人有賣國的嫌疑，經過一番調查，始知背後有一個大間諜，代某國刺探軍情。

間諜隨處都是。有一個外國人和一個美國後備軍官結識。這軍官是個化學專家，常常在政府機關工作。那外人願以美金二萬五千元爲報酬，請他把美國陸軍防毒面具所用的化學藥品祕方偷來。但那軍官發見當局防衛嚴密，無從下手。他因爲需款甚急，便請軍部一個屬員幫忙，事成許以一萬金的報酬。那屬員向長官報告。結果那軍官僅受革職的處分。

還有一個美國人由華盛頓乘火車回家，身邊帶了一個皮篋，滿裝與國防有關的計劃和圖樣。車上有兩個

陌生人跑來和他盤談，下車後又緊跟着他走。後來，他發見辦公室的寫字檯被人撬開，又發見有人願以五百金爲報酬，囑他的僕役把秘密文件偷出。間諜常常向司閹人，買政府機關的廢紙。他們到美國專利局去搜尋文件，也常常帶重金去找美國發明家。當美國著名坦克車發明家克利士第拒絕他們的要求時，他們有一個說：『你還是把秘密圖樣出賣的好，不然，我們便要用偷竊的方法了。』

今年二月間，美國陸軍部爲保守軍事秘密起見，曾頒佈很嚴密的命令。洩漏秘密於外人者，須受二年徒刑；將秘密賣與外人者，須受二十年徒刑。此外，陸軍部又頒佈一道命令：外人須先取得陸軍部長的特許，始可參觀那些有關國防的公私機

爲了發生這個案件，美國海軍部才大起恐慌，制定各種防止間諜的辦法。現在美國政府已明令禁止任何人在全美二十四個海陸軍防區內，由地上或空中攝影或製圖了。

美國海軍又受一種間諜艦隊的威脅。海陸軍長官和國會的委員會，都這樣相信。他們有一個政府驗船師

無名英雄

在歐戰的時候，有好幾百個女人，化裝兵士，混到前線去打仗，直到她們被打死，才被人發覺是女的。法國有過三百八十九個女兵，其中有一個女兵，在戰場上衝鋒陷陣，十分勇敢，甚至得到一個十字戰爭獎章。她在被發現爲女流之後，因奮勇過人，法政府仍許她參戰。——Collier's 什誌

關。這也許可以禁止一些『著名的外國科學家』的橫衝直撞。不久以前，有一個『科學家』公明正大地到一間軍火製造廠去參觀，乘旁人不注意時，拿起一個假裝鈕子的小型照相機，將一座機器的樣式攝去。去年冬天，有個日本海軍軍官，穿着便服，到美國一艘新巡洋艦上去攝影，結果被當局發覺，監禁起來。

所製的圖樣爲證。這圖繪着一艘大漁船，有八千英里的航行力，船上裝着強度的探海燈及無線電機。這種漁船在美國太平洋沿岸共有二百五十艘。船上的魚倉及魚餌儲藏櫃構造精巧，隨時可以改爲水雷管及魚雷管。這種漁船大都由日本海軍預備軍官駕駛，在戰爭爆發的一小時內，便可以攻擊美國軍艦。這些海上間諜，無時不在追隨美國的艦隊。

近來美國已發明一種純金屬的單葉戰鬥機；新型的載客大飛機可以改成轟炸機或「空中總司令部」。政府正在試驗一種速率極大的新飛船；此外又在試驗一種看不見的信號，利用紅外線，使敵人的無線電機接收不到。這些發明都像蜂蜜那樣地吸引着各國的間諜。

美國法律十分鬆弛，要防止間諜委實很難。美國的特別警察曾說：「我們能撲滅綁匪，却無法撲滅間諜。」確非過甚其詞。美國今年的海陸軍費是十萬萬元。可是國防計劃如果不能嚴守秘密，却會失掉其應有的效能。

本刊貢獻

兩大長篇

林語堂譯：浮生六記（漢英對照）

黃嘉德譯：蕭伯納情書



毒氣能在靜默中迅速地把人殺死，百發百中，無失誤之處。由毒氣戰爭上說來，舊式的軍事防禦毫無用處。

毒氣戰

陳未鳴

——Donald Cameron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國際叢書之一：毒氣與未來戰爭——

舊式戰爭可說是毆擊的戰爭。戰鬥者以木棒，斧頭，刀劍砲彈，槍彈，或榴霰彈，去征服敵人。火藥及其他炸藥的發明，根本改變戰爭的方式，因為這些東西使人類在肢肉體力之外，找到更強大，更集中的力量。然而炸藥等物的用途，只限於彈丸及其他的發射物。目的僅在攻擊。那些參加戰鬥的敵人。

毒氣的出現對於戰爭的影響，比火藥還要重大。因為化學戰爭是要襲擊人身上最脆弱，最無保護的部分的。當新發明的毒氣散佈出來的時候，人類的肺部先受襲擊，接着眼睛，鼻孔，喉嚨，和皮膚，也相繼受害。毒氣能在靜默中迅速地把人殺死，百發百中，無失誤之虞。毒氣能使人變成殘廢者，使人遭受痛苦不堪的創傷，縱使百般醫治，也須幾個月才可告痊。有些毒氣祇使人遭受幾小時幾分鐘的痛楚。由毒氣戰爭上說起來，舊式的軍事防禦毫無用處。

除上述數點之外，毒氣還有一種舊式武器所無的力量：毒氣戰對心理上的可怕影響。因為多數的毒氣是

無形，無色，無氣味的，人們不知道何處是毒氣集中的危險地帶，兵士不斷地給「看不見的死亡」所威脅。兵士也許能夠預先跳進戰壕或砲彈所炸開的地穴裏，以避槍彈，榴霰彈，和手榴彈；可是毒氣在靜悄悄中的襲擊，却使他無從防備。軍事專家雖然在竭力研究防毒方法，可是時至今日，最佳的防毒器還是極為笨重粗陋，用起來一點也不舒服便利，所以毒氣之消滅軍民的士氣，其效力比任何武器都大。舊式的軍官以為戰勝的唯一方法，是把敵人殺死。然而，經驗告訴人類，用「芥臭液」灼傷敵人，為效更宏。這不但可使他在一個月至六個月內，不能參加戰鬥，而且須在後方經過很謹慎的醫治，才會痊愈，因此使敵人更加手忙腳亂起來。死屍祇須埋葬便算完事啊！

在大體上說來，毒氣是有機的化學藥品，其主要的功用，乃在傷害人體。在過去幾十年間，世界各國化學實驗室裏所研究的有機化合物，不下數千種，可是世界大戰中應用的毒氣，只有二十八種，外加十六種混合毒氣。事實上真有效力的毒氣，可以大規模製造應用的，為數更少。社會上常常流傳着一些聳人聽聞的故事，說甚麼有人發現一種新毒氣，力量極大，「只要幾滴便可以使人全軍覆沒。」如果你讀到或看到這類故事，你只要記得上頭所說的話，便不會給它騙去了。

所以，各國訓練有素的化學家雖則孜孜矻矻，努力在製造新毒氣，可是一般地說來，未來戰爭中將使用的毒氣，大約都是世界大戰時實地試用過的；這是無可疑議的。我們現在可以把最重要的毒氣敘述一下。

毒氣約略可以以其對人類傷害的方法為標準，分為下列四種：（一）制人死命的毒氣；（二）流淚毒氣；

(三)使人打噴嚏和嘔吐的毒氣；(四)灼傷皮膚的毒氣。要把界線分得這樣清楚，有時很難，因為毒氣的本質，有一部分是大同小異的。所以有些毒氣，同時有使人打噴嚏、嘔吐及灼傷皮膚的功能，有些毒氣同時有使人流淚及制人死命的功能。

使用制人死命的毒氣，目的當

然是『殺人』。這種毒氣吸進肺部時，一方面直接毒害纖維質，另一方面使呼吸系充滿血液，結果使人氣絕身死。

一九一五年德國初次使用綠氣；這次毒氣襲擊，在歷史上頗為著名。綠氣是一種黃綠色的氣體，紡織漂白廠、洗衣作、和紙廠的工人，大都領教過它的氣味。當化學家製出較

甲把你的眼珠挖出來那樣。可是你如果立刻跑出戶外，過了十五至二十分鐘，便可以恢復原狀了。

流淚毒氣的最大功用，是襲擊無防備的敵軍，或使敵軍不得不長久戴着防毒面具，弄得行動不便。這種氣

歐戰的收穫

歐戰停止到現在，算起來已經十八年了，可是目前法國的戰場上，還有許多未炸的炮彈埋在地下。所以現在每天，有一家公用特備貨車，派人到機場上去搜尋未炸的炮彈，轉運到一個個爆炸場去，加以炸燬。在最近六年來，這家公司已經運去一百四十五萬噸炮彈了，據他們發現，戰場上還有十六萬七千噸無法轉運的炮彈哩。從以上這些數目，我們可以推算出有多少無名英雄還埋沒在地下了。這間公司作此種工作，未曾損失一條人命。

—N. Y. Herald Tribune.

厲害的毒氣時，綠氣便不大有用，可是依然是製造其他毒氣的重要原料。以綠氣和『一氧化物』化合而成的『氯化炭基質』，殺人功效極速。歐戰時，投射器和砲彈中都有大量的『氯化炭基質』。

流淚毒氣能使眼睛發生劇痛，流淚不止，不過毒力甚輕。如果你走進一間有流淚毒氣的房間，房中只要有針頭那麼多的氣體，就可以使你的眼睛痛不堪言，似乎有人用指

體是很「經濟的」，因為只要幾顆流彈，就可以威脅大隊人馬。

加上「靖化物」的流淚毒氣力量極大，只要一千萬分之二，就可以使眼睛痛得張也張不開。其效力有時居然會延長到三十天之久。

使人打噴嚏和嘔吐的毒氣一散佈出來，遭殃者便會大打噴嚏，而且嘔吐不止，迫得他不能不把防毒面具脫掉；再來一陣毒氣，便可使他嗚呼哀哉了。這一類的毒氣使人的鼻孔，喉嚨，和呼吸系發生難堪的劇痛。

灼傷皮膚的毒氣用途尤廣。皮膚是人體上感覺最遲鈍的部分，非有這麼烈性的毒氣，就不易發生作用。灼傷皮膚的毒氣，效用比其他毒氣更大，因為肺，眼，鼻，喉諸部，都可用精良的防毒器去保護，皮膚却無從防護，而且面積最廣，被襲擊的機會也最多。這類毒氣共有二種，一種名叫「芥臭液」，一種名叫「留伊斯液」；前者比較重要，比較普通；後者還不會在戰場上實地應用過，雖則有軍事家提議在飛機炸彈中用這種「死露水」。

德軍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才開始用「芥臭液」作戰。自從那時以後，這種氣體始終佔着「毒氣大王」的寶座。它的原料都是一些極普通的日常化學藥品：酒精，硫黃，和綠氣。這種毒氣縱使很稀薄，也甚有效力，氣味不大，遭殃者不致立刻感到難過。它能在地上和低窪的處所逗留多天，造成極大的損失。

這種毒氣的主要本質，是使皮膚起泡。把皮膚灼傷，衣服等物也不能抵抗其襲擊。氣體和液體效用相同。只要一千四百萬分之一，就可以灼傷眼睛；三百萬分之一至五百萬分之一，就可以灼傷感覺較靈敏者的皮膚。戰場上所用的馬和狗，也不能避免這種傷害。它甚至會使機器生鏽，損壞不能應用。

「芥臭液」侵進人類皮膚的細胞，和細胞中的水份發生化學作用，結果產生「鹽酸」使皮膚起泡，發生劇痛。這種傷處痊愈很慢。頂輕微的創傷，也須幾星期的治療，較厲害的，則非數月不能痊愈。人身上汗濕的地方，例如腋下，最容易受「芥臭液」的襲擊。這種東西為性雖烈，可是也有延遲作用。遭殃者的眼和喉，當時不感覺到甚麼異狀，可是幾小時後，便會暫時變成瞎子，許多星期完全看不見東西。「芥臭液」因為有這種延遲作用，而且凝集時很難覺察出來，所以是破壞士氣最有力度的毒氣。

「芥臭液」除灼傷皮膚的功能外，又是一種毒力最強的戰爭毒氣。在未來戰爭中，軍事化學專家如果製成「芥臭液」彈，爆炸時細液如水蒸氣或濃霧那樣地發射出來，其毒性之烈，更為可怕。遭殃者祇須吸一、二下，毒氣入肺，便無生望。

神出鬼出的墨索里尼 安人

幾年前，有一次在歐洲時局緊張的當兒，有六個各國的外交代表去見墨索里尼。當我們正在談着日常社交瑣事的時候，他進來了。有人把我們走進來那扇門開了，口中發出噓噓聲。門一直敞開着，我們都張嘴呆看着門，一切都死寂。

「諸位早安。」

我們連忙反過身來。墨索里尼動也不動站在我們背後。房間的那邊一點也沒有門的痕跡——我們出來以後，有人說他一定是從秘密門進來的。總而言之，他站在那裏

微笑着，眼中發亮，一手伸在胸袋裏，完全是一種埃及怪神像的姿勢。

在我們講完話以後，他說：「感謝諸位。下午四時十分我給你們回音。」

三點五十分我們便回到早上那房間裏去。前面那扇門又開了，走廊那邊又有噓聲，可是這一次我們不是那麼容易被騙了，我們向另一面看。

「諸位午安。」

我們連忙反身。墨索里尼從門那面向我們微笑着。

耳語走廊。

名 人 傳 語

苦悶的秘訣，是不論你快樂或不快樂，都有閒空來煩惱。——蕭伯納。

越常用腦子，便得用越多腦子。——George A. Dorsey。

離婚是一盆家庭瑣碎所炒成的雜錦。——美國幽默家 Ed Wynn。

德國名哲學家坎脫 (Immanuel Kant) 有一種習慣，每天早晨五點鐘起身，思索兩小時。他沒有工具；他手裏沒有什麼東西。他坐着思索；他不是單單坐着。——William Lyon Phelps。

自從歐戰發生以後，在不到二十年中，世界上有四十五國——佔全球一半以上的土地——受到革命或嚴重的革命運動的影響。——Rockwell D. Hunt, "World Affair Interpreter"。

指斥青年是老年人一種必要的衛生，對於他們血液的流通大有幫助。——Logan Pearsall Smith。

我的教育觀是搖撼青年的思想，煽動他們的智力。我不相信塞滿智識便是教育。——芝加哥大學校長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一個人不可想要同時忍受三種困難。有的人忍受三種困難——他們過去的一切困難，現在的一切困難，以及將來的一切困難。——美國十九世紀作家 Edward Everett Hale。

英國人的午茶，是一種對午餐的侮慢，對晚餐的凌辱。——美國幽默作家馬克吐溫。

做醫生越久，我越深信每個醫生都應該把撒謊養成一種藝術。有一種謊話，對於醫生慈悲與救人的使命的成功，有非常偉大的貢獻。——Dr. Joseph Collins。

人打老虎，謂之行獵；老虎咬人，便是殘酷行爲。——蕭伯納。



貪官污吏的妙技，是跟着時代進展的。紐約的腐化情形，有個特點值得一說：手段之美妙與效率之高超，是登峯造極，前所未有的。當納稅的市民對市政漠不關心時，貪官污吏永遠不會消滅。

紐約的貪官污吏 默然

——John Bakeless 原著，節譯自美國“Forum”月刊。——

世界上浪費最大的國家是美國，尤其是紐約一埠。紐約自來水的水源，是在一百英里遠的地方，水管經過一座大山和兩條河流，建設不可謂不偉大，可是自來水漏掉了三分之一，因為鉛管和自來水龍頭都有毛病。紐約的水果和蔬菜，是由三千英里外的地方運來的，可是據說有一半到目的地時，已經爛了。紐約的商人爲了表明其妙的妒忌，不用市政府所建的碼頭，情願用別種方法去運輸貨物，結果一年多花了美金一千四百萬元，而費用浩大的現成碼頭，反而幾乎無利可得。

至於市政府，據市參議員哈維的統計，一年浪費美金一萬萬元，佔全部經費五分之一；據市參議員勃拉脫的統計，一年浪費美金五千萬元，不過這僅由於市政組織的不健全，駢支機關和冗員之多，職員工作的敷衍馬

虎，以及市民的漠不關心，所造成的浪費；至於官吏舞弊，侵吞公款，做投機事業的損失，還沒有包括在內。據專家的統計，紐約市每年的浪費數平均如下：

交通方面	五萬萬元。
煤煙	九千六百萬元。
舞弊	五千萬元。
市政府組織不健全	五千萬元。
港埠運輸	一千四百萬元。
水	七百三十萬元。
建築用的鋼鐵	六百萬元。
遺失的牛乳瓶	二百五十萬元。

紐約爲甚麼有這種浪費呢？其原因大約有二：（一）不知道；（二）不介意。在第一類中，最可怕的浪費是舞弊。官吏舞弊是「古已有之」的行爲，而且不僅限於紐約一埠，芝加哥及其他美國城市，中古時代的倫敦，上古時代的羅馬，都有這種腐化的情形。可是紐約的腐化情形有個特點，值得一說：手段之美妙與效率之高超，是登峯造極，前所未有的。貪官污吏的妙技，是跟着時代進展的。他們不再用造假賬，定僞合同等笨方法了，因此很難破案。而且，縱使東窗事發，局中人也不一定吃虧，有時反是升官的捷徑呢。

職業化的現代舞弊法可以分爲兩類。(一)大規模的舞弊，例如假造職員數目，多支薪俸，竄改賬目和合同；徵收「保護費」，賤價購置地產，然後由市政府高價買去；以市政府的名義購辦大批不必要的東西，然後以拍賣的方法自己認購。(二)小規模的舞弊，小官僚徵收放入私囊的「稅」，例如，爲了幾塊錢的賄賂，准車主隨處停放汽車，准小商人暫時不必裝置救火設備，准食品商違背衛生局的條例。

七種社會罪惡

- (一) 沒有主義的政治。
- (二) 沒有工作的財富。
- (三) 沒有良心的快樂。
- (四) 沒有品性的智識。
- (五) 沒有道德的商業。
- (六) 沒有人道的科學。
- (七) 沒有犧牲的崇拜。

——Canon Donaldson著十字軍。

第一類的舞弊很難找出證據來，因爲貪官污吏的手腕委實厲害，只有在分贓不均，局中人自動投案時，黑幕才有暴露的危險。紐約在最近幾年中，接連暴露了幾個大舞弊案，都是局中人自己拆穿的。現在舉出兩案來談談。

第一個是牛乳大舞弊案。紐約有個名叫但基吉的流氓，綽號「牛乳大王」，設立一個機關，強迫全市牛乳商人按期繳納「保護費」，並遵照該機關的規定，把牛乳及其他乳類食品中的乳量減少。這種減低牛乳分量的行爲，違背市衛生局的條例，對市民的健康影響甚大；可是但基吉是和一些貪官污吏通同作弊的，所以他敢這樣明目張胆，胡亂爲非。這個「牛乳大王」的機關勢力極大，組織嚴密，政府無從取締，後來有個牛乳商人，不願繳納「保護費」，暗中通知當局，設下一個圈套，引誘「牛乳大王」親來收取賄賂。結果「

牛乳大王」當場被捕，證據確鑿，無從抵賴，黑幕才暴露出來。

據前任衛生局長哈理士的調查，「牛乳大王」的機關，有一時期每天送出一百二十萬「夸特」不純淨的牛乳，「這種不合衛生的東西，其所造成的悲劇，真是無從說起。」有個串同舞弊的小官僚後來供認說，他跟該不法機關合作之後，第一年得美金五萬元的報酬，第二年得七萬至八萬元，另一個衛生局的職員不敢把這麼大筆入款放在銀行裏，不得不把九萬二千餘金藏在閣樓上。此機關用以賄賂官吏的金錢，大約有三百萬元之多；可是由「牛乳大王」那方面看來，這些錢是花得很合算的，因為據衛生局的調查，牛乳商人違背衛生條例之後，每年可多得三千四百五十萬元的利益，全市民每日平均被騙去九萬餘元。該機關居然也設有私人法庭，以審訊及處罰那些違「法」的商人，可謂大胆之至！

第二個大舞弊案發生在紐約市政府的街道清潔局裏。這一次，外界的人們又是蒙在鼓裏，毫不知情，結果還是一個參與舞弊的人自行供認，才把內幕拆穿。此人名叫老喜得，係街道清潔局的一個監工。據他的供詞，紐約市清潔局在某區裏，三十年間因舞弊的損失，當有美金一千萬元。另外兩區中，也有同樣的情形。他個人每星期可得二千五百元，可是他須和地位較高的舞弊同志均分此款，所以事實上每星期的特別收入只有五百元至一千八百元。他每年總計須分五六萬金給他的上司。舞弊的方法很多：如浮報工人數目，多領工資；以清潔局的垃圾車私自出租，做別種生意；偷出垃圾車裏的汽油變賣，等等。

這種大規模的舞弊勾當，居然無人知道，可見市政府司賬人員的糊塗腐敗，和納稅市民的冷淡漠然。如果

各方認真整頓起來，這種不法的行爲，一定可以根本消除。

小規模的舞弊行爲較不引人注意，所以消除比較困難。大批的小職員，天天在揩公家的油水，恐嚇詐財，敲竹槓，花樣日新月異，變化無窮，真是使人防不勝防。公家被榨取的利潤暫且不必提起，只看大小商人所吃的苦頭也就夠了。例如有一家百貨公司，決定裝置新的電器設備，因為不知道本地某政治團體也在做水電生意，竟把工作交給另一家水電公司承辦。一兩天後，便不斷地有人前來干涉該公司的行政設備和業務：不是巡警斥責該公司的運貨車阻礙交通，就是救火會職員來嫌屋中救火設備簡陋；不是稽核員來查問賬目，就是調查員來巡視各種裝置。這些人似乎都有點故意吹毛求疵，把公司當局騷擾得沒有一刻安甯。他們於惶惑不解之下，把實情調查一番，才發見自己的錯誤，於是便趕快和那家有政治背景的水電公司做生意，另外還送五千塊錢給那些後台老板買酒喝，一切就立刻平靜下來了。

又有一間大公司，決定在紐約建築大廈，可是因為打地基的工程沒有包給「適當」的建築人，竟至困難叢生，無從開工。這間公司在世界各國勢力極大，可是在「當地」却一籌莫展，不敢惹那些小政客，豈非怪事？

至於那些「小傢伙」小商人，更是給那些無賴吵得沒有一刻平安，房屋建築不合法啦，違背衛生條例啦，要假造這種罪名當然是很容易的。錢一拿出來，情形便立刻變了。在這種制度之下，紐約有些人是永遠在憂惶恐懼中過日子的。工人大約都曉得每過得把幾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裝在信封裏，放進某個不知屬於何人的箱子裏，工作才有一點保障，否則隨時有失業之虞。到市政府尋找工作的人，參加必要的考試，辦完一切手續之

後，過了很久，還沒得到甚麼回音，頗覺不解。後來有人給他一點暗示，他才恍然大悟。他把一百塊錢——當然是普通的鈔票啦，因為支票有點不妥當，——放在適當的地方，一切便十分順利；他終於有工做了。接受賄賂的人們，在某種限度內是很有信用的，因為如果不然，生意是會清淡下去的啊。

當貪官污吏還有相當信用時，那些「小傢伙」知道無法可想，只好依經濟能力所及，情情願願把錢交出來。一代又一代，情形總是這樣。紐約小規模的舞弊者，很懂「鵝生金蛋」的寓言的道理。他們所要求的，並不過那些可憐的「小傢伙」經濟能力所及的範圍。一個吃過虧的人歎了一口氣說：「他們的計算，比政府所定的稅率，還要適當準確呢。」現代「舞弊學」以統計的精確而論，也許有點科學價值；可是除此之外，它代表千萬金錢的浪費——這些錢沒有一個銅板不是直接間接由普通市民的腰包裏強挖出來的。市民雖則納了兩重租稅。可是他們還不能享受應享的市政利益；因為市府大小官吏的職位，都是以金錢買來的，大家自己也覺得沒有好好做事的必要了。

紐約市的預算表確也是現代統計學的另一偉大表現，可惜細究內容，很有令人生疑的地方，可謂美中不足。這預算表是美國最大的，經常費每年平均五萬萬元。市府職員之多，竟與美國全國常備軍數目不相上下；每年支出薪俸計共二萬萬三千五百萬元。

收支款項已是如此之大，預算表照理應該是很有系統的了。可是事實上情形並不如此。在一九二八年以前，紐約的會計制度不會有人注意研究過，也沒有人發表過報告。——只有一次給一個中國留學生拿去做博

士論文的材料！

紐約的預算表每年由「預算分配董事會」制定之後，依手續交給市參議員審查。可是那六十五個市參議員，都是極端懶惰而懵懂的笨傢伙，對預算表是從來不看的。事實上那近四百面的預算表，厚厚的一本，內容全是冠冕堂皇的詞句和數字，確也難於引起這些市民代表的興趣。依預算表的規定，教育局有個神祕的職員，沒有官銜，也沒有一定的工作，可是每年却可寫寫意領到七千五百元薪俸；市府公用的汽車，每英里需五毛錢費用，而普通汽車祇需三毛錢；對這一類令人生疑的地方，市參議員全都忽略過去。一個參議員說得好：「這預算表由許多專家製定，當然很是妥當。我們何必煩心？」真的，他們一點也不煩心。法律規定二十天的時間，給他們通過預算表，可是他們有時祇需二十分鐘的工夫，你說爽快不？

市參議員每週開會一次。預算表的通過情形，可以證明他們的工作效率之高。他們每人的年俸是五千元。（他們都有自己的職業，這不過是兼職吧了。）外加辦公費，汽車，秘書等費用，每年合計需款五十萬元。紐約市的錢便是這樣花出去的。關於該市的浪費法，讓我再舉幾個例子來。

紐約市有許多薪俸甚高的冗員，例如，除掌理全市財政的財政局外，還有所謂市會計處，其唯有工作，是決定市政府的進款應當存在哪間銀行，及簽支票。此官的年俸是一萬二千元。這種拿錢不做事的官吏，真是寫意極了。名稱不同的秘書處共有三個，分理文書；辦公處中多養冗員，坐領乾薪，實行「有飯大家吃」的好格言。當納稅的市民對市政漠不關心時，貪官污吏永遠不會消滅。

既可一，必可再。

轉載判官





縱火的動機，除驅使意識錯亂的縱火狂者那種衝動之外，無非是欺詐、報復，以及意圖銷毀證據，來隱蔽謀殺或其他的罪惡。

縱火賊

倪受民

—— Robert E. Martin 原著，節譯自通俗科學月刊。——

縱火這件事，目前在美國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美國是縱火者的老家。性質可疑的火災，在這兒發生的次數，比在世界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多。一天一夜之間，縱火賊和縱火狂者，差不多每分鐘要從美國房主們的口袋裏拿去三百金元。縱火的動機，除驅使意識錯亂的縱火狂者那種衝動之外，無非是欺詐、報復，以及意圖銷毀證據，來隱蔽謀殺或其他罪惡，就中次數最多的，要算以欺詐為目的的火災。許多靠着目前商業情況而繁榮起來的惡黨，就是為着預先說定的報酬而燒人家房子的。

因縱火而起的火災所造成的損失，足抵十次普通火災所造成的。在放火的時候，為要幫助大火前進，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所有以身殉職的救火員，多半是死在放火火炬所引起的烈焰中。每年葬身在火窟裏的一萬個人中，一大半是受賜於那些為利益、刺激，或報復而燒人家房子的萬惡的縱火賊。

遏制縱火是整個國家的問題，這問題現在變得很複雜，因為縱火賊手段既巧妙，所應用的機械裝置，又很精密。最近在美國長島，有一場起因神祕的大火，深夜裏燒燬了一所價值四萬元的住宅。當時屋主有事出遠門去，他的家眷則遠在歐洲。那所房子保了重價的險。失火的那一天，左近地方並不會看見一個人。

當拉騷地方警察廳副廳長縱火專家比得考察火場時，他發見那燒殘的電話機上附着一根短短的電線，電線尾端有一點鎔化了的銅，比得就去查問當地的電話總局，知道就在失火那一晚，約當火焰被人看到以前一刻鐘，曾有一次長途電話搖到那所房子裏。

原來屋主事先裝好一根電線，線尾上有一隻小小的引火帽，電話鈴一響，電線便會點着一桶汽油。他等到了半夜，才從芝加哥打電話到他自己這空房子裏來，這樣就把大火放起來了。他以為當時他身在千哩之外，決不會有人疑心到他的。

過了不久，美國西部某城也有一個縱火賊，幾乎把住在一排商店樓上的四十個房客全送了命。這位冷血的陰謀家，把一架自動開關電碼式的電鐘裝上電線，放到一間堆滿垃圾的地下室裏，然後較準了，叫它在夜半一點半鐘通上電流，點着幾條假象牙和一箱汽油。此外，他又放上一架電扇在一旁扇着，催動火勢蔓延全室。

這一切鬼計全給一個住在上面的人打翻了。這位先生因為牙齒痛睡不着，半夜一點半鐘還在地板上徘徊着。火起時，他嗅到了烟氣，馬上發出警報，把消防隊叫了來，趁火勢還沒有越出地下室，就把它澆滅了。像這種預料不到的情形，把縱火陰謀打破的事，是數見不鮮的。

縱火狂者究竟受什麼精神病的驅使才去放火，仍是心理學上一個大謎。有許多次，這些危險的不幸者，會因為被允許照料監獄裏的爐竈，而恢復常態。這滿足了他們渴望親近火焰的變態心理。

試設想一個由縱火狂者組成的消防隊罷！長島某城市——該地消防隊曾在一次志願團體比賽中獲得首獎——有一時期接二連三地出現了許多神祕莫測的火焰。不到一年，全城的火災竟達一百餘次之多。一般人都疑心是有人故意放火，但又尋不着確實的線索。有一夜，一個患失眠症的人偶然凭窗遠眺，看見一輛轎車載着兩個人，打一條死衚裏開出來，疾馳而過。幾分鐘之後，在那輛車子開來的方面，熊熊的烈焰由一所空房子裏冒出來。那輛汽車以及車中人，這人在月光下看得很清楚，事後把他們的形狀大致呈述了一下。他所呈述的話，和當地消防局裏的兩個人適相吻合，一個是卸任隊長，一個是代理局長。

比得忙了五十三小時沒有睡覺，終於問出該局三十幾個職員的口供。他們承認有時從救火車裏偷出汽油來引火。據他們說，當警報傳來的時候，救火車的馬達早開動了，救火員們也都各就其位在恭候着哪！

有意放縱的大火，通常會消滅犯罪的證據，所以捉住放火主犯，是偵探最難的一件差事。幾個月前，有一家房子被一陣可疑的火給燒了。比得去偵查時，翻起那房子地下室的一塊磚頭。在那塊磚頭下面，他看見一小堆殘餘的火柴，火柴頭已全燒去，中間嵌着一個紙烟蒂兒。一線細長的灰燼，向兩邊伸展開去。這灰燼原是穿在火柴叢裏的一根導火線。紙烟點着之後，慢慢地燒着，讓縱火賊在燒着火柴之前，得以從容逃避；火柴一着，便點上那根導火線，把火引到預先布置在屋內各重要處所的引火物。一塊磚頭偶然落下來，無意中保全了這宗證據。

大多數有意縱放的火災，都是由電器時計引起來的，這種裝置使主犯有時間跑開，成立一個『事件發生時本人實不在場』的口實。有一個例子是這樣的：用一根橡皮帶將一把火柴繫在一枝點着的雪茄四圍，等到烟草燒到火柴頭，那火焰便引着一堆滿洒着汽油的廢紙。又有一個例子，是把一根化學藥品製成的棒子，放在一隻裝滿着水的大洋鐵桶底，桶底上有一個小孔，讓水慢慢兒滴出去。兩天以後，到了最後一滴水打桶裏流出的時候，空氣中的氧與化學藥品間的反應，便使後者轟然發火，傳到一瓶汽油。有時是把蠟燭——燃燒速率每小時約一吋——放在大箱的匏層裏。蠟燭燒到下面時，火焰就會在夜裏某一點鐘達到引火物。

有時偵探追緝縱火賊，為獲得必要證據，將他們置之於法起見，不得不讓他們實行放火。幾年前紐約消防署消防總監勃洛非(Thomas P. Brophy)在布魯克林剷除一個縱火黨的那種辦法，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為要把那些縱火賊當場捉獲，他聽他們放火去燒一所房子，那房子裏有九個無辜的人正睡着。可是他各方面都早布置停當。一輛運貨馬車，上面蓋着蔬菜，下面藏着化學滅火器和三百呎吋半的水龍軟管。附近的清道夫乃是喬裝的第一流救火員，還有其他人員則隱藏在左近的房子裏。

勃洛非注視着樓上的一扇窗子，他曉得賊徒就在那裏面工作，窗子裏冒出了一股煙。片刻之後，兩個縱火賊打房子的前門飛奔而出。勃洛非走上去兜頭便打倒一個，同時一個救火員又用飛索把另一個捉牢了。蔬菜倒在街上，水龍管和滅火器從車子裏拖了出來。跟着就是急風驟雨的幾分鐘。這幾分鐘過去以後，火是澆滅了，房子裏的人都安然無恙，那兩個犯人踏進了星星監獄，去度十五年幽禁生活了。

救 火

轉載幽默家



"WE HAD TO BRING THE FURNITURE OUT--SO WHY NOT USE IT?"

“這樣救火，多麼舒服！”



這些故事比單純的事實或數字，更能夠表現一國的政治實情。

痛心的笑話

陸茜

——前合衆社駐莫斯科新聞記者 Eugene Lyons 著，
節譯自一九三五年四月份 Harper's 雜誌——

有一個故事，每個歐洲人至少聽過一次。這故事是說有一次，墨索里尼穿常服跑進電影院去。在放映新聞片的時候，他自己的影像出現在銀幕上。每個觀眾都立刻站起來歡呼。祇有這狄克推多照舊坐着。隣座的人便把他推了一下。

「朋友，你還是站起來吧，」那個人輕聲地對他說。「我們都和你有同樣的感覺，可是把這種感覺表現出來，是很危險的啊。」

這是在意大利所聽到的故事。這同一個故事也會穿上紅色外套，換上史太林的名字，也會罩上褐衫，

換上希特勒的名字。這雖然不是一個特別有趣的故事，可是有人因為講這故事，被愛國的告發者聽見了，現在被充軍到西伯利亞去，在德國的「集中營」做苦工，被幽禁在意大利的刑島上。

真的，在今日歐洲獨裁制度之下，有一種希希古怪的副產物，偷偷摸摸的幽默，產生出來。這種在秘密的暗影中發揚滋長的悲哀而略帶瘋狂的幽默，是由

它自己的眼淚灌溉的。在言論自由完全被剝奪了的地方，這種戳穿政治西洋鏡的違禁笑話，往往于萬分疑懼中，用口頭傳揚出去。這種窒息着的笑話，是有其特殊重要性的。每個故事的骨子裏，都包含着反叛的暗示。

在德國和蘇聯，都有相類的故事在諷刺報紙的嚴密宣傳，有一個蘇聯的故事是這樣的：

人民委員會主席加里甯在莫斯科作一次激昂的演說，講到蘇聯經濟的偉大進展。他特別注重於描寫卡珂夫（Kharkov）地方馬克斯街上一座二十層的新摩天樓。

「加里甯同志，」聽衆中一個工人翹頭翹腦地站起來更正演說者的話說。『我住在卡珂夫。我每天走過馬克斯街，可是我從來沒看見這樣的一間摩天樓——』

「這正是像你這樣的工人的錯誤，」加里甯怒斥道。『你整天耗費時間在街上散步，不利用那些時間去讀報，看看你們的國中有什麼新聞。』

在一九二八年到莫斯科時，我所聽到的第一個故事，很能表現當時民衆心中由恐懼所累積而成的不滿與痛苦。在接下幾年，我又聽了無數次，直到這故事失去其諷刺性。可是一九三四年在柏林的時候，又有人誠惶誠恐地輕聲把這故事講給我聽，故事中的人物已經改成德國人而不是俄國人了，這更改倒把故事中的諷刺性恢復了。德國的故事是說有五個普通的德國人，坐在一間咖啡館中，各自想他們的心事與私愁。有一個悲哀地嘆息了，另外一個大聲呻吟，第三個失望地搖頭，第四個滴下眼淚，第五個用吃驚的聲調耳語說：

「可是朋友們，要小心啊！我不是常告訴你們不

要當衆討論政治嗎？」

另外一個兩國都有的故事，其俄國方面的講法是這樣的：

兩個人在街上的轉角談話。其中有一個不期然地把心底話說出：「政府裏的人都是流氓與笨伯。叫老百姓挨餓，一切都完了！」

正當這時，一個警察把這痛罵政府的人抓住。他的朋友連忙辯解道：「警官，不要睬這傢伙。他發瘋了，他所說的話他是不能負責的。」

「哼。」那警察發鼻聲說。「假如他發瘋了，他怎麼會把政治情形曉得這麼清楚呢？」

最豐富的違禁幽默資料，却是由德國窘逐猶太人而產生的。

有一個故事說，有一次，希特勒在作關於歐戰的動人演說。他堅持說德國的失敗，應該由猶太人負其

全責。前排有一個明明是猶太人的，在那裏大點其頭，表示同意。

「你看，」希特勒勝利地喊道，「就是猶太人，對我所說的話，也表同情。」接着他對那人說，「告訴我們，你們猶太人在哪一方面對於我們的失敗，應負責任？」

「簡單得很！」那猶太人回答道。「因為猶太軍官太多了。」

「但是你錯了，」希特勒說。「德國軍隊裏並沒有猶太軍官。」

「可是不是——我是說在法國和美國軍隊中，猶太軍官太多了，」那猶太人改正他的話。

由經濟的不景氣，產生了下面這一個故事：一個臉無血色的失業工人，肚子餓了，在街路的轉角停下，把褲帶再來緊一下。一個國社黨的軍人向他怒吼道：

「你在幹什麼？」工人悲哀地向他看了一眼，答道：「沒有什麼。我正在吃早飯。」

在俄國，祇有笑話的五穀是一種從來不會斂收的五穀，現在的內政部，特設一個機關，在搜集這種嚴守祕密的笑料。

有一個頗費心血所構成的故事，不但侮辱到史太林的大權，而且也攻擊到他屬下一班人員的智力。故事是說有某外國代表團，遍訪蘇聯要員。他們覺得西綿諾夫委員是很可親的；祇有一件奇怪的事，叫他們不解——那辦公桌上堂堂正正地擺着一隻大痰盂。

「西綿諾夫同志，」一位代表問道，「請恕我發問，可是你爲甚麼把那東西擺在桌子上呢？」

這問題叫委員怒氣冲天。

「那是我的痰盂，」他嚷道，「我高興擺在什麼

地方就擺在什麼地方！」

在羅賓諾維支委員的辦公室中，這些客人也有
一次同樣經驗——一隻椅子從天花板上吊下來，掛在半空。有人問他爲什麼把椅子掛在那裏的時候，他也勃然大怒起來。

「那是我的椅子，」他怒氣冲冲地說，「我擺在我高興擺的地方！」

最後，代表團謁見史太林，有一位代表提起某些委員的奇特行動——把痰盂擺在桌上，把椅子懸在空中。

「噢，不要睬他們好了，」史太林微笑着說，「那些人都是傻瓜。」

「但是倘使他們是傻瓜，」那代表一步也不肯放鬆，「他們爲什麼做委員會的領袖呢？」

這句話也叫史太林怒髮衝冠了。

「他們是我的傻瓜，」他嚷道，「我把他們擺在我高興擺的地方！」

猶太人在德國所居的地位，在蘇聯是由「私商」佔據着，這些私商，也時受官場的迫害。在表面上，這些私商都遵照新政體行事，可是在骨子裏，他們輕蔑蘇維埃制度，而蘇俄政府也一樣看不起他們。

有一個這種私商，帶他的幼兒經過紅場。那小孩看見列甯的墓，想要曉得列甯是誰。

「諾，他就是把我們從鏈子下解放出來的那個人啦，」父親回答道。「你記得的，媽媽那好金鏈和我的一大錢鏈。」

秘密偵察隊的殘忍，也是這種尖刻幽默的無窮資料，這可以從下面這個故事反映出來的：邊境上有許多兔子，成羣結隊移居到波蘭境中去。波蘭的警官覺得奇怪了，阻住一隻兔領袖，問其究竟。

「你不曉得嗎，」那兔子說，「蘇維埃政府通過了一條法律，要把所有的駱駝都捕殺了！」

「可是你們又不是駱駝，」那波蘭警官說。

「正是啦，」兔子嗤笑着說，「這正是一個可以向秘密偵察隊證明我們不是駱駝的好機會啦。」

祇有那些沉潛於現實中的人，才能製造這種違禁的幽默，祇有那些向自己的悲哀苦笑，譏諷他們的監工者的人，才能完全理解與欣賞這種痛心的笑話。這是民衆心中的懷疑，怨憎，與猜忌的出氣筒，這些民衆，在平常的狀態下，都是純良的順民。在歐洲政治逃亡者叢集的我方，常有人問我說：「我們祖國最近有什麼趣聞沒有？」從這種對於時事政治幽默的特別關心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這些故事比單純的事實或數字，更能夠表現一國的政治實情。

英美日會在太平洋上作爭霸戰嗎？

遠東未來戰爭(六書合評)

林幽

—— Maxwell S. Stewart 原著。譯自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七日紐約民族什誌。



Japan Must Fight Britain. By Lieutenant-Commander Tota Ishimaru. The Telegraph Press US\$3.00

When Japan Goes to War. By O. Tanin and E. Yohan. The Vanguard Press US\$3.00

War in Pacific. By Sutherland Denlinger and Lieutenant-Commander Charles B. Gary Robert McBride. US\$3.00

Togo and the Rise of Japanese Sea Power. By Edwin A. Falk.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US\$4.00

War and Diplomacy in the Japanese Empire. By Tatsuji Takeuchi. Doubleday, Doran and Company. US\$4.50

Japan's Foreign Relations, 1542—1936: A Short History. By Hidemichi Akagi. The Hokuseido Press, US\$4.00

最近有三部討論日本將為遠東霸權而戰的書同時出版，這似乎不能說是偶然的事。關於將來戰爭，日本的敵手是誰，這三位作家的結論都不一致，這是很可注意的。石丸海軍少校自有他很動聽的理由，撇開美俄兩國，而擇英國為敵手。他說，這兩個海島帝國的戰爭，是免不了的，除非富有殖民地的英國放棄維持現狀的政策，或是日本放棄其向外發展的計劃。關於後者，他以為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關於前者，他以為辦法很好，可是不能實現。他同時指出：英日已經有過長期的經濟競爭，恰與日美商業上的合作情形相反。英日兩國，都須靠製造品的推銷，來發展她們的商業。商業的限制，海軍的約束，殖民地禁止移民政策，或中國門戶開放問題，都足以引起戰爭。

石丸少校以為戰爭一起，英國獲勝的機會不大。他以為這戰事，於日本是有益無損的，除非英國能夠與俄國或美國聯盟起來。他相信英國是一個已在崩潰中的國家。自由貿易時代已成過去，英國已經失去製造國自然的利益。而且，她又須保衛幅員廣大的帝國，所以，她的海軍名義上雖佔優勢，實際上則不然。印度、埃及、和愛爾蘭自由邦，都在等候機會排脫倫敦的控制，而且各自由邦肯擁護祖國與否，也成問題。石丸氏所看見的難題只有一個，就是：日本要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攻打英國，而同時不破壞凱洛格公約，以致引起與美國戰爭的危險？他也承認，侵略滿洲的理由，平時已不很動聽，向列強訴說，更沒用處。雖然，在英國艦隊未能集中於香港

或新嘉坡之前，日本須先開始攻擊英國遠東艦隊，所以理由動聽與否，也就沒有多大關係。石丸氏在其著作的末段，請求英國退避東方新興的帝國，以避免戰爭。

第二本也是討論戰爭的書，但是性質完全不同。丹甯(Tanin)與約韓(Yohan)以前曾著一本關於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書，堪稱爲此類著作的權威，現在他們運用難能可貴的才幹，由日俄作戰的觀點上，來研究估定日本經濟和社會的力量。他們雖然承認這種估計祇可當做一種很不精確的猜測，但卻搜集許多材料。首先，他們搜集了他們認爲開戰最初六個月中，日本所需的作戰材料，以後的也是以每個月爲一期計算。這初步的工

作做完了之後，他們就開始探討這些材料的來源——日本對於某種原料的豐富或缺乏，農業與工業的生產力，出入口的情形，借外債的機會。特別注意的是日本國內的階級鬥爭，和共產黨發動革命的可能性。這兩位作家並沒有陷於常有的錯誤，就是輕忽日本軍隊及有軍事作用之組織的力量，他們承認在短期戰爭中，日本可顯出偉大的力量，可是經過長期戰爭，就有嚴重的弱點發現。日本的重工業特別落後。日本不但須自國外運入大量鋼鐵，機械，特殊的戰具，並且也須組織全國的經濟力量，以應付戰爭的需要。這是極重大的問題；因爲日本的工業大部份是小規模的，技術又不曾現代化。各種原料都須購自外國；同時，大部分的糧食也要外國供給。日本國內的存金不多，而且出口貨一定減少，所以到戰爭的第二年開始時，日本已有危機暗伏。這兩位作家承認在最初幾個月，日本人守秩序的習慣足以制止暴亂，可是他們相信糧食不足，前敵消息欠佳，都足使階級鬥爭成爲極嚴重的問題。

太平洋之戰一書討論日美戰爭的可能性。由許多方面看來，這是三本書中最值得一讀的。它是分析的，敘述的，而不是預言的。它並沒有像丹甯與約韓兩人那樣，盡量根據搜集好的材料，而估計日本的物力；此書中只有短短的一章討論到這個問題，而所得的結論却與那兩位俄人的研究相同。這部書所最注意的是技術問題，如軍械問題，戰術問題等；同時又生動地描寫勝負所繫的大戰。

關於日本所以會強盛的問題，（雖則她在經濟方面有其弱點，）福羅克（Fleet）的『東鄉海軍上將傳』可以幫助我們得到一個答案。東鄉的個人發展，恰與日本成爲世界第一等強國同時。偉大人物的長處，東鄉幾乎一無所有。如果有的話，恐怕只有一點：他的身心完全浸入工作中。海軍就是他的生命，他的海軍戰術之高妙，祇次於納爾遜。他精忠於日本天皇，又不惜犧牲自己的意見，以實行日本的國策，這都十足表現日本人的色彩。

武內博士的書，說明日本全國接受軍國主義的情形。他的書無疑地是這一類英文書中最可靠的一本。他在書中描寫日本看不見的政府給我們看，使我們知道日本海陸軍如何能夠左右日本的外交政策。除普通的敘述之外，他還告訴讀者，在最近半世紀中，日本外交遇到恐慌時，那看不見的政府中的各小組，如何造成最後的結果。作者搜集了許多事實，不過他並沒有爲普通的讀者解明其意義，雖然如此，它仍舊不失爲研究日本外交政策者所必讀的書。

安垣博士的書恰與上述的著作相反，其缺點乃在解釋過多。這部爲日本外交政策辯護的書，也自有其價值，但終非普通讀者所高興讀的書。



西書精華

——讀完一篇等於看一部好書

瘋人院 ASYLUM

黃嘉音

——William Seabrook 原著。紐約 Harcourt, Brace 書局出版。——

這是一本去年在美國轟動一時的新書。原著者是一位冒險家與旅行家，作過『魔島』、『林道』等書。他在一九三三年的冬天，因酗酒成習，被朋友送進美國一間最大的新式瘋人院去，經過七個月的療養，病竟霍然而愈，酒癮也完全消失。他覺得在瘋人院中的幾個月生活，是一種難得的冒險與經驗，所以坦白地把瘋人院中的一切生活情形，生龍活虎地描寫出來。作者在本書的序言裏說：『本書沒有一點理想或誇張。這不是一本小說，而是一篇事實的紀錄。本書中所有的人，都是真的。除了作者自己以外，所有病友，醫生，看護，以及地方的名字，都完全改過。』以下幾段，便是該書中最精采部份的節譯。關於作者本身治療的經過，也頗有趣味，不過因為篇幅關係，祇好割愛了。——譯者註。

幼 稚 園

到週末時，他們把我送到第四號室去，叫我做別人所做的工。第四號室一共有十四個病人，我們的病狀各不相同。可是我們有一點是一樣的，那便是我們都與外面的人不同。拿年青的霍瑟來說吧，他在我們當中最年青最聰明的孩子。他整天快快活活，滿面笑容。他在十九歲時，得到普林斯頓的榮譽學位，並獲最優異的金匙獎。他是念文學的。他與別人不同的地方，是缺少自制力。

拿癖氣古怪的蘭威神父來說，他憂鬱得想自殺。外面也有不少憂鬱得想自殺的人。可是他們都能自制。他們不像蘭威神父想跳窗。

還有一位數學家齊非利教授。方根與質數整天在他腦中團團轉。他不會打人，可是一直得有人看住他。有一天晚上，他脫好衣服，穿好睡衣，可是却忘記上牀去睡，直到幾小時後，看護拿手電筒來巡查時，才發現他還站在房中胡思亂想。

講到我自己。我幾年來一直熱心地喝酒。後來甚至在不想喝的時候也得喝。我也跟他們一樣，我不能自制。我們是一羣失掉自制力的成人，所以我們祇好被當小孩子看待。醫院把我們看做不能負責的小孩子，採用和平的『媽媽最懂事』的政策，不過在不得已時，便用『媽媽要打了』做後盾。當我們的看護潘小姐帶我們出去散步時，我們真像一隊神氣活現的扶輪會員。可是我們散步回來時，要是把腳弄濕了，潘小姐總要叫我

們穿上乾襪子，才許吃午餐，她也叫那位政治律師先吃完菠菜，才許吃餅。

這裏雖有皮帶鐵欄，可是並不像監獄，而像是育嬰堂。我們在這幼稚園裏，大家非常快活，也很喜歡我們美麗的教員。我們在那裏無憂無慮，沒有責任，也沒有義務，也沒有需要解決的問題。現在想起來，當時的生活，真像是在天堂。有時候我幾乎希望再回去。

一天的生活

第四號室一天的生活情形如下。我們在早晨七點被叫醒，七點三刻吃早餐，接着我們就在圖書館中抽煙看報，直到八點半正，有一位傲慢的矮子進來喊我們去作業。於是男看護狄克，奇摩亞，和潘小姐，就東奔西忙，幫我們穿衣服，找我們的橡皮鞋，點人數，索尋威利先生，他有時匿在牀下，有一次躲在衣櫥裏。人數點齊以後，我們便跟那矮子走，作業室在園中，離第四號室有幾百碼遠，進門處是陳列室，排着以前病人的作業成績。

假如所要求的是在情理之中，病人可以選他個人所最喜歡的事情做：編籃，織布，製刷，釘書，印刷，鐵工，木工，繪畫或雕塑。我們約從八點三刻做到十一點。這時笛聲一響，我們就重新集合，走到體育館去。我們在這裏和別室的病人一起運動或遊戲，有些喜歡吵鬧的武癲也在內。

在十二點半時，我們吃午餐。這裏和外面不同的，是把午餐當一天的正頓。還有一樣，我們飯後不能假寐。直到下午三點半時，假使沒有大風雨，潘小姐總帶我們出去呼吸新鮮空氣。

我們在五點一刻吃晚飯，飯後總是打牌下棋。潘小姐有時也加入打牌，不過她次次故意打出莫名其妙的牌來，因為她不知道她的牌友在打甚麼。

我們在八點半時喝牛奶，九點鐘被送上牀睡覺。又回復到兒童時代了。這是我們在這模範瘋人院中的一天的生活。

跳 舞 會

我們的學校是男女同學的。可是因為男女兩院房子離開太遠，所以要等到星期六晚上，在禮拜堂大廳中開跳舞會時，我們才能見到女病人。

潘小姐和狄克先生把我們第四號室的同人帶進去時，人家已經跳了好一會了。除了沒人喝醉酒以外，這舞會真像大旅館或鄉下總會的非正式跳舞會。舞場中有一隊很好的爵士樂隊，大家都穿着華貴的夜禮服，很快樂地閒談着。舞場上看不出有一位穿白制服的看護。

我不久就曉得這裏有一條跳舞規則。女病人與男看護，男職員，或男醫生跳舞；男病人與女看護，女職員，或醫生太太跳舞。假如有男女病人堅持要一同跳舞時，院方總是用和平手段把他們分開。所以舞場上始終保持一種常態的快樂與友愛的空氣，這時假如有客人來參觀，看見可怪的現象這麼少，一定會覺得希奇的。

跳舞會要散時，我看見一個姿態妙曼的高尙女郎，我曉得他一定是病人，因為我看見她方才和院中的職

員跳舞，現在在和大醫生談話，醫生和她談話時，臉上有一種快樂、尊敬、與榮幸的表情。我問潘小姐她是誰。

潘小姐說：「八個月前我在女院服務時，我們要費四人力才能叫她就範。她時常整夜絕叫。她現在已經完全復原，下星期要出院了。你不久可以看見紐約報上的社交欄上登出她的照片，說她已經從歐洲回來。」

瘋人禮拜

我看見禮拜堂大廳在星期六晚上當跳舞場，不覺引起了好奇心，要去看星期日做禮拜堂時情形如何。做禮拜是我們唯一可以絕對自由的事；我們去做禮拜，大多數是要藉機會看女病人，正和女病人做禮拜是要看我們一樣。做禮拜時，和舊式教堂一樣，男女座位分得非常清楚。醫生們難得來做禮拜，我不久就發現其原因了。

牧師穿着聖公會的教服，出現在講台上，行各種莊嚴的教禮。做禮拜時，有時病人對應太響，或妨礙牧師的話，時常被人噓聲制止。當文牧師講道時，我越聽越覺奇怪。他所說的竟是空空洞洞，不知所云，毫無道理的話。你注意聽他的話，有時候也幾乎真有甚麼意思，他有一次說，『希望叫你快活，所以你希望時你就快活，你快活時也就希望，讓我們大家希望，快活。』可是他的聲音和緩地，不可捉摸地拖下去，後來亂拉亂扯，竟說到愛與慈善去了，我看見潘小姐柔和地呼吸着，好像睡着了的樣子。

我對這位文牧師覺得奇怪，所以再去聽了許多次。他所說的話一直是這樣的。從神道學校畢業出來的人，腦子會這樣空洞，似乎是不可能的。

我後來曉得他們是有意這樣的。文牧師是一位多才的教士，由院方董事會特別選出，送他高俸，叫他依照現代新心理學理論去講道的。現代前進的精神病學家，都覺得宗教的興奮，普通對於神經錯亂的人是有害的。

電 影 場 暴 動

關於電影方面，院方所抱的態度，也是如此。影片檢查完全不是以道德、倫理，或教育價值做標準的。目的祇是要供給我們一種平和的娛樂，從來不過分興奮或刺激。梅蕙絲的肉感影片和『大偵探聶克』這種偵探片固然不許做，『聖女貞德』和『賓漢』這種英勇的戰爭影片也不許做。選擇影片的事是由職員中一位女醫生負責的，她的理論，似乎是以爲家畜主演的影片，對於瘋人，特有一種安慰的力量，所以放映的影片，往往不是由一匹馬主演，便是由狗明星琳丁丁或守羊犬主演。

在十二月時，院方放映卡茜琳赫本女士主演的『小婦人』，因此發生了一次暴動。暴動的發生，是在該片放映到那些小婦人把她們的早餐送掉的時候。假使你看過這部影片，你該會記得那些女孩子剛坐下要吃早飯，桌上有熱咖啡，烘蛋糕，蜜糖，以及其他可口的好菜，這時赫本女士突然想出一個好主意來，要把桌上所有的東西一起送給窮苦的鄰家。當影片上那些小妹妹正在欣喜雀躍時，女病人中有一個女子在黑暗中喊了起來：

「喔，真討厭！我情願先喝杯咖啡，不然我就把整壺咖啡倒在她頸上！那種主意！」
坐在我近旁的斯拜克也喊過去：「姊妹，你說得真對！」

「沒廉恥！」病人中一位老太婆喊道。「這種行爲真好。這是不自私！這是……」

「這是太媽的不自私了，」另外一個人喊了出來，於是我們開始自由辯論，結果我們大家一致以爲這種行動太過份了。這種行動不近人情。我們都覺得被侮辱了，於是繼續辯論，直到大家都被送上牀去睡。第二天蘭威神父說他頭痛，他說他整夜不能閉眼入眠。

以後影片上的男女主角一直是四腳獸，它們有時也非常不自私，有時候甚至犧牲性命，可是它們從來不犧牲早餐。

拿 破 崙 狂

在二月初時，醫生斷定我初部的治療已經有進展，於是把我轉送到第二號室去。我們在這裏比較自由，責任也較重，再也不是飽食終日的病人了。我們還不許用小刀、火柴、或剃刀片，可是手錶、鋼筆、皮帶、書籍和衣服，都還給我們了。不過這時我對瘋人院已經覺得討厭。

我們吃飽時，最喜歡大發議論，說神經病理學家都是笨伯。他們往往像是笨伯的。比方柏士夏醫生告訴我，說我已經有進步了，因爲我覺得住在這裏不開心。因爲我討厭這地方，我自信三個月的治療對我毫無好處，可是他卻斷言說我好起來了！他堅持說假如我一直喜歡這地方，那就不對了。院中已經有四五個病人，他們的神經再也不錯亂，隨便那一天都可出院，不過他們恐怕永遠不能出院了，因爲他們已經喪失了對付外面世界的

勇氣

近四月底，院方叫我們都出來露天的地方，文痴武癲都在內，我們大家互以彼此娛樂，非常有趣。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人，所以也不覺得有甚麼難為情的地方。拿斯拜克和我來說，我們看見那位相信自己是拿破崙的菜館主人，覺得頗為有趣；可是另外有一位確信自己是拿破崙本人的，看見那菜館主人的癡想，竟笑得前仰後合。這似乎是硬造出來的笑話，其實拿破崙狂是一種最普通的病。我們院裏便有三個拿破崙，我們也有一個該撒（按係古代羅馬大將——譯者註）有一個電影導演相信自己是彼拉多（按係古時猶太官長——譯者註）還有一位小傢伙，一直說『叮呤，叮呤，叮呤。』他以為自己是電話裏的電鈴。我們羣中還有幾個人猿泰山呢。

悲劇與武劇

有一天，我們坐在草場的浪橋上時，第三號室的病人散步走過。那沉靜的隊伍，好像十個啞子，十個鬼，十個活死人一樣，排成單行曳行過去，頭擱在胸前，由一個臉色蒼白的銀髮白衣女郎前導，似乎是從德國的恐怖童話中走出來的一樣。

我的同伴克拉克低聲說：『那是人生最慘痛的事。那是最深之淵。』他們腦中糊塗得隨便甚麼都不管。可是在那活死人室中住過幾個月的克拉克告訴我，他們痛苦得可怕。他說：『那是一種完全與絕對絕望的情

况。當一個人企圖自殺時，他是一切都不管。他不管自己的死活。可是真絕望是毫無希望，沒有出路，也沒有解脫。我們在那地獄底層中的人，從來不想自殺。我們好像已經死了，腐爛了，可是還在受苦。」

隨侍武癲病人者，最重要的條件是手脚靈敏。這種武癲病人，二十年前恐怕要被關在鐵籠裏，可是現在我們有時被請去和他們打網球，打槌球，或一同散步採山茶、菊花。院方所以要讓他們和我們或客人混在一起，是因為自從行這新法以來，沒有發生過一件強暴的行爲。因為院方所請的侍者，都是受過特別訓練的看護。遇到病人行暴時，他們都有相當的辦法應付。病人可以向他們亂打亂踢，可是他們却要極力避免以暴易暴的行徑。他們對待病人非常之好，所以後來病人也都不行兇了。因此暴行之事非常之少，比行舊法把病人當畜牲看待時好得多了。

中 南 銀 行

業 務

國 外 匯 兌 部

儲 蓄 總 部

保 管 箱

保 藏 堅 固 收 費 極 廉

電 報 掛 號

分 行 路 橋 仙 園 路

總 行 虹 口 分 行

一 上 海 漢 口 路 一 一 〇 號 電 話 一 三 〇 九 九

二 北 四 川 路 老 靶 子 路 北 首 電 話 四 六 四 九 六

三 懷 自 灘 路 四 四 號 電 話 八 一 一 二 一

四 愚 園 路 二 二 四 號 電 話 三 六 二 〇 六

天 津 漢 口 廈 門 蘇 州 廣 州

南 京 北 平 杭 州 無 錫

中 文 一 五 一 一 英 文 Chinaoosa (總分行同)

(一) 整存整付本利證計分五元至一千元六種

(二) 特種零整存付無時拘束及款數限制

辦理國內匯兌及各種存款

貼現抵押放款保管等業務

辦理國外各埠匯兌兼收金幣存款代

各買賣金本公債代取本息例金克己

辦理各種儲蓄存款除普通定期活期

整存零付零存整付外下列兩科尤稱

便利

散文雜誌的最高峯

宇宙風

林語堂陶亢德主辨

第 二 十 八 期 出 版

郭沫若先生近影及手跡	老舍
駱駝祥子(長篇)	郭沫若
北伐途次(長篇)	老舍
老牛破車	周作人
關於尺牘	廢名
釣魚	施蛰存
無相庵急就章	畫蛇堂
論床	馮沅君
元雜劇與宋明小說中的稱謂	馮和儀
上海事件紀念	春風
失地記慘	朱寶賢
日內瓦遊記	羅暉嵐
家居素描	萬晶
一片家常話	黃嘉德
流浪者自傳	燕曼人
姑妄言之	

每逢一初十出版 每冊一角

價 特 定 預

初次預定：
全年二十四期二元
期滿續定：
只收元半
以直接定閱為限

上海愚園路愚谷邨 宇宙風社發行

宇宙風別冊增刊第一冊

她們的生活

即日起單本發售 每冊二角特價角半

本書內容

補襪子 剪髮小史 教學生與教兒女 從廚房到成衣店 老姑媽和小學生 人之初 對於孩子的愛與憎 找事 橄欖味的生活 說話 美的心情 為甚麼 四個問題的討論

雷迅

謝冰瑩 樊秀琴 孟文琴 乃素文 石文素 李青因 雪青 宛藍 陳和儀 馮和儀 葉曉英 華君武

西風月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接收外稿。
- 二、來稿概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將通訊地址註明稿端。
- 三、譯稿概須註明原文出處，並須附寄原文。
- 四、編輯人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五、稿費暫定一律每面元半，於每期出版前五天發出。
- 六、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由譯著者保留。惟本社於另行刊印文集時，有自由選用之優先權。
- 七、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登該稿之本刊一冊。補白材料一律酌贈本刊。
- 八、來稿非經在稿端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之信封者，概不退還。
- 九、來稿請逕寄上海愚園路愚谷邨二十號西風月刊社編輯部。

西風月刊社謹訂

本刊已向內政部聲請登記

西風

第三期 十一月號

廿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顧問編輯

林語堂

編輯

黃嘉音 黃嘉音

發行人

黃陶亢德

發行所

上海愚園路愚谷邨二十號
西風月刊社

印刷者

電話二二二五七九
上海福煦路六四九號
中國科學公司
電話七四五七七

THE WEST WIND MONTHLY
House 20, Lane 361, Yu Yuen Road, Shanghai

書出版再期二第及號刊創刊本

九月創刊號要目

西風發刊詞	英國人	蕭伯納情書	科學嬰孩	星球旅行	鐵肺的故事	低能兒童	分數的價值	漢英對照	丈夫荒	日本的藝妓	安徒生傳	汽車賊	人類好戰論	醫院療疾記	西書精華
林語堂	老舍	黃嘉德	胡悲	江鴻	史丁	黃嘉音	凌霜	沈復著	羅一山	林幽	黃嘉德	許以牧	林疑今	藍萍心	黃嘉音

第二期十月號要目

長篇連載	蕭伯納情書	現代科學怪人	宇宙五大問題	爸爸的日記	出獄的大學士	老處女製造廠	何以用女職員	居里夫人傳	轟炸台西	密碼的魔島	美國的魔島	巴黎模特的兒	破壞罷工的魔王	死刑後前	西書精華
林語堂	黃嘉德	胡悲	陳師超	黃嘉音	藍萍心	羅一山	林疑今	黃嘉德	金安人	許以牧	田望中	凌霜	默然	王宏喜	黃嘉音

另有冷眼旁觀·雨絲風片·吹毛求疵·西洋幽默·名人雋語·筆花·漫畫·插圖
 ·補白·全書廿三開本，一四〇面，定價二角，國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香港
 澳門全年二元八角，國外三元八角。

中華民國廿六年貳月拾八日收到